嘉言

儒 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惟天無親。克敬惟親。○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畏棐忱。○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民人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德政。而均布福焉。○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勝。○天之處高而聽卑。○聖人法天。天亦助聖。○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釋 存心佛法。當蒙福祉。○克誠可以感鬼神。惟德能以動天地。○為人家貴。國王長者。從禮事三寶中來。○衆生脩善。以清淨心歸佛法僧。命終生天。○歸依佛。不墮地獄。歸依法。不墮餓鬼。歸依僧。不墮傍生。○三寶護世間。我今頭面禮。六道諸衆生。今盡為歸依。○若人知敬佛。及佛弟子衆。現世人讚歎。後世生天上。○大覺之慈。至極之聖。聞名致敬。則勝業峯於須

史。憑心想化。則妙果成於曠劫。

供養三寶廣建福田救災扶難○形容端正衆人恭敬者從敬奉三寶中來○子孫昌盛長命富貴者從供養天尊大道星辰中來○衆貴尊勝人見敬畏之從敬信三寶中來。

感應

唐宰相裴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師圭峯密禪師得達磨頓門密師注法界觀禪源詮皆休譔序常被毳衲於歌妓院持鉢乞食自言曰不為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為人復發願世世為國家弘護佛法後于闐國王生一子。手文有裴休二字聞于中朝其子舉欲迎之彼國不允而止。宋主才元侍其母仁壽郡主好善敬佛一日過天台詣石橋至羅漢嶺下遇一僧策杖獨行謂曰欲往燒香耶志誠著既去衆疑僧眉毛覆眼恐非凡乃令上嶺訪之已失所在至石橋亭子數香設茗次仁壽忽指橋外亂山曰山上有路必亦可通人行諸人皆不見寺僧曰羅漢不現已十餘年。郡主既先有所覩今夕必有異至夜大風雨炬燭俱滅忽有白雲覆橋上化作長廊廊上一僧秉燭風勢雖猛而燭不搖三十餘僧往來其中久之燭忽滅一炬別起而僧已百餘人至第三次燭光中僧至數百人面目手足皆可辨如世所繪行腳羅漢一行之人皆見獨一弟婦與一姪無所覩蓋仁壽能誠盡至誠故感應昭著如此。

晉王懿字仲德太原人也守車騎將軍世奉佛法父茵苻堅時為中山太守為丁零所害仲德與兄元德奔母南歸登陟峭嶮飢疲絕粮無復餘計唯歸心三寶忽見一童子牽青牛見仲德等甚飢各與一飯可忽不見時積雨大水仲德前望浩然不知何處為淺俄有一白狼旋遊其前遇水而反似若引導如此者三於是逐狼而渡水纔至膝俄得陸路南歸後自五兵尚書為徐州刺史嘗欲設齋一旦洒掃屋宇敷陳香花盛列經像忽聞法堂有經唄聲清婉流暢仲德遽往觀之見有五沙門在佛坐前威容偉異神儀秀出仲德知非凡僧心甚懽敬沙門回相瞻盼意若依然音旨未交忽竦身飛空而去親友賓僚見者甚衆咸悉欣躍倍增信悟。

晉周閔沒南人為護軍將軍世奉佛法篤於誠敬蘇峻之亂都邑人士皆東西播遷閔家有大品一部以半幅八丈素反復書之又有餘經數臺大

品亦雜其中。既當避難單行。不能得盡持去。尤惜大品。不知在何臺中。齎
辛而去。徘徊嘆咤。不覺大品忽自出外。閤驚喜持去。周氏遂世寶之。
宋王尚書雲字飛卿。少不慧。昆季皆指笑之。父母亦不愛也。或勸之禱諸
觀音。王從之。乃齋戒沐浴。晝夜禮拜。一夜恍惚若夢。寐中而未嘗寢也。見
一人。縮高髻。著白寬衣。雖無裝飾。而神采尊嚴。光明洞照一室。謂王曰。汝
誠心昭格。自此聰慧過人。

昔有長者夫人懷妊。口出好香。氣滿一國。阿闍世王遣使尋求問長者。長
者具答。使者白王。王大懽喜。名語長者卿。若生男者。當持與我。後乃生女。
有金縷衣。自然著身。女悋解去。隨生一重。還著其身。便往問佛。佛言昔有
貧家婦出行遇雨。見一老沙門。是辟支佛。泥倒躃地。傷膝血出。即扶沙門
起。洗去其血。自裂己衣。用裹傷膝。婦人雖未奉法。能常好敬信佛道。死生
天上。壽終下生。故有自然之衣。口出好香。

唐東蜀大聖院有木像。制度瓌異。著老相傳云。頃自荊湘泝流向上。歷歸
峽等郡。郡人具舟檝取之。千夫牽挽。終不及岸。至渝州。人焚香祈請。應聲
而往。郡守及百姓遂構大聖院安置之。東川有牙將者。其子嘗病瘡。忽一
日晝地告其父曰。我宿障深重。被茲業疾。聞大聖神通。我欲捨身出家。依
止供養。冀消除罪根耳。父許之。乃虔潔焚脩。夙夜無怠。經三四載。燬爾能
言。抗音清辯。超於恒儕。復有跛躄子者。親茲奇異。發願於大聖院終身苦
行。懺悔求福。未逾暮齒。忽能起行。筋骨自伸。步驟無礙。事悉具本院碑。殿
東廡有瘡僧跛童子畫像焉。

宋費崇先吳興人。自少精勤佛法。始三年。受菩薩戒。寄齋於謝慧遠家。
二十四日晝夜不懈。忽聽經常以鵝尾香爐置膝前。初齋三夕。見一人容
服不凡。逕來。衆爐去崇先視膝前爐猶在。方悟神異。自惟衣裳新濯。無
不淨。唯坐側有嘔吐。既撤去。吐即復見。此人還爐於前。未至席。猶見兩爐影。
既至。即合為一。然則此神人所提者。蓋爐影耳。崇先又嘗聞人說福遠寺
有欽尼者。精勤得道。欻然顧見。未及得往。屈意甚至。嘗齋於他家。中夜忽
見一尼。容儀端儼。著赭布袈裟。正立齋席之前。食頃而滅。崇先及見此尼。
狀貌被服。即前夜所覩者也。

宋魏世子。梁郡人。奉佛精進。兒女遵脩。唯婦迷執不信。女年十四病死。七日而蘇。云可安施高座。并無量壽經。世子即為具設經座。女雖持齋戒。未嘗看經。今即陞座。誦聲清利。下啓父言。兒死便往無量壽國。見父。父及已三人池中。已有芙蓉大花。後當化生其中。唯母獨無。不勝此苦。故歸啓耳。語竟復紀。母於是敬信三寶。年過耳順。萬業不衰。元徽二年七月中。宴卧未寤。歎念萬品死生。流轉無定。惟已將從何来。一心祈念。冀通感夢。時夕結陰室。無燈燭。有頃見枕邊如螢火者。流飛俄而一室盡明。連空如晝。秀遠遽興。合掌喘息。見庭中四五丈上。有一橋閣危欄彩檻。立於空中。秀遠了不覺升之。坐於橋側。見橋上士女往還。衣裝不異世人。求有一婦年可二十。青襖白布裳。行至秀遠左而立。有頃又一婦人。純衣白布。偏璎髮。髻持香花。前語秀遠曰。汝前身即我也。以此花供養佛。故得轉身作汝。顧指青白嫗曰。此即復是我前身也。言殫而去。去後老嫗亦漸隱。秀遠忽不覺還下。既下光亦尋滅。

宋饒州民郭端友。精意事佛。紹興乙亥之冬。募衆紙筆緣。自出力以淨念書華嚴經。期滿六部。乃止。癸未之夏五。染時疾。忽兩目失光。醫脈藥醫巫救療。皆無功。自念惟佛力可救。次年四月晦。誓心一日三時禮觀音。頓於夢中賜藥。或方書五味。散熊膽丸。則可。明日詣市訪之。果得二藥。但得獺掌散。點之不効。二十七夜。夢還薦福寺飯。飯罷歸。又天慶觀前聞其中佛事鐘磬聲。入觀之。又聞見三十餘人。中一人長八尺。著皂春羅衣。兩耳垂肩。青頭綠髮。髮未著如五斗器大。郭心知其異。欲候回面瞻禮。俄紫衣道士執笏前揖曰。都監也。專為華嚴來。迎請歸舍。啜茶。郭隨以入。過西廊兩廡。參天女跪爐禮觀音。簾外青布幔下。十六僧對鋪坐。具而坐。又見一道士取茶器。未及上。郭不告而退。徑趨法堂。似有感。過夜分乃出。道藏可急往覓。語未了。而蜴朱秀明。黃氏云。熊膽丸方。乃出道藏。可急往覓。語未了。而蜴朱秀明。黃氏云。熊膽丸方。乃出道藏。可急往覓。語未了。而蜴朱秀明。觀中偶獲觀音治眼熊膽丸方。舉室驚異。與夢相符。即依方。至是年十月。平復如初。即日

乃止。後眸子瞭然。外人病目疾者服其藥多愈。藥用十七品。而膽礬十
爲主。黃連。密蒙花。羌活。皆一兩半。防己二兩半。草龍膽。蛇蛻。地骨皮。大
戟。仙靈脾。皆一兩。瞿麥。楮實子一合。同爲細末。以羯羊肝一具。煮其半。熠乾。雜於藥中。取其半
者去膜。乳爛。入上藥。杵而圓之。如桐子大。飯後用米飲下三十粒。諸藥俱
治無別法。唯木賊去節。薤仁用肉。蔓青水淘。蛇蛻炙之。郭生自記其本末。
但所謂法堂感遇。不以語人。

宋紹熙癸丑。金華縣孝順鎮農民陳二者。其妻懷妊將產。詣鎮市太平寺。
請僧於佛前許孔雀明王經一部。以祈陰護。既而生男。久不償。物色妻緣
斐聲。凡衣裳縫紉。皆倩隣里。男能移步。但匍匐而行。妻夢一僧來言。與我
千錢。吾為汝治眼疾。旦以告。厥夫云。得非所許經卷未還故耶。妻曰。家
貧亦貧。尚無飯喫。何暇及此。佛亦不應屑屑與我較也。是夜陳二所夢亦
同。偶到太平寺。閱僧房功德簿。頓憶其事。乃舍香告禱。乞放妻眼光明。俟
秋成還賽。及秋暮始踐前約。恰費錢一千。繩及新春。妻雙目如平生時。

無患苦。

宋福州南臺寺塑新觀音像。而毀其舊。水上。林翁求歸事之後數月。操舟
入海。舟壞而溺。急呼觀音曰。我嘗救汝。汝寧不救我。語訖。身便自浮。得一
板乘之。驚濤亘天。約行百餘里。隨流入小浦中。獲遺物一笥。頗有所資而
歸。人以為觀音之助。

宋陳蔡間民祝季貞敬信三寶。至誠不倦。卒十餘年矣。後里人趙子和亦
卒。數日忽悟。即起馳出門。其妻子驚前訊之。子和曰。我祝季貞也。安識汝
今將歸吾家。既而語音非子和矣。遂行。妻子隨之至季貞家。見子和來。以
為狂疾。罵而逐之。子和曰。我祝季貞。卒十一年今乃歸。何拒我耶。其家聆
其語。果季貞也。驗其事。即季貞也。妻子俱駭異。請之。季貞曰。我自去人世。
迨今且一紀。居冥途中。思還。猶妻孥。不一日忘。冥間大王亦以我敬信佛
法。功德不小。特從所欲。遣我復還。特以我去世久遠。堂舍已壞。語我曰。同
里趙子和者。卒數日。假其身而還。即遣便送我於趙氏之舍。我故得歸。因
話平昔事。歷然可聽。妻子方信而納之。自是季貞不食酒肉。衣短褐衣行

乞陳蔡汝鄭間得繼帛門以備佛祠施貧餓者時一還家不復預家事
宋馬處伯已丙閤中人也。向少敬信佛法嘗尹宣漢滕元嘉十二年七月
夜夢見天際有三人長二丈餘姿容嚴麗臨雲下觀諸天妓樂盈物空中。
告曰。汝厄在荊楚戊寅之年八月四日。若處山澤其禍乃消。人中齋戒亦
可獲免。若過此期當悟道也。時俯見相識楊遲等八人。並鎖械又見道士
胡遵半身土中。天際人皆記八人命盡年月。唯語遵曰。若能脩立功德猶
可延長也。遵等皆如期終亡。遵若懼奉法山居。勤厲弥至。處伯後為梁州
西曹掾。州將蕭思話也。蕭轉南蠻復命為行參軍。處伯思荊楚之言心甚
懼求蕭解職將適衡山。蕭固不許。十五年即戊寅歲也。六月末得病至八
月危篤。其日黃昏後忽朗然徹視。遙見西方有三人。形可二丈。前一人衣
裓垂髮。頂光圓明。後二人姿質金耀。儀相端備。列于空中。去地數仞。處伯
悉詳視。猶是前所夢者也。頃之不見。餘香移時方歇。同居小大皆聞香氣
因而流汗。病即小差。處伯所居宇卑陋。于時自覺煖在殿堂。廊壁煥然光
耀。皆是珎寶。俄即所患平復。

晉興寧中沙門竺法義山居好學。住在始寧保山。後得病積時。攻治備至。
而了不損。日就綿篤。遂不復自治。唯歸誠觀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一
道人來候其病。曰為治之。劑出腸胃。瀹洗腑藏。見有結聚不淨物甚多。洗
濯畢。還內之。語義曰。汝病已除。眠覺衆患豁然便利。體得復常。故其經云
或現沙門梵志之像。意者夢其是乎。
南齊釋法願善唱導。又能占相。王侯士庶並受師戒法。永泰元年。寺側遭
火燒逼及寺。弟子欲舁願出寺。願曰。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即苦心歸念。於
是三面被焚。唯寺不燼。
宋陳安居襄陽人也。伯父少事邪巫。鼓舞祭祀神像盈宅。父獨敬信佛法
恒自齋戒。世父無子。以安居紹焉。安居雖即伯舍而理行精至。嚴絕滋味。
勤心愈固。常誓曰。若我不救之志。偶當虧奪者。必先自臠截四體。乃就其
事。家人並諫之。安居不聽。經二年。病發死。但心下微暖。家人不敢至七日
夜守者覺屍足間如有風來飄動衣衾。蘇而有聲。家人初懼。屍變皆避之
既而稍能轉動。乃求飲漿。家人喜。問從何來。安居具說所經。初見二人。若

使者有從者數十人持刀呼去後者欲縛之使者曰此人有福未可縛也行可三百餘里至一城府樓宇甚整使者將至數處如局司有一人從內出拊聲大呼曰安居可入既入稱有教付獄吏兩人一云與大械一云此人頗有福可只三尺械髡論不決乃共視文書久之遂與三尺械有頃傳教來云府君喚安居安居至閤見有鉗梏者數百一時俱進安居在第三至階下一人冠冕立于內前讀諸罪簿其第一者云昔娶妻之始夫婦為誓有子無子終不相棄其人本是祭酒妻亦奉道後竟棄其妻妻常寃訴府君曰沒夫婦違誓大義不終罪大也付法局詳刑次讀第二女人辭牒忘其姓名云家在南陽冠軍縣黃水里家安黑器於福竈口而此婦眠嬰兒於竈上匍匐走行糞汙黑器中此婦寤已即請謝神祇盥洗精潔府君曰眠竈非過小兒無知又已請謝神明是無罪也引安居至階下一人具讀文牒為伯所訴府君曰此人事佛六十餘年德人也其伯殺害無辜欺誑百姓罪宜窮治以昔有小福故未加罪可入後訪論無辜敦催錄取來至而府君遣還云善成勝業可壽九十三努力勉之勿復更來安居出至閤局司云君可扱却死名於是安居以次抽名既畢遇一貴人言汝得還甚善力脩功德吾身福徵不辦生天受報於此輔佐府君亦優游富樂神道之美吾家在宛姓某名某君還為吾致意盡誠奉法勿犯佛禁可具以所見語之也乃以三人力士送安居出門數步有傳教送符與安居謂曰君可持此符經過戍守以示之勿輒偷過有謫若有水礙可以此符投水中即得過也安居受符而歸行久之阻大江不得渡安居依言投符滕然如昨乃是其家庭中也正聞家中號慟所送三人勒還就身安居聞身臭穢曰吾不復能歸此人乃強排之踣於屍腳上安居既愈欲驗黃水婦人故往冠軍縣尋問果有此婦相見依然如有忌舊云已死得生說所聞見與安居悉同安居果壽九十三

宋施昌時者鄱陽宦族子也其家奉事觀音甚虔年三十五歲時登樓失腳墜地遭傷歷用接骨補筋諸藥皆不效已而沉困醫士熊彥誠陳禹功以為脉息甚惡懼不可治家人驚憂之施瞑目不食累日妻子已營後事視其外証方無生理一日正午矍然而興謂人曰恰夢一婦女白衣黑裳

與我言來日庚申。又是斗降。可取供養斗中一盞棗湯呑木香分氣花。當
即愈。妻檢視官曆。庚申。斗降。皆明日也。敬依所教服藥。不逾夕損。慶悉平。
白衣婦者。蓋為觀音也。夫以佛而使人用斗法。乃信釋道二教。本無差別
云。

宋泰始中。有當陽令曽虬字靈預。少抗節好學。既為令。未幾罷官。歸家靜
處。常服鹿皮。斷穀餌木及胡麻。不應徵命。精信釋教。廣布長齋。注法華經。
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徙居之。後病。忽晝有白雲徘徊簷戸之
內。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

宋長干寺有糠雲穎。舍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十餘萬言。止長干寺。
善巧宣唱。天然獨絶。穎常患癬瘡。積治不除。房內常供養一觀音像。晨夕
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蛇。緣壁上屋。須臾一鼠子。從屋墜地。涎液沐
身。狀如已死。賴候似活。即取竹刮其涎液。又聞蛇所呑鼠。能療瘡疾。即行
取涎以傳癬上。所傳既遍。鼠亦全活。信宿之間。瘡癬頓盡。方悟蛇之與鼠
皆是祈請所致。

齊董賢即妻宋氏。夫婦敬信三寶。嘗發願求嗣。暨宋有娠。夢有人語云。尔
必生男。體上有青誌。可名為青建。及生如言。即名焉。有容止。性理寬和。年
十四。州辟主簿。後為水曹參軍。二年寢疾。自云不振。次日臨盡。起坐謂母
曰。罪盡福至。業累永絶。願母自愛。不須憂念。因失聲大哭。聲盡而絶。將殯
發齋前。其夜靈語云。生死道殊。勿安齋前。自當有造像道人来迎發者。明
日果有道人来。名曇順。即依靈語向曇順說之。曇順曰。貧道住在南林寺。
造丈八像垂成。賢子乃有此感應。寺西有少空地。可得安葬也。遂葬寺邊。
三日。其母親詣其墓。乃見建如生。云願母割哀還去。建今還在寺住。母即
止哭而還。舉家菜食長齋。賢明夢見建云。願父暫出東齋。賢明便香湯自
浴。齋戒出東齋。夜於光明中聞建喚聲。驚起。見建在齋前如生。時。父問汝
往住在何處。建云。從亡来住在練神宮。滿百日當得生忉利天。建不忍見
父母兄弟哭泣傷慟。三七日禮諸佛菩薩。請四天王。故暫之得還。願父母從
今已後勿復啼哭祭祀。阿母已發願求見建。不久當命終。即共建同生一
處。父壽可得七十三。命終之後。當三年受罪報。勤苦行道。可得免脫。問曰。

汝從夜中來。那得有光明。遠曰。今與菩薩諸天共下。此其身光耳。又問曰。汝天上識誰。遠曰。見王車騎張吳興。外祖宋西河。遠曰。非但此一門中生。從西十七年以來。七死七生。已得四道果。先發七頓頓生人間。故歷生死。從今永畢得離七苦。遠臨盡時。見七處生死。問云。汝皆生誰家。遠曰。生江吏部。宰廣州張吳興。王車騎。諡吳興。梁給事。及此間。惟此間二十七年耳。自今以後。妻痛歲多。宜勤脩功德。遠見世人死多墮三塗。生天者少。勤精進可得免。度發頓生天。亦得相見。行脫差跟無相值期。又問云。汝母憂憶汝垂死。可令見汝否。遠曰。不須相見。益懷煎苦耳。但依向言說之。諸天已去。不容久住。悚有悲色。忽然不見。去後竹林左右猶有香氣。家人亦並聞餘香焉。遠云所生七家。江禦羊希張永。王玄謨蕭惠明。梁季文也。賢明遂出家。名法藏

昔釋迦牟尼佛告大衆言。我曾往昔無數劫時。於妙光佛末法之中。出家學道。聞是五十三佛名。便即合掌。心生懽喜。復教他人。令得聞持。他人聞已。展轉相教。乃至三千人。異口同音。一心敬禮。即得超越無數億劫生死之罪。其千人者。華光佛為首。下至毘舍浮佛。於莊嚴劫得成為佛。過去千佛是也。此中千佛者。拘留孫佛為首。下至樓至如來。於賢劫中次第成佛。後千佛者。日光如來為首。下至須彌相佛。於星宿劫中當得成佛。

宋沈鉉家錢塘。同妻施氏專心淨土。敬禮三寶。請照律師依觀經繪九品佛生圖。印施般若經。供佛飯僧。徑山天寧五剎皆建大殿像。平時諸善悉用回向。鉉及施氏。前後命終。皆感化佛持錫接引西去。

宋永嘉許及之。事諸天甚著靈應。盛嘗夜入門。家未之覺。詐老婆寇至。為巨人持長槍逐之。驚寤。遽起視外戶已開。略無所失。明旦見一槍于大門之外。不知從何來。及入供諸天室焚香。則神手所持槍失之矣。始悟昨夢之驗。

昔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入舍衛城而行乞食。時彼城中有一婆羅門。從外而來。見佛出城。光相巍巍。時婆羅門歡喜踊躍。遶佛一匝作禮而去。佛便微笑告阿難言。此婆羅門見佛歡喜。以清淨心遶佛一匝。以此功德。從是以後二十五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快樂無極。竟二十五劫。得辟支佛名

持儀那祇槃以是曰緣。若人於佛。及於佛塔。所生之處得福無量也。

唐侯弘實本蒲坂人也。幼而家貧。長為軍外子弟。年方十三四。嘗牧羊于蕃下。天將大雨。有虹自河飲水。俄貫于弘實之口。其母見。來欲驚焉。良久。虹自天沒于弘實之口。其母問有夢否。對曰。適夢人河飲水。飽之而歸。母聞之默喜。知其必貴矣。後數月。忽有蜀僧詣門求食。臨去。謂侯母曰。女弟子當有後福。合得兒子力。侯母呼弘實出。請僧相之。僧視之曰。此蛟龍也。但離鄉井。遠渡江海。客宦方有顯榮。又曰。此子性識慷慨。必為生靈之患。儻敬信三寶。即得善終。言訖而去。弘實後果自行伍出身。至于將領。同光三年。從興聖太子收蜀。蜀平之後。無何。與陝府節度使康延孝等作叛。及延孝既滅。弘實得赦。尋為眉州刺史。節度孌州。復自寧江還于黔府。二州二鎮。皆近大江。宦業崇高。故奉三寶信心無怠。臨戎理務。持法御下。一歸慈善。卒得善終。

昔佛在世。與諸比丘。及與阿難。從毘羅延國遊行村落。時天盛熱。無有陰涼。有放羊人。見佛觸熱。即起淨心。編草作蓋。用覆佛上。遊隨佛行。去羊

太遠。放蓋攦地。還趣羊邊。佛便微笑。告阿難言。此放羊人。以恭敬心。而以草蓋用覆於上。以此功德。十三劫中。不墮惡道。天上人間。生尊貴家。快樂無極。常有自然七寶之蓋。而在其上。竟十三劫。出家脩道。成辟支佛。名阿耨婆達。

晉孫稚字法喆。齊國般陽縣人也。父祚。晉太中大夫。稚幼崇奉佛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病亡。祚後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門于法階行尊像經家門。夫妻大小出觀。見稚亦在人衆之中。隨侍像行。見父母拜跪問訊。隨共還家。祚先病。稚云。無他。祠祟。不自將護所致耳。五月當差。言畢辭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復歸。跪拜問訊。恐如生時。說其外祖父為泰山府君。見稚說稱母字。曰。汝某甲兒耶。汝應便來。那得至此。稚答伯父將來。欲以代謫。有教拘問。欲加罰之。稚救解得免。稚兄容字思淵。時亦在側。稚謂兄曰。雖離故形。在優樂處。但讀書無他作。願兄勿復憂也。但勤精進脩善奉佛。福自隨人矣。我二年學成。當生國王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成皆生第六天上。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緣纏縛之故。獨生

國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說郝城當有寇難事例甚多。悉皆如言。

家人秘之故無傳者。

晉張應者歷陽人。本事俗神鼓舞淫祀。咸和八年。移居蕪湖。妻得病。應請禱備至。財產略盡。妻平日信奉佛法。謂曰。今病日困。求鬼無益。乞作佛事。應許之。徙精舍中。見竺曇鎧。曇鎧曰。佛如愈病之藥。見藥不服。雖視無益。應許當事佛。曇鎧與期明日往齋。應歸。夜夢見一人長丈餘。從南來入門。曰。汝家狼藉。乃爾不淨。見曇鎧隨後。曰。始欲發意。未可責之。應眠覺便炳燭作高座。及鬼子母座。曇鎧明往。應具說夢。遂受五戒。仍除神像。大設佛供。妻病尋愈。咸康二年。應至馬溝。維壇還泊蕪湖口宿。夢見三人以鋼鉤鉤之。應曰。我佛弟子。辜終不置。曰。奴叛走多時。應怖。謂曰。放我。當與君一升酒。乃放之。謂應曰。但畏後人復取汝耳。眠覺腹痛。泄痢。達家大困。應與曇鎧閒絕已久。病甚。遣人請之。適值不在。應尋氣絕。經日而復活。說有數人以鋼鉤鉤將北去。下一一坂。岸下有鑊湯刀劒。焚妻之具。應時悟是地獄。欲呼師名。忘曇鎧字。但喚和尚救我。亦時喚佛。有頃一人從西面來。形長丈餘。執金杵欲撞此鉤人。曰。佛弟子也。何入此中。鉤人怖散。長人引應去。謂曰。汝命未盡。不復久生。可歸還家。頌三偈。并取和尚名字。三日當復命。盡即生天也。應既更三日。持齋。遣人疏取曇鎧名。至日中食畢。禮佛讚唄。與家人辭別。澡浴著衣。如眠便盡。

昔毘舍離國有五百盲人。乞匄自活。時聞佛出世。覩見之者。癰殘百病皆蒙除愈。負乏衣食。愁憂苦厄。悲欲解免。盲人共議。我等罪積。苦毒特甚。若當遇佛。必見救濟。便共行乞。人各令得一錢用。顧人引去。是得達彼。行乞經時。人各獲一錢。左右喚人。誰將我等到舍衛者。金錢五百。顧其勞苦。時有一人來。共相可。以錢與之。語諸盲人。展轉相牽。自在前導。將至摩竭。棄諸盲人。置空澤中。盲人不知為何國所在。互相捉手。踐踏他田。傷損苗稼。田主見之。咸發瞋怒。欲加痛責。乞兒求哀。具說上事。長者閔之。令一使人引詣舍衛。適達彼國。又聞世尊已向摩竭提國。使人復引向摩竭。盲人飲佛像心欲見。肉眼雖閉。心眼已覩。歡喜發弄。不覺疲勞。已至摩竭。復聞世尊已還舍衛。如是追逐。凡經七返。爾時如來。觀諸盲人。善根已熟。便住待

之佛光觸身應時兩眼俱各開明乃見如來四衆圍遶身光晃昱如紫金山前詣佛所五體投地為佛作禮異口同音共白佛言唯願垂矜聽在道次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墮法衣在身重為說法得阿羅漢果。

昔月支國有王名惡岁王此國中莫不靡伏毋教勑王曰設有臨死之難慎勿左旋佛寺當念右旋慎莫違吾此教時惡少王大出兵衆攻純血城手自執劒敵三億人後戰不勝乘象奔走顧視佛寺即憶毋教誠便回象右旋敵國見之因各散伏王見賊退尋復進兵得其本城擒獲王身便憶佛語自歸佛者為尊為上無有及者設我不右旋豈能壞此賊乎。

晉唐遵字保道上虞人也性淳謹尤喜奉佛太元八年暴病而卒經夕復甦云有人呼將去至一城府未進頃見其叔父自城中出驚問遵汝何故來遵答違離姑姊並歷年載欲往問訊未明當發夜見數人急呼未此即時欲得歸去而不知還路叔父云汝姑喪已二年汝大姊兒道文近被錄來既蒙恩放仍留看戲不即回去積日方歸家已殯殮乃入棺中又搖動棺器冀望其家覺悟開棺遂至路其家或欲開之乃問卜者卜云不吉遂不敢開不復得生今為爬沙之役辛勤極苦汝宜速去勿復住此且汝小姊又已喪亡今與汝姑共在地獄日夕憂苦不知何時可得免脫汝今還去可語其兒勤脩功德庶得免之於此示遵歸路將別又囑遵曰汝得還生皆因汝平生奉佛之故但人生在世無幾倏如風塵天堂地獄苦樂報應吾昔聞其語今觀其實汝宜深勤善業務為孝敬受法持戒慎不犯也可也若入此罪地幽冥苦酷自悔何及我家親屬生時不信罪福今並遭塗炭欲改惡為善何可得耶故以屬汝勸化家內共加勉勵言已涕泣因此而別遵隨路而歸俄而至家家治棺將斂方營殯殮遵既附屍尋即甦通移日遂活乃勸示親戚並奉佛法初遵姑適南郡徐漢長姊適江夏龔瑜小姊適吳興嚴晚遂路遥遠久無音息遵遂至三郡尋訪姑及小姊又姊子果並喪亡長姊亦說喪殮棺動等事皆如叔言姊聞遵所言道文義望開棺之意追加痛恨乃重為制服。

背南天竺法家有一童女每日早起淨掃庭中門戶左右會值如來將門前過心生歡喜注意看佛壽命旋促即終生天矣生天者法有三等自思

惟言。本是何身。自知人身。今生何處。定知是天。昔作何業。來生於此。由是昔日見佛歡喜善業之故。得此果報。感佛重恩。乃供養佛。佛為說法。得須陀洹。初果聲聞名也。華言預流。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字婆持加。甚大惡毒。生正閻誰能救濟我所受命。我當終身善好奉事。思惟是已。唯佛世尊能救我命。即於佛所。生慇重心。渴仰欲見。爾時世尊。常以大悲晝夜六時觀察衆生。誰受苦惱。我當往彼濟拔之。當軟語說法。令彼心悅。若墮惡道為設方便而濟拔之。安置人天。使得道果。爾時如來即便觀察。見彼長者為病所困。憔悴巨看。無人瞻養。即放光明。照病者身。令得清涼。心即醒悟。喜不自勝。五體投地。歸命於佛。爾時世尊。知婆持加善根已熟。應受我化。即便往詣彼長者家。忽然踊起。合掌奉迎。善來世尊。敷座而坐。佛問婆持加。汝今患苦何者最劇。答曰。我今身心俱受煩苦。佛自念言。我於曠劫所植慈悲。普療衆生身心俱病。時天帝釋。知佛所念。即詣香山。採拾藥草。名曰白

朮。以奉世尊。佛得此藥。授與婆持加。令使服盡。病悉除愈。身心快樂。即於佛所。倍生信心。即便為佛。

劉宋彭城宋王寺。有丈六金像。此境兵起。像輒流汗。是年像忽流汗。

魏冠淮上。時兗州驅迫沙門。助其戰守。魏軍誣以助亂。須及斬決。沙門法盛。誓至誠望佛。懇禱像大流汗。魏徐州刺史梁王奉法。手使數人。縛出不已。王乃拜曰。衆僧無罪。誓自營護。必不加罪。若滅有咎。即止。言已。自拭應手而燥。王具表聞。下詔皆免。原宥云。

宋尼法盛。居金陵道場寺。習十六觀想。一夕禮像。遇病假寐。見光明遍室。遂往越州嵊門寺。出寶相光。前來相迎。時諸尼欻問。病疾咸見光明。遍室放光。度我言竟而絕。

隋釋僧倫。始五歲時。自見白光滿室。遂開皇中。佛法大興。師於武陽理律師所聽講。忽見五佛。光猶未息。又禮五十五佛。光明上。即於光中。禮五十三佛。光猶未息。又禮五十五佛。光明上。即於光中。得諸法解脫。遂寂坐。

惟言。本是何身。自知人身。今生何處。定知是天。昔作何業。來生於此。由是昔日見佛歡喜善業之故。得此果報。感佛重恩。乃供養佛。佛為說法。得須陀洹（初果。聲聞名也。華言預流。）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字婆持加。甚大惡喜生顛悉。無有人類相與親善。然於六師生敬信心。於後時間。遇疾困苦。理極正劇。誰能救濟。我所受命。我當終身善好奉事。思惟是已。唯佛世尊能救我命。即於佛所生慇重心。渴仰欲見。爾時世尊。常以大悲晝夜六時觀察衆生。誰受苦惱。我當往彼濟拔之。當軟語說法。令彼心悅。若墮惡道為設方便而濟拔之。安置人天。使得道果。爾時如來即便觀察。見彼長者為病所困。憔悴巨看。無人瞻養。即放光明照病者身。令得清涼。心即醒悟。喜不自勝。五體投地。歸命於佛。爾時世尊知婆持加善根已熟。應受我化。即便往詣彼長者家。忽然踊起。合掌奉迎。善來世尊。敷座而坐。佛問婆持加。汝今患苦。何者最劇。答曰。我今身心俱受煩苦。佛自念言。我於曠劫所脩慈悲誓療衆生身心俱病。時天帝釋知佛所念。即詣香山。採拾藥草。名曰白朮以奉世尊。佛得此藥。授與婆持加。令使服。盡病悉除。愈身心快樂。即於佛所倍生信心。即便為佛。

劉宋彭城宋王寺有丈八金像。尼北境兵起。像輒流汗。是年像忽流汗。魏寇淮上。時兗州驅迫沙門。助其戰守。魏軍誣以助亂。須及斬決。少時。有至誠望佛。懇禱像大流汗。魏徐州刺史梁王奉法。王使數人守之。陳出不已。王乃拜曰。衆僧無罪。斬之無福。若他誠有感。即止。言已。自拭。應手而燥。主具表聞。下詔皆免原宥云。

宋尼法盛居金陵道場寺。習十六觀想。一夕禮像。過病假寐。見光明從華雲出。寶相光前。來相迎。時諸尼欵門問疾。咸見光明。從室遂往越州靈門寺。出寺。開皇中。佛法大興。師於武陽理律師所聽講。忽見五色光。從自心上。即於光中。禮五十三佛。光猶未息。又禮五十五佛。光乃得諸法解脫。遂寂然坐逝。

有一幅老君像常持以自隨所至之處雖十日一水設
之勤不可殫述黃巢既陷長安大駕西幸湘建金帛孥
出道路剽掠之人不知紀極其家百餘人行李無所藏
皆居避難衣寇及遠近道流皆投其家各與拯給請道流轉道德尸人
求雷萬卷有群賊忽圍其家湘入告老君乃出與語賊
前湘問其故默而不荅拜亦不已湘捨而入門群賊猶拜唯擇罪記
之持繒帛使人與之慰勉移時猶稽而去無所取自此外戶不扃人
敢犯或問辭惡有何所見而反拜之曰我見貴湘常侍左右兵杖
長數丈呀口瞪目似欲吞噬不覺亡魂忽見香爐邊有栗黃甚衆上有
單鴈將還湘於老君前請進退之珓如風所動栗穗西指乃移家歸京至永興里尋其舊第已隳拆矣有小
十二十間權為牖止三月駕歸京師方雜草攝宇于基址之上掘土得
六千兩家產益贍焉載亂離家口皆全乃其嚴奉太上垂祐使之然也

流寓劍南至道觀修養未嘗出入
自光啓歲駕出褒斜未許鄉情淮泗等軍以討之不道夫軍圍城久人
絕征戰師至之日皆潛竄村落營舍往往而在舍中即曰將開門則
不堂一人在舍中即曰將開門則營未先入入宅內得飲食果實飢渴
敗亡勢不常市肆半被焚燬域遂使所被焚燬域遂使所
殄滅罹兵之後塋所居六七間扃鐍如常雜寇完之
故云門開之後有一童子青衣
十一大宅內得飲食果實飢渴
若人其添香燒炷香矣即開門
後隣里來燒驚怕之事一無所聞
不知覺列肆焚其家獨存非大聖神通之力
安知其所之。

[illegible]翁於市中。吉往問之。翁謂曰。卿審欲得疾愈之方。明日鶏鳴吉往到其處。[illegible]
[illegible]木蘭樹下。當教卿愈疾而已。當得長生。化行天下。吉拜受訖。翁[illegible]
曰。不欲愈耶。吉明日夜半時來。於是吉如其言往。翁[illegible]
[illegible]赤界青首朱目。號太平青領書。以授吉。曰。此太上老君[illegible]
得此書。非但愈疾而已。當得長生。化行天下。吉拜受訖。翁[illegible]
[illegible]老君復降親授其旨。遂編前經成一百七十卷。
[illegible]政和二年壬辰。逮康府有鄉民梁光映久患疾病。其家[illegible]
之。既愈。乃發心歸敬三寶。於茅山玉晨觀捨身。逐日請水以給[illegible]
於三門外龍虎君之下。竭誠不怠。如是者數載。一日汲水之次[illegible]
[illegible]首素衣乘白馬。而朱鬃弥覆其身。上放光明照耀山川。前有[illegible]
[illegible]老君曰。太上老君來。梁再拜。即頭老君曰。吾有太玄真一命經[illegible]
[illegible]開之乎。曰。不識。老君曰。吾今授汝。汝可記之。誦以不休[illegible]

富愈。亦可濟人也。於是所患頓愈。而天童誦命經乃能傳誦焉。

唐成都楊閙兒。父母崇道。常奉事老君。精勤不怠。閙兒在軍伍中。於人把截。為敵人擒虜。往南山寨中。不被傷殺。晝夜常念老君之號。頗有見聞。忽夢老君賜雲一朵。令童子引之。送於平地。童子曰。可以歸矣。及覺。出山寨。因得還家。到家之日。父母為其作百日齋矣。

昔李琛者。弔條人也。累世奉道。常供養老君。有所祈祝。未嘗不應。大和七月十五日。遇室外忽有清風異香。有頃。五色光照庭。松柏皆如戴紫雲。擘勒自東南來。見老君著五色衣。乘白馬。朱鬃侍者七八人。龍二青童侍馬前。赤雲成蓋。人馬去地文餘。向西北而去。謂琛曰。汝來家驚喜。自後琛家無復災患。子孫日盛。一日琛忽謂妻曰。太人遣來山。言訖凌虛而去。

宋閬州進士陳喻言。少年三解不第。偶會益州青城山鐵柱觀道士徵言。陳君空懷文學。皆是業緣。不曾於陰騭注授。豈不聞今世列真武若依此脩奉。必獲福貴。喻言曰。今若發心供養。莫已遲乎。

若志度恰。不論年深日近。從此每過月與日重時。但如法修
以淨帛畫真武聖像一軸。於本家供養。戒心持受。時過五月五日天
王所謂月與日重時也。喻言乃齋沐虔恪。夜至成時。置香燭案於門
天朝北。禮一百拜。燒獻紙幣。次朝喻言與妻劉氏言。夜来我得一善
夢見身著紫袍金帶。手握天下人姓名簿籍。恐今次科場必不失矣。
因而起裝西上。一去十年不知消息。妻劉氏經官陳狀。泝牒到京尋訪
宋符遣忽有走吏賫到皮筒一角。上稱家書附達閬州盤神巷供養。
陳判官宅。走吏繞出街門便不復見。試差人將皮筒往盤神巷尋陳判
宅巷中秖有陳喻言秀才。自入京應舉。十年不歸。焉得有陳判官名目。
時知閬州錢延年詳劉氏狀。稱夫主陳喻言秀才上京取解不歸。遂令
劉氏取問因由。名集衆官并劉氏親屬男女等。焚香將皮筒開拆披讀。
是陳喻言墨跡。述自離家入京所耻不第。如鬼魅所惑。誤入西京柏梁
天壽洞。遇青衣童子二人。賫到玉皇金籙。引喻言去見北極帝君。差充
武祐聖院副。注生死善惡壽命長短判官。賜紫衣金帶。交割天下世人

武文持齋戒看閱道經。見夫雙目全失。遂於天
朝啓北方。禮七七拜。願真武垂慈救珪眼患。可得開
明。三月三日之夜。忽夢見一黃衣道士謂吳曰。心堅不如身浮。意
合七日內有人來醫杜珪眼。侯平復如故。却來雲蒼相見。其
珪眼債言訖不見。後滿七日。吳於門前見一人。扇寫雲蒼道人。攻治
天即名之。令看夫眼。用二針針眼兩角。并留二藥。曰進三服。水調服
道人一錢不受。出門不知所之。遂依此眼盡其藥。一夜。杜珪雙目
祝一小龜沿上面來。用舌舐其眼。珪用手拂之。驚覺雙目損明。乃
手小龜。是真武降靈。垂救眼患。後聞妻父吳育判太原府。因
一日出西城。因至天柱觀。其山名雲蒼。步入其山。見一殿。裝飾
訶除眼目。問知真武聖像。吳遂瞻悟向者雲蒼相見與我師道服
迎與父言之。育乃自備錢裝脩。將杜珪前因患眼罷官。後遇真武
救情由。保明申奏。授杜珪揚州觀察判官

揚州觀察判官朱牧男女並無牧父亡。臨終之
分後莫忘真武聖堂香火。凡遇每月下降。至誠供養。如遇三月初三
初五。七月初七。九月初九。此四日每備供養三分。精處祭獻。如
後不曾有違。一次適遇七月七日聖降之辰。是夕燒獻。忽有
青衣道士以石楪盛青棗一枚勸啖便覺異香滿口。道士云。此乃天錫仙
人之棗。尋即有孕。生下一男。風骨俊秀。五歲記誦聰敏。七歲天才過悟。名
應四方。人稱神童。乃應妣氏之夢。名曰天錫。朝廷察知。授牧大理評
授楊子天錫上殿說書。史稱旨。賜天錫特授假承務郎。及賜買書錢一
貫。更歸脩讀。又有褒諭之文。

信州弋陽縣開絲綿鋪陸中道妻張氏年四十四歲不產。中道告
時人多供養北方真武。凡百祈求。無不感應。遂贖得川畫真武
張氏晚夕虔禱。雖祁寒極暑未嘗暫忘。如是六年。忽一夜中道夢
得一夢。夢與丫鬟仙童爭拋綵毬。擲上空中。夫妻仰視。不覺飛一毬
於張氏口中。咽下。遂有娠。經十三箇月。生一女。至十三歲非常
依言凡皆謂之啞女。聆司天臺奏。近有明星見東南方地坎野

地里招隱真神仙托凡異相本縣契勘秩有陸中道家十三
是異人等喚到陸中道供其緣由保奏朝廷時啞女聞此忽自言謂
香湯沐浴換衣坐於淨床告父母云兒本是天花宮雙女宿下善財童
天童天女第一名謂之綠霞瑠女每七周年一次輪降充北極佑聖院
判司隨所差巡遊諸處暫為父母處告天曹求嗣感動真武將因緣
關母氏宿木不注胎息唯因在世夫婦脩奉香火處誠之功先為保奏
天然後點兒化為紅纓入母之腹為女一紀餘年解免母氏勤求之意
降胎時曾受真武囑付處世不得出聲雖在父母左右未嘗言話今既
滿又見國家文字徵求事泄天機兒慮不便告別而逝中道與妻遂令
用漆灰封布如塑像於真武側逐日香火脩持功德設齋荅謝真武恩
續後朝廷賜到衣帛官支粮米以表異降生神聖之瑞

宋武安軍觀察使殿前太尉王植妻壽昌郡君焦氏一生不產為性樂
來道尊勤香火忽一日因往後園視花果內有石榴樹一枝朽死自然有
但父生於其上焦氏驚訝救之其火乃滅樹前忽見一神人圓光赫赫

頭仗劒腳踏龜蛇認是真武真君焦氏便拜今日幸遇上真伏望慈
度真君問曰汝有緣見吾今心意有何所欲焦氏曰願得嗣息真君曰
候三月三日来宣化門外祚真觀與汝一嗣必得後貴焦氏方再拜
不見歸来言與王植至三月三日往祚真觀是日啓建真武生日齋
女騶集忽有一髽頭奴子方六七歲扯定焦氏及王植覓錢物焦氏
狀貌殊異如貴家子問其所由乃云父母俱沒親屬皆無年来多在
官觀宿食焦氏遂携歸養育自然聰敏可愛至八歲王植因無子
奏恩蒙上宣問卿嘗云無子今何有八歲親男王植從實聞奏
其武應感所賜之子上驚歎久之又問所生年月無由可知惟
見初得之年是三月初三日巳時也當蒙勅送司天臺定其年月
迨到此命五星七曜主有武學邊功至十六歲值淵渠水從正北
若以為玄武之祥宜有貴人當之於是賜名王淵授右侍禁
班出身仍許第三越國長公主為婿後隨父朝見臨殿試中
賜閤門祗候尋納禮冊寶尚主授寶州防禦使駙馬都尉乃表

奉錢并賜賚之物。於祚真觀建真武寶閣。仍奏請勑額。
宋章州一婦人。姓楊名素真。寓居。有在京散祿右職。袁清。見其初無親
却有奩具之饒。遂引誘從已。因舟過孟陽湖。夜宿蒋岸。袁清飲素真酒。
既而推墮深潭。急喚梢人。言縣君酒渴。叩船取水。失身墜溺。急救撈撥。
為哀慟。自謂素真必已溺死。所有奩具皆為已有。既到濮州。將奩具互易。
約千餘貫。未幾。於市中見一婦人。念經求化。袁清以為素真魂魄。被素真
扯住。叫報廂巡。噪口無言。遂將解送州府。所司勘問。遂一招伏。因問素真
如何得生。素真云。不幸早寡。父母親屬。皆已喪亡。因嫁居單州。日誦道經。
供養真武。持奉之心。精勤不怠。曾於天慶觀求施小字金書真武妙經一
卷。以緑帛為囊。置於髻根頭額內。常時頂戴。不暫離去。是夜被袁清推入
深潭。但覺身泛虚空。如雲霧擁護頭頂之上。若有鬼神光輪旋轉。聲言護
持寶笈。及至天明神鬼散去。不覺此身已在湖邊草徑。衣服濕透。唯金書經
裹如故。近處人家。憐憫素真。喚引至家。換衣安養。詢其所在。却是孟州界
分。於是遊行各處。日誦道經。以求日給。因經歷河陽濮州。不期遇見此人。

當其行惡之際。若無髻內之經。永作衙寃之鬼。沉滯水底。何有出期。濮州
看詳袁清犯法情重。具奏朝廷。准中書批狀。其袁清不當以官引誘謀害。
依法施行。素真請得餘剩物件。充買祠部。改名仲嚴。投禮慈慶宮女道士
湯晉通出家。披戴從此發心出街。緣化建造三清七元二殿。及朔真武寧
閣瓊綱王會轉輪法藏。依所戴髻根金書真武妙經本子。印施五千卷。復
蒙宰相向公具奏。特賜栁仲嚴紫服。并賜號慈慶大師。改額為護聖宮。
宋壽州安豐縣王文慶一女小字招弟。從十三歲便絕葷物。唯食蔬素。
好奉道。一日有遊方化緣女道士來叩門。勸招弟供養北極真武靈應真
君。招弟告云。其心常好善。當得如教。顧得真武經一卷。女道士即授與一
卷。令誦已熟。每日行坐間。藏於胸懷。遥空存想真像。焚香朗誦。不輟半年。
二十。容顏端好。性復聰慧。富貴之家多來求婚。並無允意。口中唯念誦而
已。一日伯姊兄弟相聚。笑嘆而言。去年大旱。諸鄉缺食。今年田苗又將枯
槁。天若不降甘雨。民何以生。雖聞本鄉直孚岩有龍潭。官府已曾祈請。
水略無應驗。時招弟在側。聞此言。即前翦髮誓言。取七月十五日捨身

化為天下旱災之處祈求甘雨普賜豐稔以利生民骨肉勸止采祭
家前起立紙塔是日四方觀者圍遶讚歎招弟神色不動乃辭父母親
又衆留一偈云来時尋度去即舊路三春花艷開謝無固說偈畢笑容入
紙塔中尋有火自然燒起中心有清光一道直衝天上良久火透驟雨降
至兩雖傾注其火有如油蠟澆灌火焰轉盛化畢又降大雨兩日一夜凡
河渠苗稼盡皆露足至晴王氏親屬来收骨灰纖塵不存獨有襴子一條
雙帶結定及生前受持真武經一卷儼然如故無少損壞方知其屍火解
而去州縣因其雨澤之利民及有經卷衣服之靈異欲具奏其事省符不
行照會天下缺雨之處已於七月十五日至十六日甘澤周足及勘本州
境界清光一道直衝天上是何祥瑞州司具奏淮中書看詳宜下壽州以
官錢就天慶觀建立小閣貯王招弟火中不化真武經一卷用綵匣置藏
永充供養立碑以表其異仍贈王招弟為濟澤聖姑置祠以奉香火

咸平二年司天臺奏定光月初三日火星合躔虛宿正照齊國鄆州分
野主火災行下本州預宜禳謝緣鄆州係京東西路屯兵津要從四月間

告示官觀備建禳火道場設醮祈禱時市南李惟信充斗子守人每夜三
更潛於橋道要會之處燒香設拜一夜偶值都監任從遠出巡抱犯夜收
解鄆州掾稱在外為不肖犯夜惟信言自正月初七日夜因知一事遂燒
夜香乃問何事惟信言昨發心將一年牙錢願獻天書答謝衣食来處作
散席齋會忽有雲遊道士衣冠不整風韻飄逸手挈圖畫一軸入来求施
是絹畫真武像惟信欲求供養其道士便允秖取價錢兩貫乃就齋食將
半未訖忽一聲風鳴不見其人但於坐卓上收得活龜一枚如桃核大惟
信知是聖真顯化今得降授香火燕有小龜靈異因寶惜供養今年正月
初七日至夜方備下降紙禮燒獻真武忽見數年前所遇賣畫軸遺下小
龜道士入門惟信便拜欲問姓氏不說秖稱貧道又言能改曆數葬得
累火星至九月初三日正照齊地鄆州主火災燒至萬家如得一家無事
乘拘屋宇大小什物財寶不得移動分文先與抄録見數至九月初三日
天明用一火命男子頭巾髻身著緋袍手擎火把從正南方繞其屋三匝
以火燒之至後更無火災俄畢即衆恪上件屋宇什物遂一酬還其高文

化為天下旱災之處祈求甘雨普賜豐稔以利生民骨肉勸止求者
家前起立紙塔是日四方觀者圍遶讚歎招弟神色不動乃辭父母親
又叛留一偈云来時尋度去即舊路三春花艷開謝無固說偈畢笑容入
紙塔中尋有火自然燒起中心有清光一道直衝天上良久火透驟雨降
至雨雖傾注其火有如油蠟澆灌火焰轉盛化畢又降大雨兩日一夜凡
河渠苗稼盡皆霑足至晴王氏親屬来收骨灰纖塵不存獨有襴子一條
雙帶結定及生前受持真武經一卷儼然如故無少損壞方知其屍火解
而去州縣因其雨澤之利民及有經卷衣服之靈異欲具奏其事省符
行照會天下缺雨之處已於七月十五日至十六日甘澤周足及勘本州
境界清光一道直衝天上是何祥瑞州司具奏淮中書看詳宜下壽州以
官錢就天慶觀建立小閣貯王招弟火中不化真武經一卷用綵匣置藏
永充供養立碑以表其異仍贈王招弟為濟澤聖姑置祠以奉香火
宋咸平二年司天臺奏去年七月初三日火星合鑪虛宿正照齊國鄆州分
野主火災行下本州預宜禳謝緣鄆州係京東西路屯兵津要從四月間

告示宮觀備建禳火道場設醮祈禱時市南李惟信充斗子子人每夜三
更潛於橋道要會之處燒香設拜一夜偶值都監任從遠出巡捉犯夜收
解鄆州掾稱在外為不肖犯夜惟信言自正月初七日夜因知一事迹燒
夜香乃問何事惟信言昨發心將一年牙錢願獻天書答謝衣食来處作
散席齋會忽有雲遊道士衣冠不整風韻飄逸手挈圖畫一軸入来求賣
是絹畫真武像惟信欲求供養其道士便允秖取價錢兩貫乃就齋食之
半未訖忽一聲風鳴不見其人但於坐卓上收得活龜一枚如桃核大惟
信知是聖真顯化今得降授香火燕有小龜靈異因寶惜供養今年正月
初七日至夜方備下降紙禮燒獻真武忽見數年前所遇壹畫軸遺下小
龜道士入門惟信便拜欲問姓氏不說秖稱貧道又言能改曆數算作
累火星至九月初三日正照齊地鄆州主火災燒至萬家如得一家燒
乘祠屋宇大小什物財寶不得移動分文先與抄録見數至九月初三日
天明用一火命男子頭巾鬟身著緋袍手擎火把從正南方繞我屋三匝
以火燒之至後更無火災候畢即與衆僧上件屋宇什物逐一酬還

人力可消禳言訖出門化白光不見惟信雖得聖降報說不敢申訴
後從市中要慶禮祝火星頓免其災今有隨身香火爐照證州府擒惟信
供狀看詳與近降朝旨一同遂差公吏緝問姓萬人家將家產什物抄劄
見數責下衆戶候火過陪填倘文狀在案放李惟信歸家焚香保護既時
日至裝一著緋衣童子將市西府橋萬明一家焚燒被南風吹颺燄起勢
猛火分二邊人心驚駭不覺青天驟雨一降火勢因息不經一時燒過萬
家李惟信家不見小龜是時赴風雨化去鄆州承此靈驗已行遣次又准
中書劄子為司天臺照見九月初三日火德已臨鄆州主於寅時燒除萬
家耶問當不侵動官物庫仗等時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吳敏右判鄆州閻
祈保奏續降指揮看詳李惟信遇真武救災以顯宿德宜賜法酒百瓶綃
百匹米十石麵十石錢百貫仰於本州公使庫支請厚郵其家

宋東上閤門使眉州防禦使新差京兆府兵馬鈐轄謝柔立自天禧年中
差西域路頓圻當於黃河岸際遇真武真君飛渡黃河謂柔立言西番奉
使李希孟入國切宜緝捉能畫者即是奸人柔立稟命累至東京投獲傳

畫慈孝寺皇后御容一行番使敗露尋送大理寺已罪訖柔立蒙朝廷推
賞轉職遂日於家堂香火報謝每夜二更備香露天朝北禮拜又一年忽
夢朝廷詔充交趾回禮副使同國使吏部侍郎燕肅宿於白林山於午時間遇寇船四十餘隻叫喊拖執槍弩意欲奪財貨為防
送不備器械是時謝柔立於水際莫酒拋紙望空泣告真武降靈海寇頭
領稱是陳廣秀才方擎槍欲害柔立忽覺船舫其首級懸竿令衆却見群寇五百餘人競船相附裝怒欲來酬殺其
寇船方努力搖止被抵頭風吹退如此相拒三晝夜忽望見交趾國不遠
已臨女仙城界有人來接引衆寇退散燕宿與柔立等賴蒙真武救護回
國次止件感應面奏特奉勅命就王津園賜設黃籙大醮道場七晝夜教
化差近侍道士詣名山洞天再建道場投放龍簡慶謝恩德

宋登州幸山白雲資慶禪院有維那僧曉初不惟奉佛留心道教嘗於本
山靜室供養真武專誠勤恪其院臨近海島有邵武軍周福等百餘人收捕曰久後當轉劫
案賞錢名人收捕曰久後當轉劫放火所屬州縣堆垛賞

有寇。白周應等欲入本院拗奪其夜曉初夢見院門土地來報。將有
劫。祝真武指揮令放黑風吹逆舟船。来之未及。可速報官。不得遲也。曉初
迨夜數人告報巡檢。即時兵甲到院。四散埋伏。果於一日。周應等數百人
執槍杖入院。秖云借此一宿主事出迎。周應等共到法堂點茶。院門已將
閉閉。曉初哀告許下錢物。至曉臨行。當得斛納。周應曰。何須到曉。急令撤
出。應慕然驚懼云。何故眼前亂花頭如火燒。四肢不舉。續後西辛山巡檢
家皇。行人馬擁出擒捉。並不走透一人。解押入登州禁奏。已各行遣外。
所有賞錢七分合給僧曉初三分文與巡檢兵級擾曉初狀稱所獲海寇
非院門功勞。因真武降靈使令衆寇手足不遂。各就擒縛。頭朝廷報恭真
武。州司備奏尋降旨。其辛山白雲資慶。雖是釋教禪院。特賜真武殿一所
并賜御書太上真武經一卷。永充奉安香火。仍賜曉初紫衣并真應大師
號。於楚州本殿掌管御經。仍給七分賞錢添造寶殿。
宋朝奉郎尚書刑部郎中知嘉州揚扈剖子。伏見峨嵋縣令孫隱治縣公
勤。有數術。救濟災苦。第一考。鄉村蝗蝗傷害早禾。峨嵋縣雖有飛蝗不傷
禾穗。只因孫隱付下呪水。分俵逐鄉。人用柳枝散洒。其蝗盡化為飛蛾投
水而變。至秋收不失分毫。檢校峨嵋山逕年有虎狼傷人。孫隱發黃紙符
牒一封。給付峨嵋山諸管繫神司。自後絕縱。第二考。本路陳運使陶汾經
歷。偶風涎氣中。孫隱將柔湯調藥灌之乃安。第三考。知州揚扈有新婦寶
氏臨產驚危。孫隱付生硃符一道。燒灰水調服之。即獲平安。緣孫隱任滿
本州百姓涕泣舉留。再任。特名孫隱。審問何術以成異功。孫隱乃云。先父
大監孫宗道。曾隨太宗皇帝駕北河東。夜在錦柄川。遇真武真君傳授九
件符籙。呪水科目。先父雖不行用。隱從受恩。一向供養。真武欲誓行符呪
水救人。皆承真武扶助。豈孫隱之能。揚扈具劄保奏。運使陶汾續有奏聞
朝廷。有詔未言餘事。秖將消蝗蟲鎮伏虎豹乃是靈法。議為褒顯。其孫隱
係蔭賜恩。本無出身。令特轉授光祿寺丞。再就峨嵋縣一任。其嘉州有真
武慈濟觀。是知州楊扈運使陶汾及市戶報恩剏立。
宋廣南賓州衙宇有伏冤精怪。前後官員不肯住。非自身染患。則兒女死
亡。雍熙中。有禮賓副使楊從信。生慕道。書符篆籙。為人救治疾疫。侍奉

北極四聖香火。各有感應。纔到任三日。屬官未問可就延福禪院寢館。緣州衙多有不祥。切恐深夜驚動。從者。從信既感真靈護身。只於州衙卧處。備新果茶酒淨水等。乃隨身真武供養。至夜戊時用黃絹一丈二尺。疋砂書篆六丁神將追魂籙一道。奏告真武。樽祀畢。隨紙錢燒去。供養經七晝夜。州衙安然。皆無驚怖。至第十日從信。為無響報。再祈真武。禱速報應。當夜二更。聞窓壁震動。如風雨聲。燈燭皆滅。或見電光閃爍。良久平定。五更二點。從信聽得有人敲房門。從信起身潛窺。見供養真武燈火如初。於案前有一艷粧婦人。叩窓叫言。念兒是周朝張忱侍郎之女。聘與賓州刺史姚文吉。此人寵信偏婢范香春。同謀將兒用練帶勒殺。就本房掘地坑埋。不久。姚文吉差去提領脩築潭關。為事不端。遂被群馬踐向山坡。寸骨不收。今兒身沉墮於此。魂魄常守其屍。未得解脫。今因禮賓禱告真武。差六丁神將。同城隍土地。搜捉兒去。押送風吼曜山。屈事理。蒙真武慈憫。持與授訖。得超人天。切念兒屍尚在東房南邊壁下。約深六尺。若得出離。便得超生。今來懇告為兒作主。從信候早。令人鍬掘果有全副骸骨。取出用函木盛貯於延福禪院殯寄。州衙從此安靜。從信因勸諭世人親敬上真香火。以求保護之福。且謂善惡無門。惟人所召。若平等無欺。天地垂監。況有妖魔敢為禍祟。凡為人但心慕大道。敬奉天地。動止之間。神明衛護。何懼邪祟。惟供養真武。即獲正道。永鎮群魔。廣納嘉祥。門庭清淨。於是宦民悉皆承禀。無不虔恭。後從信歸京。差充皇城內巡檢。兼充宮令官。偶陪御祭祀家神。因奏此。奉勅送有司勘會。賓州舊無宮觀。宜令轉運司相度。限五年建宮觀二所。選道士焚脩。官給錢粮供贍。特賜福聖并乾熙觀為額。

宋慶曆二年三月初五日。中書門下據鄭州保奏。本州監酒內殿崇班鄭宿在任公正。惟供養真武。侍奉精恪。既不曾以詔曲欺誑之事祈求。又不曾於諸事背義貪殘恣殺物命。凡州民有水旱災疫。先於諸處神祠禱祝。若鄉宿齋沐於本家真武前祈禱。皆獲靈驗。人皆謂鄉宿曾悟聖真。感其神靈。故鄭州陰受其賜。忽一日鄭州於日午間。天降風雹。州雲四起。其雹門裏黑霧盤旋。降下無蓋銅棺一具。空中但聞有樂聲。其雹知通以下至

於百姓盡皆易衣入棺。並不容在肉。其後監酒鄒宿盛服而來。方知其化。
忽聞震響一聲。遂降其蓋。輕舉而上。仙鶴唳。瑞氣天香。鼓吹不散。棺排
舟向北而去。次擡白蓮山延壽院僧智仁等狀申。昨晚山上五色祥雲籠
罩。聞有樂聲。異香滿天。花如雨墜。隆而復收。霧垂甘露。約至更盡方息。今
早集僧衆上看其山中。原有二峯。狀鵬巢。兩畔有石岩相離十五餘步。本
却相合。於正北石岩接縫間留一小石門。方圓四尺。望見裏面有一銅棺。
山之上下。朽木並發枯條。一時變為茂林雜花。競開鳥獸飛鳴。如罩護狀。
未委事由。州司衆詳。已得昨晚銅棺迎去鄒宿因依。集官吏道僧前去看
驗。委實。保奏續有回降下鄭州。緣鄒宿近出神到內殿朝辭。云臣蒙天符。
差充北極壽限曹副判官。正相符合。

元玄帝於至元壬辰年間親降於建寧府建安縣桃源村住人陳道興家。
白稱是武當山李道人。時陳道興雙目失明。道人乃教以百字聖號。令志
心禮誦三日。即得光明。道與恭敬禮謝。道人遂失去。道與依言禮誦。目果
復明。

唐。給事中穆將符仁裕之姪。幼好道。從師得吐納內循之道。好潛人莫測
之。長安酒肆姚生亦好道。因與將符善。姚生忽暴卒。使人召之。夜至。姚已
無喘息。將符方醉。家人哀告。笑曰。可救也。解衣與姚同衾而臥。飛其家令
作人參湯以候之。勿悲泣。待喚即應。中夜方命燭視之。姚已起坐。以人參
湯注之。良久能言曰。適為青衣使者三四人載去西行。道途蒙昧如微月。
逡巡有赤色光如白日。青衣使者促轡尤急。即聞傳呼云。太一勅使天兵
追回。顧見騎乘旌旗森列。向者青衣奔走別有緋衣一人引歸。自是姚平
復將符遂去。不知所適。後羅浮軒轅仙人云。穆處士位列九清矣。

國朝俞永松。江華亭縣人。洪武二十九年。任江西吉安府經歷。奏本府官
吏貪賣放強盜。對理得實。罪以終身工役蒙
恩改除湖廣辰州府經歷。行至吉水縣。得患傷寒病証。汗下數次。精神
散。意其難生。永平日曾看歸空訣與佛經。遂勉強調息。收斂精神。存想
日懸鼓阿彌陀佛之像。五月初九日。大汗出後。氣絕之時。如山壓其上。
亦不覺疼痛。家人見心頭微溫。又無變色。以此不曾棺殮。永一靈湛然

覺香香冥冥虛空中行欲尋火光霞光跳入窓無所見忽思牡羊拋棄欲得回一念纔動身已墮地即有二鬼使如力士狀捉住鬼使云你初靜時無尋你處今番却在這裏同行數十里見一井鬼使云是鄭都後門下至井中卸是平地市井買賣諸色俱有如閻日未出時天色一脉多有請喫恭酒麵食堅意不喫鬼使亦言休教他喫遂行數里又入一門柳欄門樣上寫千將門三字行數步鬼使云莫行望見數十步外有柱甚多柱與繫馬柱相似柱上綁人飛刀刺之鬼使與永都念佛良久霹靂一聲人柱俱不見少間旋風自東南起盤旋沙霧昏黑過後其人復綁柱上刀刺如初若此者九次然後收拾回東北獄中黑氣籠罩而去監押罪人者如殿前將軍身披金甲頭戴金盔鞍鳳翅鬼使又勸念佛待去遠纔方行動永問鬼使何為答云此是刀鋸地獄風是業風又行一二里遇大河下船不撐不搖自然浪推過河永同鬼使登岸見原秦典吏劉鼎和杜住同至一衙門有一主者衣冠如今之朝官命次十下永叫寃枉止決三下問何寃枉永言此吏原是道士烏合婬婦棄道還俗求充吉安府刑房典吏意圖害人推官陳本與他鈔貫僉書該落强盜文卷出罪止令補役充軍律該故出死罪

大誥買重作輕皆得終身工役主者准訴引至大殿是綠琉璃瓦盖殊不見殿上是何衣冠但聞教查行止送至另一衙門見取黃紅黑青四簿引至大殿陛前用一秤架如天平狀先將黃黑二簿對稱黃簿在東較重黑簿在西較輕殿上人云德重罪輕取下黃黑二簿却放紅青二簿於秤上紅東青西紅重青輕殿上人云功多過少喝令叩頭又送至一衙門主者檢看黑簿內有殺牛殺狗之罪令各變一次以償業報一次在莊家做牛生一日到晚月明見水中牛影隨即跳入致被淹死氣悶難當又回至本衙門令去鐵匠家變狗狗胎甚冷夜間生養在鐵爐邊叫嘷不已鐵匠起身燒火挨下鐵槌打破頭死其痛尤甚遂死復回又於簿中檢出無辜打人殺成膿血令口舐噉嘔難忍又檢簿再看有鬼吏云餘罪多是發念未行罪因諭之曰陽間人惡念一起未曾行出又能改過日久簿上罪自消滅若行出事了其簿上罪日顯輕則陽報重則陰譴作善念者肯行出

去。自然獲福。汝今罪少。已自報償。既有功德。又能敬奉佛法。合得還家。且聽候上帝命。令汝回去。既而天樂響自西北來。見幢旛二百。俱用黃紗籠罩。一首上寫上帝好生。一首上寫遷善改過。彼時托生者十三人。還魂者永一人。皆俯伏叩頭訖。有引導者一人。如序班一般。永問初來打我的是誰。答是狄梁公。又告引者云。我來時千艱萬難。如今獨自箇怎麼回去。其引者手指云。望見哭泣的是你妻子。就被引者一推。如跌狀。就覺在床。遂叫家中云。我回來了。此五月十六日。已死七日矣。其時有吉水人解縉父解開先相望。因說前事。解開先云。隣近臨江府王笥山後井。離此六十里正是鄧都後門。後永被打三下。處青腫。醫治不痊。遂令醫者用巳豆擦爛。用刀割去青肉三塊。方纔痊可。今任禮部主事。

嘉言

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至誠感神。○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儀。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與祭。如不祭。○宗廟致敬。鬼神著。○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敬恭明祀。增致福祥。○祭先主於孝。祭福主於敬。○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

若人有福。當供養佛。○供養如來。法僧。獲無量功德。○供養佛。故能世中。不墮三途。天上人中。常受快樂。○或有人禮拜。或復但合掌。乃至一手。或復小低頭。以此供養像。漸見無量佛。自成無上道。○六道四生。皆無量。作水陸大齋。可以利益幽品。○法會主喪。休禎。凡聖俱薦。災難普消。福城。○若善男女。未終之時。逆修生七。然燈懸旛。設佳供。齋日感神靈。普名無別請。客主喪。休禎。凡聖俱薦。災難普消。良由慈善力。翻惡就福城。○若善男女未終之時。逆修生七。然燈懸旛。經其福無量。

投心北極。即有冥感。○自認北極本命所屬星君。隨心禱祝。善無不從。災罪消除。○敬奉尊像。隨心獲福。○今諸道流。設大齋。醮。當行道上。轉經齋醮。依儀行道。其福無量。五教豐熟。黎庶安泰。○嚴置道場。轉

香花時新五果像世威儀清淨堂宇隨力建功請行法事功德深重不可具陳。

感應

唐壽州刺史張士平。中年以來。夫婦俱患瞽疾。求方術不能致。遂退居別墅。杜門自責。唯禱醮星辰。以祈所祐。歲久家業漸虛。精誠不退。元和七年壬辰八月十七日。有書生詣門請謁。家人曰。主公夫婦抱疾。不接賓客。久矣。書生曰。吾雖書生。亦攻醫術。聞使君有疾。故來此耳。家人入白士平。士平欣然曰。久病不接賓客。脫有方藥。頗乘相救。書生曰。但一見使君。自有良藥。士平聞之。扶疾相見。謂士平曰。此疾不假藥餌。明日請丁夫十人。鍬鍤之屬。為開井一眼。當自然立愈。如其言而備焉。書生即遴勝地。自晨穿井。至夕見水。士平眼疾頓輕。及得新水洗眼。即時明淨。平復如初。數年之疾。一旦豁然。夫婦感而謝之。厚遺金帛。書生曰。吾非世間人。太白星官也。以子抱疾數年。不忘於道。精心禱醮。上感星辰。五帝星君。使我降授此術。以祛重疾。吾子脩奉之心。金帛之遺。非吾所要也。因留此法。令轉教世人。

以救疾苦。用增陰德。其要曰。子午之年。五月戊申。十一月卯辰為吉。丑未之年。六月戊申。十一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庚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日時。即為福地。淺井及泉。必有良効矣。士平再拜受之。言訖昇天而去。

宋劉光祖歸後溪。好尚道教。嘗延朱道人在家。父死設醮。請遠方有道之士充醮官。意甚精專。高功衣冠整肅。將升壇拜章。忽朱道人來曰。我嘗為君謁玉帝也。高功及衆道士與醮主家甚多。無以相報。今日拜章。我當為君謁玉帝也。高功及衆道士與醮主家老小皆不欲。後溪曰。朱道人欲拜。亦由他拜。我自令高功拜之。於是二人俱拜。頃之高功起。惟朱道人不起。又良久。衆以手摸之。只見冠簪衣服大驚。次夜朱道人忽來與後溪曰。我即朱光庭。已奏玉帝。使汝家富貴不絕。倏然而去。其家遂置冠簪。以為至寶。後溪及弟。位至尚書。子孫不絕。

元有淮人林月溪者。謁感上帝。嘗為馬裕齋客。至元丁丑。以無疾死。為一卒擒至冥司。到一官舍。榜曰。泰山府君之殿。卒領林入謁。坐殿上者袼着

[illegible]也。公引林入内堂道舊事。極其款密。林曰。某被追至此。有何罪責。曰。吾為泰山府君為門下二寵枉死事。不得明白。故請過此。以決曲直。君之壽限儘多。但毋暫此間飲食。少頃即可回去。古心江先生見充閭雁大王。可謂盛事。古心感領謂曰。殁為鬼官。是豈予心所欲哉。林曰。其回去。不知作何功德。可以貸助二先生出離鬼官。幸明以教我。庶有以報先生之恩。二公相顧謂林曰。既厚厚意。請往龍興路訪西山道院徐道人為設齋醮。可以感上帝耳。言畢。乃相辭而出。林甦徑到龍興。尋訪徐道人。述以前事。徐道人乃一放蕩不羈之人。索一百二十貫錢為建道場。乃留三十貫於紙鋪。委令造紙錢。餘者悉以為酒食之資。林俟候月餘。方具齋戒就道。堂打坐一日。至晚將紙錢燒化。賀林云。善功圓滿。當時林甚不滿道人所為。越三日。夢二公来謝云。已得徐道人齋醮之功。行得替罷。自此出離幽闕矣。

宋太學生潘祖浩居豫章。水墨畫上真像。隨行供養。每禱必應。一日畫像作哭聲。仍明告祖浩曰。沒其死矣。未幾果卒。纔三十八歲。死之日。又托夢

子曰。沒父已死。我當護柩歸遠其子曩夫亟往扶櫬。離齋合日。赤松上潘平日事之甚謹。固真聖之報也。戊寅年寇作。其家幾於不[illegible]。紙獨存。其孫霖寶之。續付青坑季生表背。遂為所失。

陰子春祭祀神最虔。時青州刺史王神念毀臨海神廟宇。棟上有農夫不揄拔於海水。是夜子春夢見一人詣其府云。有人見苦。被神念毀廟。因竊於此。方知神念毀廟。因竊於此。今既無託。欲託於子。子春心密記經日。數日夢一緋衣人謝曰。德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經月餘。魏[illegible]子春具知。設伏摧破。武帝以為南青州刺史。

韋太后好佛老。初高宗出使。有小妾言見四金甲人執刀劒[illegible]曰。我祠四聖謹甚。必其陰助。既北還。當設祭及歸立祠[illegible]。

乐谷州臨海縣上亭保。有小剎曰真如院。東廡無置論藏。[illegible]海商李來禱祈供施。無虛日。紹興中。童行金法靜主[illegible]。李來頭因令剃工緻鼻。為僧智全從傍過。誤觸其首。刀[illegible]至數升。悶仆不醒。怳惚間見藏神至。舉手救之。便[illegible]

自是遠近檀信益衆。同時有李生者。事其土地神甚
恭。忽刀在中。困卧之際。夢土地神為出之。凡事神能盡誠。
無不驗者。

宋湘潭有周基者。妻病已兩年。求醫問神。茫無寸効。惟燒夜香祈禱而
已。有兩婦人衣青。登門貨藥。却云專醫婦人。周呌延之。請診脉治病。
人曰。不須診。但火一照可也。見訖。云何不服南嶽魏夫人濟陰丹。周曰。六
十餘年之病。婦人曰。試服。開藥包。
補合。婦人曰。自送一丸。周曰。一丸豈能療兩年之病。婦人曰。試服開藥包。
以一丸授之。令温酒嚥下。藥纔到口。香味異常。其病隨即如脫。病者即求
攬衣出謝。而兩婦人忽亦不見矣。

唐中牟縣三異鄉木工蔡榮者。自幼信神祇。每食必分置于器。潛祝土地
至長未嘗輟忘也。元和二年春。榮營作未歸。方暮有一叟來謂其妻曰。榮
榮衣服器用遠藏之。勿使人見。榮歸。令速為婦人服飾。有來問者。必紿之
曰。出矣。勿令知所在也。言訖走出。其妻聽其言。才畢。有將軍乘馬從十餘
人執弓矢直入堂中。呼蔡榮。其妻驚惶曰。不在。曰。何在。對曰。榮醉歸息於
其業。老婦怒而笞之。榮潛去。不知何在。月餘日矣。將軍遣吏搜搜者出曰。
房中無丈夫。無器物。將軍曰。吾主者後殿傾圮。立俟營構。不得蔡榮。何以
反命。忽空中有人叱之曰。吾乃土地。尔淫祠孰役之人。安得擅役良工。吾
當執尔以白于帝。將軍及從人辟易奔走。倏尔滅跡。

宋蘇洵嘗於天聖中。至玉局觀。無碍子肆中見一畫像。筆法清奇。云乃張
仙也。無子者禱之輒應。洵尚無子。因解玉環易之。每旦露香以告。乃得載
又得輒性嗜書。皆成大儒。洵乃自贊其像。

晉瑯琊王琨。其妻無子。嘗祈觀世音云。乞兒琨後路行逢一胡僧。意甚悦
之。僧曰。我死當為君作子。少時。胡僧果亡。而琨妻有子。及生能語。即解西
域十六國梵音。大聰明。有器度。即晉尚書王洪明身也。故小名阿練。敘前
生時事有驗。

宋潘中散适為處州府。一日作酴。其糸百二十盆皆乳華。内一盆如墨。語
之。則酌酒人誤酌茶盞中。潘焚香再拜謝過。即成乳華。僚吏皆敬歎。
宗元淨法師。號辯才。住上竺。居南山龍井。焚指供佛。左三右二。專修淨土

觀臨終告其友道潛曰。吾西方業成。後七日去矣。至期。召脅吉祥而逝。

宋妙雲。四明楊氏。歸慈室。自南湖退處溪口吳氏菴。一旦沐浴趺坐。謂侍人曰。吾有虛香。藏之三十年矣。擬臨終焚之。用報佛恩。今正其時。及香烟正盛。起白佛。陳意。就坐而化。

昔佛成道時。林外有一牧牛女人。名難陀波羅。時淨居天來下勸言。太子今者在於林間。汝可供養。女人聞已。心大歡喜。于時地中。自然而生千葉蓮花。花上有乳。女人見此。生奇特心。即取乳糜。至太子所。頭面禮足。而以奉上。太子即便受彼女施。而呪願之。今所施食。欲令食者。得充氣力。當使施家安樂無病。終保年壽。智慧具足。太子復言。為我成就一切衆生。故受此食。即受食之。身體光悅。增受菩提。

昔長者名須達（華言善施）甚富。後貧。景劇於糞壤中得一材木。其實旃檀。出市賣之。得米四斗。語婦曰。且炊一斗。吾當索菜。時佛念曰。當度須達。令福更生。炊米方熟。舍利弗（佛弟子名）見歡喜。一斗米飯。悉投鉢中。更炊一斗。目連（佛弟子名）復往。亦復與之。復炊一斗。迦葉（佛弟子名）復往。亦復與之。適有一斗。尋復炊熟。盡施如來。佛口呪願。罪滅福生。從今日始。須達尋歸。婦恐其意便問。曰。如今佛來。及舍利弗。目連迦葉。盡來求食。當與否耶。荅曰。當與。婦言。尚四斗米。吾盡用施矣。夫大歡喜。出有飯汁。公姥共飲之。須臾彷彿諸寶。珍寶。倉庫穀帛。自然滿實。如往時。當也。須達踊躍。知佛憫念。更請佛及僧。供養盡空。佛為說法。皆得道果。

昔時首陀會天下閻浮提（華言勝金）至世尊所。請佛及僧。洗浴供養。世尊默然許可。即設飲食。并辦洗具。溫室煖水。調適蘇油。洗草。皆悉備有。於是世尊及諸比丘。納其供。洗浴已。并厚飲食。其食甘美。世所希有。食竟漱訖。還本處。是時阿難（佛弟子名）白佛。此天往昔作何功德。形體殊妙。威相奇特。光明顯赫。如大寶山。佛告阿難。乃往過去。毗婆尸佛時。此天彼世為貧家子。恒行傭作。以供身口。聞佛說洗僧之德。情中欣然。便動作務。得少錢財。以盡奉由此福行。壽終之後。生首陀會天。說洗具。并及飲食。請佛衆僧。而以出世。亦皆如是。洗佛及僧。有此光相。七佛已來。乃至千佛出世。亦皆如是。洗佛及僧。

昔舍衛城外有婦人。清信戒行純具。佛自至門乞食。婦人以飯盛滿鉢

知行作禮佛言種一生十。種十生百。種百生千。種千生萬。種萬生億。諦道其夫不信。默於後聽佛呪願。夫曰。瞿曇沙門（瞿曇佛姓）言何過甚。施一鉢飯乃得爾福。復見諦道。佛言卿從何來。荅曰。從城中來。佛言汝見尼拘陀（華言無節）樹高幾許耶。荅曰。高四五里。歲下數萬斛實。又問其枝大小。荅云。如斧子。佛言。汝語過甚。何有種一斧子。乃高四五里。歲下數十萬子。荅曰。世人共見。其實如是。佛言。地是無知。其報力尚尒。何況人是有情。歡喜持一鉢飯上佛。其福甚大。不可稱量。夫婦二人心開意解。應時即得須陀洹（譯預流道）。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舍香。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稟性賢柔。敬信三寶。每自思惟。我今此身。及諸財寶。虛偽非真。如水中月。如熱時燄。不可久保。作是念已。往詣佛前。作禮佛足。却住一面。而白佛言。我欲設供。請佛及僧。唯悉聽許。佛即然可。還歸家中。設諸餚饌。遣使白佛。食具已辦。唯聖知時。世尊。著衣持鉢。將諸比丘。往詣其家。受其供已。心懷歡喜。取一小床。在佛前坐。渴仰聞法。佛即為其種種說法。心開意解。因發誓願。以此供養善根功德。使我来世得成正覺。廣度衆生。如佛無異。發是願已。佛便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遶佛三匝。還從頂入。爾時阿難而白佛言。如来尊重。不妄有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今見此舍香長者。請設餚饌。供養佛僧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此大長者。以是供養善根功德。於未来世。九十劫中。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受快樂。最後身得成辟支佛。歸曰舍香。廣度衆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

昔毘婆尸佛。般涅槃後。法滅盡時。有一長者。名阿泼吒。家貧焦煎。復值歲歉人飢。食穀不繼。日往取薪。賣糴稗子。共家婦兒。以自供活。見一辟支佛乞食不得。請到其家。分稗子糜。躬自持施辟支。語言。汝亦飢渴。當共分噉。阿泼吒言。我曹俗人。食無時節。摶一日食。但願為受。即受食訖。感其至心。即發大願。時辟支佛還歸所止。時阿泼吒。即還入澤取薪。時見一兎。意欲捕取。以鎌遥擲。即時墮地。適欲前取。化為死人。上其背上。急抱其頭。盡力推却。不能令却。心懷恐怖。憧惶苦惱。意欲入城。共婦解却。復恐人見。今不

聽入留待日暮以衣用覆擔負往舍既到舍內自然墮地變成一聚閻浮檀金光明晃昱并照比舍展轉談之響微於王王自来看見是死人形漸欲臭即問淚吒汝見是何荅言看實是金即取少許用奉於王王見金色驚言未有問其所由何緣得此由施辟支王聞歎善即更賜與拜為大臣佛言彼阿淚吒者即我身是我於彼世以少稗糜施辟支佛緣是以来九十一劫生天人中無所乏少

昔佛住梨耆闍河邊時世尊鉢比丘鉢共在露處時有獼猴行見樹中有無蜂熟蜜来取世尊鉢諸比丘遮佛言莫遮此無惡意便持鉢取蜜奉獻世尊不受須待水淨獼猴不解佛意謂呼有蟲轉看見鉢邊有流蜜又到水邊洗鉢水瀉鉢中持還奉佛佛即受取佛受已獼猴大歡喜却行而舞墮坑命終即生三十三天

昔有梵志年百二十少小不娶妻無活活為麤澁蔬菜果為食不積財寶國王聘之不往赴意靜處無為於山藪中與禽獸相娛絕於人路山有四獸一名狐二名獼猴三名獺四名兎此之四獸日於道人所聽經說戒如是積久念諸果報皆悉訖盡後道人意欲從去四獸大愁憂情不樂共相議言我曹各行求索供養道人獼猴去至他山得甘果来以上道人願止莫去野狐行化作人求得一甕飯麨来以上道人給一月粮願止莫去兎自思念我當用何等供養便取樵以然火作炭往白道人言今我為兎請入火中作炙以身奉上道人可給一日粮便自投火中火為不然道人見兎感其仁義哀憫傷之則自止留佛言爾時梵志者今提和竭佛是爾時兎者今舍利弗是爾時野狐者今阿難是爾時水獺者今目連是也

昔恒又尸羅國有一女人至月光王捨千頭處禮無憂王所起靈廟見有狗糞見佛座前尋作是思此處清淨如何狗糞汙穢其中以手捧除香泥塗飾善業力故今此女人遍體生香如栴檀樹口中常有青蓮花香

昔佛遊至給孤獨精舍波斯匿王舍衛國王供養於佛及諸大衆眷屬祇洹園縱廣百六十里波斯匿王周遍然燈民人競看貧女難陀居無舍宅問

行路者。知波斯匿以油千斛為佛然燈。難陀自責我以何故獨貧如此。即入街里。沿家乞丐。得少雜飯。心自念言。我當賣之以為燈直。賣得一錢。貿詣油家。問女持一錢油。作何功德。難陀荅言。欲為佛然燈。主聞之。助其喜上福。不能自到。開門使前。波斯匿王聞佛此教。尋自思惟。吾於舍衛一國之尊。興起道供。豈殊我者。佛何以故不讚於我。復稱長者。須臾貧女來到佛所。然所貿燈。當佛之前。而發大願。並為一切。水佛知見。令此光明。徹於十方。幽冥惡道。悉皆休息。如是便退。至明晨朝。賢者目連。歷檢諸燈。難陀所然光。獨如故。目連即吹。吹。不能滅。便以神力。竟不能滅。心懷恐懼。佛告目連。且止。且止。神力竟不能滅。此燈非汝所能。汝以毘嵐大風。(華言迅飄猛風)不能滅。盡世界水。悉以用之。不能滅。此燈為常明設。羅漢舍利弗等。及辟支佛。神化功德。共滅此燈。不能滅也。令金翅王搏大海水。若師子王震吼奮騰。共滅此燈。終不可滅。難陀女人。以日出時。身往按行。所然燈燈。亦不滅。光不缺減。即大歡喜。稽首佛足。佛知女心。求無上道。放五色光。從口中出。佛為說法。三乘之業。授聲聞記。彼列切。光從頂入。授菩薩記。光從口入。佛之笑光。上至三十三天。皆悉通達。已便回還繞佛三匝。從口入時。阿難啓問佛言。阿難。汝見此燈。光明如是功德。轉女人身。當作男子。却後二十劫。不墮惡道。即生諸天。及金輪王。二十劫後。當得作佛。號三曼陀優訶。

昔佛在世時。有大長者。名脩羅陀。財富無數。信向道德。自誓常以朏月入日。請佛及僧。終身子孫。奉行不輟。長者亡時。囑兒勿廢。兒名毘羅陀。後日漸負。至時無以供辦。愁感不樂。佛遣目連往問云。汝父供月。欲至當設何計。荅言。唯願世尊。勿見忽棄。八日臨眄。將妻至外家。質百兩金。還辦供具。佛與千二百五十衆僧。往舍而坐。行水下食。清淨竟而還。其日夜半。諸故藏中。寶物自滿。夫婦見之。且喜且懼。恐官顧問。即往白佛。佛言。安意快眠。勿有疑難。汝之履信。不違父教。聞施慧道。亡財滿已。

昔舍衛國有一居士。亡失田宅。家人得罪。死亡都盡。唯餘一子。無復所依。子聞人說。皈佛及僧者。生忉利天。華言三十三天。乃頹飯佛僧。唯當客作。次果以

有一居士多有田宅此兒雖小多諸藝能求欲傭賃居士問汝何所能
答曰能書策文義算金銀珠貝錢財穀物答曰牟一千金錢居士曰今世飢饉乃顧五百年滿併還即使坐肆始
滿十月檢計所得已盈三倍曰止一食分更使監田比及冬藏復
三倍歲滿索金及食居士慮其便去屬託不在後謂之言急索作庶小兒
言我欲飯佛及僧居士聞之即生信心又問欲何處作答曰欲往祇洹即祇
園居士曰但住我間器燋相助小兒白佛願明日受我食佛僧默然正遏
節日諸白衣多送種種飲食衆僧受取共相謂言今日負兒竭力作會人
人皆當為之稍食及到居士舍手自行食皆云少與食遂無減負兒問僧
為食麁澀為憾我負答曰今是節日早起人送食幼乃少與家數既多遂
成飽滿負兒愁憂恐所期不果涕淚問佛佛為說法必得生天汝疾還去
負兒歡喜更行僧食隨僧意取我肆力時期盡供養今諸大德雖不能噉
隨意將去時五百客商從優那禪國來晡至道路遒迥絕粮三日入城買
食時世飢歉且天威熱都無所得商主嘆曰海中不乏大城無食宜更遍
求隨須何物負兒啼向佛時多人見之譏賈客云其舍有食即往居士家
白小兒言我等須食小兒問言有幾人答曰有五百可盡與來何須論直
至設食皆得飽滿有一大銅盂一價寄客主解衣角珠直十萬金錢置於盂
中小兒言我不貴食何忽與珠留客小住待我問佛佛言但取不妨得生
天此是花報果報在後還受寶物價貴客又問居士此城先有其甲今何所
在答曰已往又問有子孫不答曰向之施主即其子也賈客語小兒言君
父是我等師又與百千兩金以敦舊好時居士無兒唯有一女端正殊妙
求婁小兒送金百千兩居士死後波斯匿王問有兒否誰相料理答曰唯
有一女女壻當事判財物并屬女壻種拜為大臣後成佛果竟得生天
昔阿闍世王(王名華言未生怨)請佛食已佛還祇洹王與耆婆(醫師名華言
敬活)議曰佛飯已竟更復何宜耆婆言唯多然燈於是王乃勑具百斛麻膏油從宮門
然至祇洹精舍時貧窮老母見王作此功德乃更感激行乞得兩錢買膏
油膏主曰母今大貧窮乞得何不買食以自連繼用此膏為母曰我聞佛
生難值百劫一遇我幸逢佛而無供養今日見王作大功德雖實貧窮欲

然一燈作後世本。於是膏主感其至意與兩錢膏得二合。特益三合。凡得五合。毋則往當佛前然之。計此不足半夕。乃自誓言。若我後世得道如佛。膏當通夕光明。不消作禮而去。王所然燈或滅或盡。毋所然燈光明特朗殊勝。諸燈通夕不滅。膏又不盡。至明朝旦。佛告目連天今已曉。可滅諸燈。目連承教。以次滅燈。諸燈皆滅。唯毋燈三滅不盡。便舉以扇之。燈光益明。乃以威神引毘嵐風。以次吹燈。燈更甚盛。上照梵天。傍照三千世界。悉見其光。佛告目連止止。此當來佛之光明功德。非汝威神所能滅。此毋宿命供養百八十億佛已。從前佛受決。務以經法。求暇脩檀(檀華言布施)故今貧窮無有財寶。却後三十劫。當得作佛。號曰須彌燈光如來。至真等正覺世界。無有日月。人民身中。皆有大光。光明相照。如忉利天。毋聞歡喜。作禮而去。王問耆婆。我作功德。巍巍如此。佛不與我決。此毋一燈。便與授決。耆婆曰。王所作雖多。心不專一。不如毋注心於佛也。於是後時。闍王以至誠心奉獻油華。供養佛故。佛便授王決。曰却後八萬劫。名喜觀。王當為佛。佛號淨眼闍王太子名旃陀和利。時年八歲。見父受決甚大歡喜。即脫身衆寶。以散佛上。曰願淨其佛所。我作金輪王。得供養佛。如毋所願。佛言必如願。佛號梅檀。

當承續為佛。佛言必如願。佛號梅檀。

昔有一女。端正紺髮。髮與身長。國王夫人請售髮與千兩金。而不肯與。即佛歡喜。願設供養。請其父母。乞為呼之。父言。家貧無以飯之。女言。取髮直。以用供養父母。白佛願明日暫顧。微飯女割髮與王夫人。夫人知其緣急。但與五百兩金。女下。並賞食。歡喜無量。悔昔慳貪。今世貧窮。願今我後莫值此苦。見世尊金光五色照其門內。頭面著地。遶佛三匝。頭髮還復如故。佛言此女先世貧無可施。當時頭面著地作禮。後八十一劫。當生人中。此福已盡。命終。今生貧家。猶識功德。見我歡喜。福祐無量。命終當生第二忉利天上。盡天福壽。當發菩薩道心。女父母兄弟。莫不歡喜。命盡生天。

昔舍衛國內。有豪富長者。生一男兒。面首端正。天兩衆華。積滿舍內。即字此兒名弗把提(華言兒年轉大。往至佛所。心自思惟。我生處世。得值聖尊。即前白佛。唯願世尊。及與衆僧。明日屈意臨適。願家受少疏食。佛即受請。華天還至。化作寶床。遍其舍內。正設嚴飾。佛及衆僧。即坐其座。華天福德

飲食自辦。佛僧食已。廣為華天具說法要。華天聞家得須陀洹。即辭父母。求索出俗。父母聽之。佛言善來。鬚髮自墮。袈裟著身。尊脩佛教。逮得羅漢。

阿難白佛。華天何福。得如是佛言。過去有佛名毘婆尸。出現於世。度脫衆生。時諸豪族。皆悉供養。有一貧人。見僧歡喜。即於野澤。采衆草花。用散大會僧衆。佛告阿難。爾時貧人。今華天比丘是。散花之德。九十一劫。身體端正。意有所須。如念而至。

昔跋提城。有長者名文荼舉。家兇婦。必至奴婢皆大福德。長者入舍。空中雨穀。出而後止。婦取飯器。分布內外。隨取隨滿。兇捉金甕。瀉出真金。注而不竭。兇婦出來。一斛。供家一月。而亦不盡。其奴耕時。輒成七壟。其婢磨香半兩。塗家內外。亦不減盡。四方人聞。莫不來觀。及瓶沙王與天眷至。果見如是。歎服不已。長者白佛。我兇婦等。皆云已福。竟是誰力。唯願說之。佛告。

汝等共有此福。昔王舍城一織師家。因辟支佛。持鉢乞食。織師令以已飯施之。婦譏夫食。持我分與兇。至奴婢迴相讓。施辟支佛。佛言。汝等皆以已捨分與我。善心為畢。可共滅與。汝食不減。我亦得足。入滅一匙。平滿彼鉢。辟支受施。神變而去。彼等命終。生六欲天。展轉七反。餘福生此。織師眷屬。今汝等是。

昔有童子數人。共戲道中。遇佛。一人作禮。手中有五粒豆。上佛四粒。入鉢。一粒墮地。佛言。令汝世世得福。童子命終。即生天上。後八十世。復得為轉輪王。

昔佛在世時。佛大弟子大目揵連。（佛弟子名。華言采菽氏。）乘通往忉利天上。入帝釋園遊行觀看。見一天女。形貌端正。光明照耀。與衆超絶。目連見已。即問天女。汝本前身種何福緣。今受此報。奇妙無量。天女答曰。我本前身時。作瓶沙王宮中使人。時王宮中。有佛精舍。我時夜入見佛塔中。暗無光明。我即然燈著精舍中。由是因緣。今受此身。光明殊妙。天堂受福。快樂無極。

宋會稽人安千載。仕於江陵。家門奉佛。夜有扣門者。出見十餘人。著赤衣。運財積門內。云使作佛圖。（即佛寺也。）忽無所見。明至他家。齋食上。得一舍利。（華言堅固。）紫金色。椎打不碎。以水浴之。光明照發。便自舉敬。常有異香。後出欲禮。忽而失之。尋覓備至。半日而復。時臨川王鎮江陵。聞而迎之。雜光閒出。從

史沙門咸見不同王捧水器呪曰云云。輒應聲光出。夜見百餘人遶舍利屋燒香持華如佛出狀。及明人及舍利俱失。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至一巷中。有一婦女抱一小兒。在巷坐地。時彼小兒。遥見世尊。心懷歡喜。從母索華。母即與買。小兒得已。持詣佛所。散於佛上。於虛空中變成華蓋。隨佛行住。小兒見已。甚大歡喜。發大誓願。以此供養善根功德。使我来世得成正覺。廣度衆生。如佛無異。爾時世尊。見此小兒發是願已。佛即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遶佛三匝。還從頂入。爾時阿難前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今見此小兒。以華散我。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此小兒者。以華散我於未来世。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受快樂。過三阿僧祇劫。成佛。號曰華盛。廣度衆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

昔佛在王舍城遮蘭陀（討名。華竹林。時彼國中有一商主。名曰浮娑。將諸商客。入大海中。采其珠寶。其婦少壯。容顏可觀。憶望其夫。晝夜愁念。速得還家。即便往詣那羅延（遮言鎖力士）天所。而作呪言。天若有神。不違人願。使我夫主安隱速還。我今當作金銀瓔珞以報天恩。作是誓已。未經幾時。果如其願。安隱還家。甚懷歡喜。即造金銀瓔珞環釧。將諸侍從。往詣天祠。路值如來。將諸比丘。入王舍城。時彼女人。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欲以金銀瓔珞。擲散佛上。其從語言。此非那羅延天。遮而不聽。時彼婦女。不從其教。即以瓔珞擲散佛上。於虛空中。變成寶蓋。隨佛行住。見是變已。深生信敬。五體投地。發大誓願。我今以此散佛瓔珞。善根功德。使我来世得成正覺。廣度衆生。如佛無異。發是願已。佛即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遶佛三匝。還從頂入。爾時阿難。前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於今者。見此婦女。以金銀瓔珞散我上不。阿難白佛。唯然已見。此婦女者。於未来世。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受諸快樂。過三十劫。成佛。號曰金輪瓔珞。廣度衆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

昔佛在世時。諸弟子中。德各不同。如舍利弗智慧第一。大目連神通第一。

如阿那律佛弟子名。天眼第一。能見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微細無礙不覩
阿難見已。而白佛言。此阿那律。宿有何業。天眼乃爾。佛告阿難。乃往過去
九十一劫。毘婆尸佛入涅槃後。此人爾時身行刼賊。入佛塔中。欲盜塔物。
時佛塔中。佛前然燈。其燈欲滅。賊即以新正燈使明。見佛威光。嘗然毛豎
即自念言。他人尚能捨物求福。我云何盜。便捨而去。緣正燈炷。福德因緣。
從是以來。九十一劫。恒生善處。漸捨諸惡。福祐日增。今得值我。出家脩道。
得阿羅漢(四果名華言應供)。於衆人中。天眼徹視。最為第一。何況有人。至心割捨。
然燈佛前。所獲福德。難可稱量。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提婆達多。極大愚癡。憯慢疾妬。教阿闍
世王。立非法制。擊鼓唱令。不聽民衆。賚持供養。詣耆闍崛山(華言鷲峯)。時
彼城中。有信佛者。聞是制限。憂愁涕泣。悲感懊惱。感天宮殿。動搖不安。時
天帝釋。作是念言。我此宮殿。有何因緣。如是動搖。尋自觀察。見阿闍世王。
立非法制。令彼城人憂愁涕泣。感我宮殿。動搖如是。尋即來下。高聲唱言。
我今自當供養佛僧。作是唱已。即往佛所。前禮佛足。長跪請佛。唯願世尊。
及比丘僧。盡其形壽。受我供養。佛不然可。復白佛言。若不受我。終身供養。
當受五年。佛亦不許。復白佛言。若不受五年。當受五月。佛亦不許。復白
佛言。若不受五月。當受五日。佛即然可。尋變迦蘭陀竹林如毘闍耶殿(即天宮殿)
世王在高樓上。遙見迦蘭陀竹林。猶天宮殿。天酥陀食。盛以金器。與諸天衆。手自斟酌。供養佛僧。時阿闍
釋與諸天衆。手自斟酌。供養佛僧。時阿闍世王覩斯事已。即自悔責。極大
瞋恚。罵提婆達多。汝是癡人。云何教我橫加非法。向於世尊作是語已。即
於佛所。深生信敬。時諸群臣。前白王言。願王今日改先制限。令諸民衆得
見如來。隨意供養。尋勑司官。擊鼓唱令。自今以去。聽諸民衆。設諸餚饍。供
養佛已。爾時世尊。即便為其說種種法。心開意解。有得須陀洹(初果華言預流)者。
斯陀含(二果華言一來)者。阿那含(三果華言不來)者。乃至證於無上菩提心者。(華言道心)
昔有一女人。妊身數月。見佛及僧。願我生子。以後出家為沙門及生子後。
愛念既隆。不遂宿心。子年七歲。意忽還悟。作二人食。及三法衣。持鉢將子。
行詣佛所。白佛言。願哀我子。使為沙門。今後得道。身形如佛。佛即聽之。母

以水灌消洗其兒應時九龍從瓶中出吐水灌兒澡訖殘水散兒頭上於頭上下變成華蓋寶帳交絡并師子座上有諸佛佛時微笑出五色光照十億剎還繞佛身從兒頂入母即前行以飯上佛并食其子子發無上平等道意十億佛剎六反震動皆自然現佛以母分飯佛及諸比丘皆等飽足其飯如故母即懽喜及諸天人得阿惟越致(華言不退轉)時兒墮髮成為沙門立不退轉我身是也。

宋太原王琰年在幼稚於交阯賢法師所受五戒以觀音金像令供養。遂奉還楊都寄南澗寺。琰晝寢忽夢像立于座隅意甚異之。即馳迎還其夕南澗果失像十餘。盜毀鑄錢觀音像獨得免大明七年秋夕像放光照三尺許。金輝映奪。合家同覩。後以此像寄多寶寺。琰適荊楚。垂將十載不知像處。及還楊都。夢在殿東衆小像內的的分明。詰旦造寺。如夢便獲。時建元元年七月十三日也。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豪富長者皆共聚集。諧泉水上。作娼妓樂而自娛樂。為婆羅華會。(婆羅樹冬夏色不改。華言堅固。)時彼會中。遺於一人詣林樹間采婆羅華。作諸華鬘。時衆華人還來會所。路見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以所采華散佛世尊。於是而去。還復上樹更欲采華。值樹枝折。墮命終生忉利天。

昔婆竭羅(華言龍)海龍王女年始八歲。有一寶珠價直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即受之。忽然之間變成男子。具菩薩行。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成等正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普為十方一切衆生演說妙法。

昔有婆羅門問婦言家中有餅具否。欲隨伴供養。曇曇沙門。婦言有。即作餅持去。遇國王大臣。利利婆羅門十八聚落主在座。婆羅門不敢前。念言佛是一切智者。應知我心。佛(遥)(知)來。(遥)(知)來問器中何等。荅曰是餅。佛言可行。與衆僧荅。少不能遍。但與人行一番。猶故不減。乃至三遍。尚不損耗。佛知其心。隨從說法。得須陀洹道。

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諸人民各自莊嚴。作唱伎樂。出城遊戲。至城門中。遇值佛僧入城乞食。諸人見佛。歡喜禮拜。即作伎樂。供養佛僧。緣此功德。於未來

世一百劫中不墮惡道天上人中最受快樂過百劫後成辟支佛皆同一號名曰妙聲以是因緣若人作樂供養三寶所得功德無量無邊不可思議。

昔有婆羅門奉祀外道其婦事佛語其壻言聽我與佛作婢懸繒旛蓋燒香然燈壻不聽之作一旛懸於屋內晨夕向禮壻殺牛羊呼師解事師到其門語言卿舍有佛旛蓋我不敢進即入問婦婦即報河心至感神河水為竭自然有七寶華蓋其上壻見斯瑞知佛可尊即捨外道奉事大法。

唐贈工部尚書邢曹進至德以來河朔之健將也守職魏郡因為田承嗣所縶曾因討叛飛矢中目左右與之拔箭而鏃留于骨微露其末焉即以鐵鉗遣有力者拔而出之其鏃堅然不可動曹進痛楚計無所施妻娶輩但為廣脩佛事用希慈蔭不數日則以索縛身而復命出之而特牢如故曹進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晝寢夢見胡僧入于庭中曹進則以所苦訴之胡僧久而謂曰能以米汁注其中當自愈矣及寤言於醫工醫工曰。

米汁即泔豈宜愈瘡哉遂令廣詢于人莫有諭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乞食因遽召入而曹進中堂遥見乃昨之所夢者矣而延之脩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餬當知其神驗也曹進遂悟餬為米汁況所見復肖夢中則取之如法傅之應手清涼頓覺酸疼既夜其瘡稍癒即令如前扶之鉗纔及臉鍼已突然而出後傳藥不旬日而差矣吁佛之感應奇謂顯灼矣。

梁武帝夢僧告之曰六道四生受大苦惱何不為作水陸大齋而救拔之帝扣諸沙門寶誌曰寧經必有因緣帝取佛經躬自披覽創造儀文三年乃成於夜捧儀文停燭白佛曰若此文理協聖凡願拜起時此燈自明或儀式未詳燈暗如故言訖投地一禮燈燭皆明至是二月十五日於鎮江金山寺依儀脩設帝臨地席諮祐律師宣文利洽幽明至今遵行焉。

宋鄂渚王嬪常買紙錢作寄庫分僕李大代書押嬪亡忽李大得疾仆地三日甦云為陰府逮捕至庫所令認押字此我代主母押字也引見坐嫩官問答如初但追證此事可令回將去嬪至大喜曰荷汝來我寄庫錢方

有歸也今人好營預備寧庫者當以徃生經為據
宋范陽盧蔚弱冠舉進士有日者言其年壽不永常宜備藥本命以增年
祿蔚素崇香火勤於脩醮未嘗輟焉年二十五寢疾於東都逾月益困忽
夢為親友所招出門乘馬其行極速疑為冥司所攝有一人乘馬奔來所
在留滯必為撝解遮救言旨懇切及到所司此人又懇為請託因得却還
部署行里如親吏焉所還道中見兵士數千紛頗疑懼此人曰此皆他日
郎君所主兵士也將至所居自後垣乘虛而入徑及庭中有門旗麾鎗武
器之屬此人曰他日當用之痊於兩階之下將別去蔚曰素未相識何憂
勤之甚也荅曰吾乃本命神郎君為冥官所召大限欲及其已於天司奏
陳必及中壽疾亦就痊無以為憂也遂辭去蔚之疾尋愈其後策名拿貶
亦享中年除宿州刺史角橋都知兵馬指揮使不到任死以其痊武器門
旗故也

唐公孫璨雍州高陵人武德二年為華州司馬年四十餘沉荒酒色常令
家童漁釣七獵恣殺物命甘其口腹忽夢千餘人持刀劒弓矢入其家捨
璨殺之璨流汗驚懼曰成遍身瘡疾其瘡皆有口舌日夜楚痛求死不得
璨表兄華陰令賈宣古見其疾驚曰未嘗見有此瘡當是殺生太多宿業
所致嘗聞華山道士姚得一多記神方可使人往問之璨遂令其長子到
華山具述所疾涕泣求救得一曰此疾是殺生害命衆冤所為可脩黃籙
大齋懺悔宿冤疾冀可愈其子以此告璨便脩黃籙道場七日至第五日
璨夢青童二人引至一處門闕宏麗有如府署良久天上有黃光如日直
照地司其門大開即見魚鱉鳥獸豬羊牛馬奇形異狀者千百頭從門中
出乘此黃光旋化為人逡巡化盡青童曰此是汝之所殺冤魂今天符既
下乘功德力託生為人沒罪已除瘡疾亦愈旬日之間璨疾果愈遂入華
山禮謝姚尊師將歸得一耿一卷仙經擲之展於崖上化為一橋二青龍
負之放五色光其明如晝璨與僕登橋而行須臾到家璨後脩道入華山
不知所之

唐太尉中書令南康王韋皐節制成都於萬里橋隔江創置新南市開拓
通街誤發墳墓水之南岸人逾萬戶鄽閈樓閣連屬宏麗為一時之盛然

刺史有缺路遲疑多時未欲注擬忽下筆與署黃州刺史亦總不知勅下之後方復醒悟乃歎曰此天道也豈人力可爭乎約將赴任妻亦隨之發日及上官日皆其妻所擇到任旬日妻謂約曰我人間世限盡與君生死之決所以未去者為天司與一主持處日限未即赴任又以平生過咎未得原免今居官之際苟為作少功德也約問要何功德妻曰請脩黃籙道場三日約素不好道意甚疑之問何故須脩黃籙齋為急約聞其語乃脩法物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其兒女復為神明無幽無顯無小無大皆屬道法所制如人間萬國遵奉帝王爾黃籙齋者濟拔存亡消釋冤結懺謝罪犯名命神明無所不可上告天地拜表陳詞如世間表奏帝王即降明勅上天有命萬神奉行天符下時先有黃光如日出之象照地徹中一切苦惱俱得停歇救濟拔贖功德極速故須脩黃籙齋為急約聞其語乃脩法物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其兒女復為妻氏於紫極宮別脩一壇亦三日三夜齋時妻於壇前設位奉香觀聽法事既畢謂約曰此官二十九箇月即當除替授金吾小將軍但勤心奉公濟邺貧窮矜憫孤獨疎薄財貨重人性命哀矜刑獄崇奉大道清淨守心奉公

法令嚴則人多驚悸投礫擲石鬼哭嗚咽其喪失墳壟平剗無所告訴故為虛耗之鬼焉居既不安市亦不甚完葺後韋公知之請道流黃籙道場精誠懺謝至第三日鬼哭之聲頓息居人亦安韋公夢神人曰所營南市開發墳壟使幽鬼之類失其所居喪其骸骨相與悲怨然於野之災賴黃籙之功為其遷拔上帝勅窮魂三萬餘輩皆乘此福託生諸方居人自此安矣勿復為憂也公深異之自置黃籙記立於真符觀

唐李約者咸通十二年為諸衛小將軍妻王氏死已逾年忽現形還家約勒大小幹當家事言語歷歷一如平生初一家甚驚及旬月後亦以為常矣約罷官二年力甚困闕頻入中書見宰相求官未有成命妻忽謂約曰人間命官須得天符先下然後受官近見陰司文字五月二十五日方得符下必受黃州刺史可用二十三日入中書求官時相侍中路巖性甚強既早聞其妻現形之事又聞二十五日必除刺史適會其日路公知印因會語之際已與諸廳有約云李約妖妄之言固不可聽某已斷意未與除官矣至二十五日路公知印黃州

勿食珠鮮。勿衣華美。即為上矣。勿以欠負而貪財帛。人生各有定分。勉之思之。此去授一職任足以自安。無以眷屬為念也。長子後宰明昌。來在道卿。仲子一尉不足榮貴。小子當令入道。以奉香火。十年之內。四海多事。善自保焉。言訖不復影響。約更焚香慶請。竟無言矣。後三子及約官任皆如其言。

唐京兆杜鵬舉。相國鴻漸之兄也。其父年長無子。歷禱神祇。乃生鵬舉。二歲間。終年多疾。十歲猶尪劣怯懦。父母常以為憂。太白山道士過其家。號陰陽休咎之事。因以鵬舉甲子問之。道士曰。此子年壽不過十八歲。父母大驚曰。年長無子。唯此一兒。將以紹續祭祀。如其不永。杜氏之鬼神將有若敖之餒乎。相視洒涕。請其攘護之法。道士曰。我有司命延生之術。但勤而行之。三年之外。不獨保此一兒。更當有興門族。居大位者。父母拜而請之。因授以醮南斗延生之訣。使五月五日依法祈醮。然後每日所食。別設一分。若待賓客。雖常饌亦可設之。如是一年。當有嘉應。父母勤奉無缺。致醮之夕。有物如流星墜席中。一年之外。愈頑嚚不慧。其門留

連輿語吏曰。主人每日常饌。亦設位致饗。何所求也。吏以前事白之。吏曰。司命知君竭誠。明年復當有一子。此之二子。皆保眉壽。其名有一鳥傍。向下懸identical者。當居重任。其一有水傍者。必為相國。所食自此無煩致享。明年果生次子。兄弟皆充盛無疾。自是兄名鵬舉。終安州都督。第名鴻漸。為相國。西川節度使。並壽踰九十。終身無疾。

晉巢州周回二百餘里。為洪水所隔。改巢源為焦湖。中存聖女山。特封焦婆。靈顯聖母。後為風浪四起。漂溺舟船。官民秖以恩顧。祈請聖母而已。其風濤凶猛轉惡。有行醫老母。在西晉城進狀。稱是焦湖植利之家。為見焦湖風浪傷溺人船。官司惟禱於聖母。殊不知聖母本塵俗人秖。因戍設疏食。遇真武獻水清淨。發聖為巢水土地。蒙國家改名焦湖。封靈顯夫人。天地之恩。尚未能報。何為却興風浪為害。蓋是舊日巢民報償水族。況相執。孑無解脫。所以造作毒風惡浪。競傷人船。迴相報對。如是消伏。是真武可以救此。言訖忽然不見。晉朝看詳投狀老母。乃是焦湖聖母化身。來說。當急速依應行遣。尋差使并道士同往

勿食珍鮮。勿衣華美。即為上矣。勿以久貧而貪財帛。人生各有定分。勉之思之。此去授一職任足以自安。無以眷屬為念也。長子後宰明昌。亦在道卿。仲子一尉不足榮貴。小子當令入道。以奉香火。十年之內。四海多事。善自保焉。言訖不復影響。約更焚香慶請。竟無言矣。後三子及約官任皆如其言。

唐京兆杜鵬舉。相國鴻漸之兄也。其父年長無子。歷禱神祇。乃生鵬舉。三歲間終年多疾。十歲猶尪劣。怯懦。父母常以為憂。太白山道士過其家。號陰陽休咎之事。因以鵬舉甲子問之。道士曰。此子年壽不過十八歲。父母大驚曰。年長無子。唯此一兒。將以紹續祭祀。如其不永。杜氏之鬼神將有若敖之餒乎。相視洒涕。請其禳護之法。道士曰。我有同命延生之術。但勤而行之。三年之外。不獨保此一兒。更當有冀門族。居大位者。父母拜而請之。因授以醮南斗延生之訣。使五月五日依法祈醮。然後每日所食。別設一分。若待賓客。雖常饌亦可設之。如是一年。當有嘉應。父母勤奉無缺。致醮之夕。有物如流星墜席中。一年之外。愈頑青衣吏二人過慰其門。留連與語。吏曰。主人每日常饌。亦設位致饗。何所求也。具以前事白之。吏曰。司命知君竭誠。明年復當有一子。此之二子皆保眉壽。其名有一鳥傍。向下懸鐵者。當居重任。其一有水傍者。必為相國。所食自此無煩致享。明年果生次子。兄弟皆充盛無疾。自是兄名鵬舉。終安州都督。弟名鴻漸。為相國。西川節度使。並壽踰九十。終身無疾。

晉巢州周回二百餘里。為洪水所陷。改巢源為焦湖。中存聖女山。特封焦婆。歸靈顯聖毋。後為風浪四起。漂溺舟船。官民秖以恩顧祈請聖毋而已。其風濤凶猛轉惡。有行醫老毋。在西晉城進狀。稱是焦湖植利之家。為見焦湖風浪傷溺人船。官司惟禱於聖毋。殊不知聖毋本塵俗人秖。因戒殺蔬食。遏真武獻水清淨。發聖為巢水土地。蒙國家改名焦湖。封婦靈顯夫人。此天地之恩。尚未能報。何為却興風浪為害。蓋是舊日巢民報償水族。兇惡相執。卒無解脫。所以造作毒風惡浪。競傷人船。迤相報對。如是消伏。是真武可以救此。言訖忽然不見。晉朝看詳投狀老毋。乃是焦[illegible]聖毋化身來說。當急速依應行遣。尋差使并道士同往[illegible]

息使命欲回忽於雲霧中現待吏曰臣是中岑直符受真武將軍差報家焦湖波濤是巢州殺害龜鼈酬償寃孽不能解脫致興妖禍今朝天初平安已蒙真武面奏北極因朝三清得玉皇勅旨并降吉祥甘露已焦湖惡報寃鬼與水族等解結洗滌並送東嶽泰山府及地府冥司係名收錄量度輕重報盡受生焦湖今得平息直符遂退時晉朝再遣使降香遠詣於聖女山報謝天地仍就山建真武殿祈賜為願并加贈靈顯順聖之號

宋范文正公仲淹通判陳州日郡守為母疾請道士拜章伏地久而不動久捫其軀則僵矣直至五更方起謂守曰得太上旨太夫人壽有六年所苦勿慮公詰其伏地甚久之故道士曰上章罷將回適會張明年進士榜群仙聚觀壅隘欲出不能是以久公疑其妄曰法師嘗見榜否曰是何不見復問曰狀元是誰曰姓王名上是拱字下一字墨塗之又注一字於傍天門高望之不可辨明年果王拱壽作大鬼御筆改為拱辰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夏安居竟將諸比丘欲行遊他國時須達長者白波斯匿王言我等今者久不見佛願王今者脩善遣使往請世尊來詣此間而共供養時彼波斯匿王聞是語已尋即遣使往請世尊久不奉覲唯垂哀愍來受我請爾時如來即便然可使者還馳啓白王言世尊許可王勑使者莊嚴車乘與彼使者往迎世尊願垂哀愍可乘此車受彼王請時佛告曰我有六通之神足七覺之華鬘八聖之道分五御之安車是戒神足不須汝車時彼使者懇勤三請唯願矜愍莫用神足願乘此車受彼王請爾時世尊愍其使者即便上車以神通力令彼車乘屣而行至王舍城受彼王請時彼使者即於其夜而取命終生忉利天

宋揚州江都縣白砂村吳元嗣家豪積善每秋冬間醮賽三晝夜中下晝神道憑師巫賽願其天曹仍請法籙道士醮賽將及數年忽於醮日有二十餘人遊化求齋元嗣留齋畢因問從甚處來作何營業內一人答云我等住無間天來從無間路來本業無間所營去從無間道去今日特知此處有祈天之會故來赴其醮獻言訖二十餘人盡化為雲霧不見內一位請

肯上留下花紋金縷皂紗短袖背子一領極有奇異已悉天真降臨留此
天衣顯其聖驗遂用綢絲帕裹藏匣內永為家傳供養繞過逐月真武下
降日其衣隱隱有光芒元嗣子孫皆壽後揚州依禀朝旨括責老人合甚
聖節宴席惟元嗣家子孫壽年八九十百歲以上兄弟八人內吳琬壽過
一百歲康健視聽不衰州府問勞擾稱翁父元嗣在日義聚不分酺祭
因依及賫到真武皂背為驗時太傅陳郯平守揚州備錄申奏續蒙指揮
特賜吳琬立為義門除授本州攝長吏仍令於大門置義順土臺二所立
華表鶴柱旌表門閭并收真武遺迹衣袍是鎮家顯聖之物不得損毀
宋武功大夫閻門宣贊舍人黃順為江東兵馬鈐轄紹興二十二年正月
秩滿將歸弋陽過池州值雪少留郡守假以教授廨舍遇舊同官趙士遏
趙訝其顏色青黑而欻不已語言動作非復如疇昔時從容問所苦黃愀
然久之曰吾家不幸相傳瘵疾緣是殞人（名也世世有之）自半年來此證已
萌芽吾次子沅亦然孤弱死矣遂悲傷不已趙曰每聞此疾可畏間亦有
愈者而不能絕其本根吾能以太上法籙治之但慮人不知道因循喪軀
公累生信心試為公驗於是焚香書符以授黃及沅使吞之吞未久遍手
指內外皆生黃毛長寸餘趙曰疾深矣猶復遷延當生黑毛則不能救療
今猶可為也於是擇日別書符牒城隍申東嶽奏上帝記令黃君沅歸寓
舍之西偏小室紙糊其中實石灰于壁下設大油鼎一枚父子著白衣閉
門對床坐吞符訖命數童男秉燭注視有頃兩人身中飛出黑花蟬蛾四
五壁間別有蟲作聲而出或如羔蜋如蜘蛛大小凡三十六悉投沸鼎中
臭不可聞欻猶未止繼一蟲細如絲髮蜿蜒而行入于童袖問急捕得
亦投鼎中便覺四體豁然了無患苦黃氏舉室嘆異知其靈驗默禱于天
願為先世因此疾致死者作九幽大醮拔度之未醮數日黃之妻夢先亡
斗餘人內有衣皂小團花衫者持素黃箓白簡來禀謝曰汝救我則我救
汝妻覺以告夫黃泣曰衣小花衫者吾父也吾父死於兵戈中衣服不備
但得一衫以斂夢中所見者真是矣遂以二月朔設醮於天慶觀是夕陰
雲四垂雨意欲作中夜隱隱聞雷聲所供聖位茶皆如白乳道衆恐雨作
不能焚詞既而至五鼓醮事畢雨乃大至黃氏歷世惡疾自此而愈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六

嘉言

(十四)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祐。

(十五)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信心念佛。是人善根福報無盡。○唯有修行但念阿彌陀佛。○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極樂國土。○修淨業者得生西方極樂國土。○若衆生心憶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

(十六)有諸衆生作是念言九夫應元當普化夫尊使稱名者感得如意。○朝禮上聖福慶九祖長保三光天地同年。

感應

僧惠要居廬山三十年。迹不入俗。雖以淨土克勤于念澄心繫想聖相洗厚不言。經三十年。忽七月晚夕於般若臺之東龕方丞定起見阿彌陀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身光大滿虛空圓光之中。有諸化佛無常無我之音。佛告之曰我以今十四支。流注上下演說苦空無

…後七日當生我國師書語法淨志實白吾始信…
…復見之吾生淨土必矣又曰七日之期斯為滿矣至期…

…十二年八月六日也。

…良觀中見西河綽禪師九品道場講誦觀經。大喜曰此真入…
…津東修餘行業。迂僻難成唯此觀門速超生死於是勤篤精苦晝夜…
…至京師擊發四部。每入室互跪念佛。非力竭不休。雖時寒氷亦須…
…法則為人演說淨土法門。三十餘年不輟晝臥。般舟行道方等禮佛…
…藏無毫不犯。好食送厨粗惡自奉。乳酪醍醐皆不經口。凡有嚫施用…
…偏隨陀經十萬卷。畫淨土變相三百壁。壞寺廢塔所至修營。然燈續明常…
…年不絕。三衣瓶鉢。不使人持。行不共衆。恐談世事。長安道俗傳授淨土法…
…門者不可勝數。從其化者至有誦彌陀經十萬至五十萬卷者。念佛日課…
…萬聲至十萬聲者。或得入念佛三昧往生淨土者。莫能紀述。或問念佛生…
…淨土耶。師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乃自念一聲。有一光明從其口出。十至…
…於百。光亦如之。其勸倡曰。漸漸鷄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假饒金玉滿堂…
…豈免衰殘老病。任是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唯有徑路修行。但念時時…
…陀佛。忽謂人曰。此身可厭。吾將西歸。勤懇不懈。衡州雲峰寺慈忍戒之為時…
…助我令我不失正念。得生安養。言已遂化。

唐僧法照蚤從釋教精意念佛。嘗於…
所宗嘗於僧堂食鉢中觀五色雲中有梵刹當東北有山洞石門復見…
寺。金書其題曰。大聖竹林寺。他日復於鉢中見雲中數寺。池臺樓觀…
薩衆雜處其中。師以所見訪問知識。有嘉延暈暉二僧曰。聖神變化不…
情測若論山川西勢。乃五臺耳。四年師於郡之湖東寺開五會念佛感…
雲彌覆雲中樓閣觀阿彌陀佛及二菩薩身滿虛空有數梵僧執錫行…
復見老人謂曰。汝先發願於金色界禮觀大僧。今何郵止。師遂與同…
詣五臺見寺南有光。及隨至佛光寺。如鉢中所見。東北五里東有大…
山有澗。澗北石門旁二青衣一褊善財一褊難陀引師入門北行見…
樓觀。金榜題曰大聖竹林寺。寺方二十里。一百院皆有金色…
衲入謁。堂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踞獅子座。為衆說法…

師於二菩薩前作禮問曰未代凡夫未審修何法門得生淨土師告曰諸佛無如念佛阿彌陀佛頓力難思汝當繫念決取往生前二大士同舒臂以摩其頂與之記曰汝以念力故畢竟證無上覺文殊復曰汝可往諸菩薩院巡禮承教師歷請教授至七寶園復回至大聖前作禮辭退二青衣送至門外師復作禮舉頭俱失復與五十僧往金剛窟夜半見佛陀波利謂之曰汝等大聖處忽覩衆寶宮殿文殊普賢及萬菩薩佛陀波利師方作禮舉首即失夜於巖際見寺東岩壑有五枝燈師曰欲分百燈既而如願復曰頃分千燈數亦如之光徧山谷又前詣金剛窟夜半見佛陀波利引之入寺後復於華嚴院念二大士記我往生乃一心念佛忽見波利謂之曰汝等臺已生後三年華開矣汝見竹林諸寺既畢謂衆曰吾事畢矣數日別衆坐逝

石為圖於見處建竹林寺既畢謂衆曰吾事畢矣數日別衆坐逝

唐僧少康法師結雲周氏子生好念佛自少出家年十五通法華楞嚴等五部尋往曾稽嘉祥寺學究律部後詣上元龍興聽華嚴瑜伽諸論貞元初往洛下白馬寺見殿中文集放光探之乃善導和尚化導文師曰若於淨土有緣當更放光言已光復閃爍師曰扣石可磨我願無易遂至長安光明寺善導和尚影堂大陳薦南像見遺像升空而謂之曰汝依吾教廣化有情他日功成必生安養師聞佛音如有所證乃南適江陵路逢僧曰汝欲化人當往新定言訖而隱師既入郡人無識者乃乞錢誘小兒曰阿彌陀佛是汝導師念佛一聲與汝一錢兒務錢者隨聲念之月餘孩孺念佛覓錢者衆師乃曰能念佛十聲與一錢如此一年無少長貴賤見師者稱阿彌陀佛念佛之聲盈滿道路十年乃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築壇三級集衆行道師每升座高聲唱佛衆見一佛從口而出連唱十聲則見十佛師曰汝見佛者決得往生時衆數千有不見者嗚呼自責愈加精進二十一年十月三日屬累道俗當於淨土起忻樂心於閻浮提起厭離心汝等好住勿放異光數道而逝郡人為建塔於其右

曹此時能見光明真我弟子遂放異光數道而逝郡人為建塔於其右

宋房翥纂亡入冥府王曰據善簿君曾勸一老人念佛後已得生淨土其緣此福亦合得生翥曰尚欲誦金剛經萬卷既而放還後率僧其類

果相不違先記

東廬山之風謀結蓮社。以西湖天下之勝遊。乃樂嘉遯。以無量壽佛往生之仰止。乃刻其像。以華嚴淨行之名。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端坐念佛。有頃。屬纊。唱云佛來也。泊然而化。衆見地色皆金。移時方沒。

宋唐州泌陽尉李玨平素念佛。遇北虜入寇。挾一僕單騎走夜。居道旁空舍。聞車過聲。遣僕問。唐州賊何在。見車中人長丈餘。面藍色。驚而返。玨即乘馬追及之。前致敬曰。玨避寇至此。敢問車中何所載。其人曰。此京西遣翔死人名字。天曹定籍。汝是李玨亦其數也。玨大怖。告曰。何法可免。願賜指教。人曰。能旦旦念摩利支天菩薩七百徧。向虛空回向天曹。聖賢則死籍可銷。可免兵戈之厄。玨方拜謝。驅車者疾馳而去。自是不輟誦持。轉以教人。皆得免難。

宋僧道生鉅鹿人。魏氏子。生好念佛。精心求道。徑空法汰。出家。披對經誥。一覽能誦。年在志學。便登講席。吐納明辯。雖風望莫敢酬抗。初依廬山。嘗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乃與僧叡慧嚴慧觀等。遊學長安。從羅什受業。聞中僧徒咸仰神悟。嘗喟然嘆曰。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文。鮮通圓義。若忘筌得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精練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報。及頓悟成佛義。又著二諦論。佛性常有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並籠罩舊說。妙有淵旨。守文之徒。嫌嫉競起。師又以法顯三藏所翻泥洹經本。先至六卷成文。經云。除一闡提。皆有佛性。師云。夫稟質二儀。皆有涅槃正因。闡提含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蓋是經未來未盡耳。乃唱闡提之人。皆得成佛。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舊學僧黨。以為背經。遂顯大衆。擯而遣之。師正容揖曰。若我所說背經。當見身屬疾。若與實相不背。願舍壽之日。踏獅子座。遂拂衣而行。及後大經至。聖行品云。一闡提人。雖復斷善。猶有佛性。於是諸師皆為媿服。師被擯南還。至虎丘山。聚石為徒。講涅槃經。闡提處。則說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群石皆為點頭。時人學者。雲集。忽雷震青園佛殿。有龍升天。因改寺曰龍光。師於寺請廁。有神人復投廬山預蓮社。公之還。都止青霞寺。說涅槃律傳於世。既而辭衆。復投廬山。預蓮社。公之還。都止青霞寺。說涅槃律傳於世。既而辭衆。

大人。沙門謂御地筵。食至良久。衆疑過中。帝曰。始可中耳。生乃曰。貧衲夫始言中。尚得非中。遂舉箸而食。衆從之。莫不嘆其機辯。時王弘。范泰。顏延之並挹敬風猷。相從問道。元嘉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於廬山升座說法。將畢。衆見廬尾紛然墮地。隱几而化。宛若入定。諸師問之。益信有證。

宋僧道敬。琅琊王氏。祖凝之。剌江州。遂從遠公出家。年十七。博通經論。日記萬言。每歎戒律終身難全。顧淨六根。但稟一戒。以為得度之要。遠公知其堅正。許之。篤志念佛。蚤夜弗替。遠公歸寂。乃入若耶山。永初元年。謂衆曰。先師見命。吾其行矣。即端坐唱佛而化。衆見光明滿室。弥時方滅。春秋五十一。

曹劉程之。字仲思。號遺民。彭城人。濮楚元王之後。妙善老莊。旁通百氏。少於事每以孝聞。自負其才。不干時俗。初解褐為府參軍。謝安劉裕嘉其賢。相推薦。皆力辭。性好佛理。乃與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詮。畢顗之等。同采廬山遠公謂曰。諸君之來。豈宜忘淨土之遊乎。程之乃鐫石為誓文。以志其事。遂於西林澗北別立禪坊。晝夜道安。貫精研玄理。兼持禁戒。宗張等咸嘆仰之。皆貽書關中與什肇。揚確經義。著念佛三昧詩。以見專誦坐禪之意。始涉半載。即於定中見佛光照地。皆作金色。居十五年。於正念佛中見阿彌陀佛玉毫光照垂手慰接程之曰。安得如来為我摩頂。覆我以衣。俄而佛為摩頂。引袈裟以披之。他日念佛。又見入七寶池。蓮花青白。其水湛湛。有人項有圓光。胸出卍字。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程之飲水甘美。及寢。覺異香發於毛孔。乃自謂曰。吾淨土之緣至矣。復請僧轉法華經。近數百徧。後時廬阜諸僧畢集。程之對像焚香再拜而祝曰。我以釋迦遺教故。知有阿彌陀佛。此香先當供養釋迦牟尼如来。次供阿彌陀佛。復次供妙法蓮華經。所以得生淨土。由此經功德。願命一切有情。俱生淨土。即與衆別。即床上面西。合手而化。

昔有婦人甚事佛。其夫不信。婦白壻曰。人命無常。可修福德。壻無心聽情。即復白壻。欲懸一鈴。安著戶上。君出入時。振鈴作聲。稱南無佛。壻曰。善。如是經久。其壻命終。獄卒又之擲鑊湯中。又振鑊作音聲。謂是鈴聲。

無佛獄官聞之此人奉佛放令出去得生人中

宋蒼濟之尚容人稚川後也妻同郡紀氏體貌閑雅甚有婦德濟之世事仙學紀氏亦同而心樂佛法常存誠念佛不替元嘉十三年方在機織忽覺雲日開朗空中清明因投釋筐梭仰望四表見西方有如來真形及寶蓋旛幢敞映天漢心獨喜曰經說無量壽佛即此者耶便面佛作禮濟之驚其如此仍起就之紀援濟手指示佛所濟之亦見半身及諸幡蓋俄而隱沒於是雲日鮮彩五色燭耀鄉比親族亦睹見兩三食頃方稍除散自是村閭多歸法者

唐西京淨影寺釋善胄瀛州人也善通經論涅槃偏長席談機悟國中第一行年七十有一初患臨終語門人曰吾一生正信存心於佛理教無心輕略不慮淨土不生即今拂拭房宇燒香嚴待病來多日麥卧不起忽爾自坐合掌語待人曰安置世尊令坐云世尊在此汝等懺悔慇懃如是良久曰世尊去矣依身似送因卧曰向阿彌陀佛來汝等不見耶不久吾當去耳語頃便卒

宋沙門僧規者武當寺僧也時京兆張瑜于此院常請僧規在家供養永初元年十二月五日無病忽暴死二日而蘇規自說云五日夜五更中聞門巷間嘵嘵有聲須臾見有五人炳炬火執信幡徑來入屋叱喝僧規因頓卧恍然五人便以赤繩縛將去行至一山都無草木土色堅黑有類石鐵山側左右白骨填積行數十里至三岐路有一人甚長壯被鎧執仗問曰五人有幾人來答曰一人耳五人又將規入一道中俄至一城外有屋數十築壤為之屋前有立木長十餘丈上有鐵梁形如桔槔左右有匱貯土土有品數或有十斛或有一人衣幘並赤語規曰汝生世時作何福罪依實說之勿妄言也規惶怖未答赤衣人顧局吏云可開簿檢其福罪也有頃吏至長木下提一匱土懸鐵梁上秤之始覺低昂吏謂規曰此秤量罪福之秤也汝福少罪多應先受罰俄有一人衣冠長者謂規曰沒沙門也何不念佛我聞悔過可度人難規於是一心稱佛衣冠人謂吏曰可更為此人秤之既是佛弟子幸可度脫吏乃復上一匱秤之秤乃正平既而將規至監官前辯之監執筆觀簿違疑久之又有一人來

衣玄冠佩印綬執玉板來曰等簿上未有此人名也監官慚愧命左右
錄去須臾見反縛向五人來監官曰殺鬼何以誤將人來乃鞭之少頃有
使者稱天帝喚道人來既至帝宮經見歷路皆金寶精光晃晃不得覩
視帝左右朱衣寶冠飾以花珍帝曰沒是沙門何不勤業而為小鬼誤收
捕也規稽首諸佛祈恩請福帝曰沒命未盡還生宜勤精進勿屢遊
白衣家殺鬼取人亦有錯誤如汝比也規曰凡人罪業當以何方而濟免
之帝曰廣設福業最為善也若不辦爾可作八關齋半免患禍死離地獄
亦其次也語畢遣規去行還未久見一精舍大有沙門見武當寺主白法
師弟子慧進皆在焉居守宏整資待自然規請欲居之有一沙門曰此是
福地非君所得處也使者將規還至瑜家而去
隋江都安樂寺釋慧海俗姓張氏清河武城人也善閑經論然以淨土念
佛為業專精致感忽有齊州僧道詮賈無量壽像來云是天竺鷄頭摩寺
玉通菩薩泉空往彼安樂世界圖寫儀容既冥會素情深懷禮懺乃睹神
光炤爍慶所希幸於是摸寫貌苦願生彼土沒齒為念俄患至夜忽起依
常面西禮竟跏趺至曉方逝儼然如生
唐釋智欽專習禪業又禮念一萬五千佛名一百徧後於鄭州阿育王塔
所燒一辭願生淨土弟子僧護夜半見庭前光照異常因問何人秉炬凡
三問空中聲云來迎欽禪師耳護急推窓觀之即見佛身光明旛華寶蓋
騰空而下欽應時飛去
唐韋皐鎮蜀嘗訓鸚鵡念佛鸚鵡武斃以桑門故事閣維之得舍利皐為起
塔或稟奇苓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卓彼翁類習乎能言空
相於不念留真骨於已斃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五百賈客往詣他邦賤貴來
利涉路進引到曠野中迷失徑路靡知所趣值天暑熱渴之欲死各各號
拜諸天神等以求福佑皆無有感時諸商中有一優婆塞白衆人等今者
世尊當以大悲晝夜六時觀察衆生誰受苦厄而往救濟我等今者
至心稱南無佛陀以救苦厄時諸商客聞是語已各各同

…語渴熱於時如來。遥聞衆客稱佛名號與天帝…
…客所降大甘雨。熱渴得除。各懷歡喜達到本國。
…鎮江卽彪夢至一官府。有一官人問曰。汝知汝未及第因否。對云不…
…引彪去。看見一大鑊煮蛤蜊。見彪乃作人聲呼彪姓名。彪遂念阿彌…
…號。方念一聲。蛤蜊皆變作黃雀飛去。彪後果及第。至安撫使。以此見…
…生。阻人前程。不可不戒。又見佛力廣大。不可不敬信。

宋吉安王氏。母曰誦彌陀觀音金剛諸經。念佛求度母病亡。既歛。惡血滿流。女發誓曰。若我孝心真實。願臭氣不生。言訖。流血即止。以舌舐漏處。絶無穢氣。父娶後室與同修淨業。女得疾。請僧說淨土觀法。忽索衣吉祥而卽。手攬觀音手中幡。寂然不動。繼母飾灰於室。以驗受生。見灰中印出蓮花數朵。

宋慧才法師號廣慈。晚居雷峰塔。課佛不輟。忽夢入一處。若宮室者。人告之曰。淨土中品。是汝所生。復見一殿。勝嚴殊絶。人曰。上品之生。以待淨慈本禪師也。才臨終果書偈。面西趺坐而化。

宋法師學千。實雲性太平興國寺。精意念佛。一日示疾。爲弟子…
…說西方現光空中奏樂。師曰。阿彌陀佛與二大士親至…
…西而化。門人夢阿彌陀佛授記爲超往如來。或夢師坐青…
…對佛說法者。法智嘆曰。卧病談玄。臨終見佛。豈可敬也。

…法師。居雪川仙潭。學千辯才。歸覺海。建無量壽閣。精…
…念佛。凡二十年。將順世。夢神人告曰。汝同學則章。得普賢行…
…法。彼正待汝。師乃沐浴更衣。命衆諷十六觀經畢。端坐而…
…前。吾當行矣。遽書偈而化。偈云。本是無家可得歸。雲遮有路…
…去。本西山月。正是仙潭夢斷時。又十月前一偈云。空…
…七寶蓮池。路得西歸路穩。更無一點掛懷。
…師永興人。講起信論法界觀。常於中夜…
…天將曉。自覺身登淨土。寤自見佛。自前伏後仰。合…
…人。住慈光講法。

…講誦。渴熱於時如來。遥聞衆客稱佛名號與天甘…
…客所降大甘雨。熱渴得除。各懷歡喜。達到本國。

…引虎去。看見一大鏖煮蛤蜊。見虎乃作人聲呼虎姓名。虎遂念阿彌…
…佛號。方念一聲。蛤蜊皆變作黃雀飛去。虎後果及第至安撫使。以此見…
…生。阻人前程。不可不戒。又見佛力廣大。不可不敬信。

宋吉安王氏女。日誦彌陀觀音金剛諸經。念佛求度母病已。既欲噁血病…
…流。女發誓曰。若我孝心真實。頓臭氣不生。言訖。流血即止。以舌舐漏處。絶…
…無穢氣。父娶後室與同修淨業。女得疾。請僧說淨土觀法。忽索衣吉祥而…
…卽手擎觀音手中幡。寂然不動。繼母飾灰於室。以驗受生。見灰中印出蓮…
…花數朵。

宋慧才法師。號廣慈。晚居雷峰塔。課佛不輟。忽夢入一處。若宮室者。人告…
…之曰。淨土中品。是汝所生。復見一殿。勝嚴殊絶。人曰。上品之生。以待淨意…
…本禪師也。才臨終果書偈。面西跌坐而化。

宋慧才法師。學于寶雲。住太平興國寺。精意念佛。一日示疾。爲弟子…
…告衆。忽見西方現光。空中奏樂。師曰。阿彌陀佛與二大士親至…
…西向而化。門人夢阿彌陀佛授記。爲超往如來。或夢師坐青…
…蓮。對佛說法者。法智嘆曰。卧病談玄。臨終見佛。是可敬也。

…慧法師。居雪川仙潭。學于禪才。歸覺海建無量壽閣。精進…
…人。凡二十年。將順世。夢神人告曰。汝同學則章得普賢行願…
…法。彼正得汝師乃沐浴更衣。命衆諷十六觀經畢。端坐默念…
…前。吾當行矣。遽書偈而化。偈云。本是無家可得。歸雲還有路…
…云。百山月正是仙潭。夢斷時又不知。年月前二句云。空…
…無一點依憑。

…寶蓮池。踏得西歸路穩。更…
…彌陀常於中夜。令…
…法師永興人。講起信論。法衆觀…
…天。將曉。自覺身登淨土。衆見佛。自前伏像前。化…
…者。華人。感供養。就坐而…
…人。住慈化。講法華…

宋恵義法師號淨禁住靈山二十三年退居草堂日別衆而逝衆念誦
久之忽復省曰適隨觀音大士行見金色沙門長身無髻謂我曰汝報緣
未盡過七日當遣迎至期趺坐而化。瘞龕之日有赤雲垂布向西而沒。
五代志通法師遊天台見智者淨土儀欣然會心嘗手招手岩因陳大願
阿彌陀佛四十八願誦已投身岩下若有神人捧之于樹乃復正心登岩。
曰餘生可厭大願已發惟願海衆善薩同相接引再投而下適在衆前
上。久之復蘇。寺衆舁相現前乃起禮佛趺坐而化。
唐善道法師臨淄人。入大藏信手採卷得觀無量壽佛經。乃專心念佛。以
修十六妙觀。及往廬山觀遠公遺蹟豁然增思。後遊跡終南。修般舟三昧。
毀戒者日寶閣瑤池宛然在目。復往晉陽從綽禪師授無量壽經入定七日。
綽請觀所生處道綽曰。師當懺悔三罪。方可往生。師嘗安佛像在窖偏下。
自處深房。此一罪也。當於佛前懺又嘗後使出家人。此二罪也。當於一
僧前懺又因造屋多損虫命。此三罪也。當於一切衆生前懺綽靜思往
洗心悔謝之。道因定出。謂綽曰。師罪滅矣。後有白光來照之時是

見[illegible]三統之曰。吾[illegible]日息井座說止觀指歸。即座面西而化。
法師號法智居南湖。述妙宗鈔釋天台觀經疏。大[illegible]
每歲二月望日建念佛施戒會。動逾萬人。又撰[illegible]心
[illegible]至之義。後於歲旦建光明懺。至五日召大衆說法[illegible]
[illegible]進。
[illegible]師杜氏。好遊歷郡國勸念阿彌陀佛。著五悔文。讚詠淨土。
[illegible]南山。杜順和尚是也。歸則順之。
[illegible]法師居長安千福寺。念佛三年。見佛金色毫[illegible]
[illegible]七卷。臨終見佛來迎。合掌而化。
[illegible]法師於會昌寺西院造懺悔堂。行般舟。一夏不坐。或止口過三
言。或行不[illegible]通禮七衆。或[illegible]衆食四分除二。或去世想專念西方。
[illegible]院綿寧命盡。後於一時入室稱佛修然而化。

相也。道行化京師。歸者如市。忽微疾。即掩室怡然念佛而逝。異香天樂向西而隱。

唐寶相法師。居長安。六時禮懺。者三十年。夜誦彌陀經七徧。佛號六萬聲。後忽見佛大士衆自西來迎。囑諸侍曰。念佛為業。西方相待。遂坐而化。

晉僧濟法師。入廬山。問道精悟。深要遠公。歎曰。紹隆大法。其在汝乎。及在疾。遠公以燭遺之曰。汝可憑此建心安養。師執燭停想念佛。迴僧諷淨土經。至五更。以燭授弟子元弼。隨僧行道。頃之。夢自秉一燭。淨空而行。見阿彌陀佛接至於掌。偏事諸佛。須臾而覺。喜曰。吾以一夕觀念。便蒙接引。明日復於空中見佛菩薩。謂弼曰。佛來也。即舉首西顧。一息而終。時方炎敵。體三日不變。異香郁然。

晉慧恭法師。豫章豐城人。與僧光慧志慧慧蘭同志為學。光等學力不逮恭。而於淨土繫想則過之。蘭謂恭曰。君雖力學博聞。豈不知經云。如聾奏音。樂。悅彼不自聞。恭曰。學不可已。既能未死昧昧。如癡哉。後七年。蘭等先逝。法宇自白。並有奇應。又五年。恭病且篤。曰。大道沿洄。何時可止。死生去來。吾何歸哉。於是即頭向壁。泣不少間。忽見無量壽佛。以金蓮華前迎。恭乘其上。見蘭等於蓮上光明中。而告之曰。長老受生已居上品。吾等不勝慰喜。但恨五濁淹延。相依之晚耳。恭於是曰。告衆欣然奮迅而滅。時義熙十一年也。

唐僧藏法師。西河人。夏月在草間餧蚊。念阿彌陀佛二十許年。飲食行坐志在安養。忽於病中。見化佛光照其身。次日謂侍者曰。吾適瞑目。正在淨土。諸上善人。散花召我。乃整衣西向而終。

唐神皓法師。於吳郡結道俗為西方社。有不能遺塵累者。引退之時。以為旃檀林中常水自枯。後示疾。謂弟子曰。淨土聖相已現。吾今夕必往生。乃澡身易衣。端坐而化。香氣滿空。

宋法因法師。住四明廣壽三十年。宜心淨業。偶在疾。集衆諷觀經稱佛號者三。夕。謂門人曰。吾將行矣。或請留偈。為之書曰。我與彌陀本無二。二與不二。並皆離。我今如此見彌陀。感應道交難思議。趺坐端坐。結印而逝。

宋了然法師。號智渊。住白蓮二十四年。夢兩龍戲空中。一化為神人。袖出

書曰師七日當行。既寤。集衆說法。大書曰。因念佛力。得生樂國。凡汝諸人。可不自勉。即沐浴更衣。集衆念阿彌陀經。至西方世界。倏然而化。能仁特行人皆聞衆樂和鳴。宋智仙法師號真教。住白蓮講道十三年。西向十念歷十二時未嘗廢。一夕微疾。請觀堂行人誦彌陀經。卷未終而坐脫。能仁行人皆聞衆樂和鳴。黎明師始亡。

晉慧虔法師。晉末居廬山。見遠公德業之盛。嘆曰。吾人也。彼人也。乃之山陰嘉祥寺。聚徒講經。謂衆曰。願共講道。用奉彌陀。後五年知時已至。乃曰。華開見佛。即其時矣。其夕有尼淨嚴假寐之頃。見觀音勢至。與百千衆從空而下。嚴問大士何所之。曰。嘉祥迎虔公耳。虔亦預感勝相。以告弟子。奄然長往。異香經旬不歇。

宋曇鑑法師。居江陵。定中感佛以水灑面。曰。滌汝塵垢。清汝心念。一夕念佛步廊。及旦跌坐而化。同時江陵道海淮南曇泓東轅道廣弘農道光。臨終皆見金臺來迎之相。

宋曇泯法師。南適交趾。誦觀經。不記數。於山庵聚薪焚身。見舍利數百。人見泯身金色。乘金座向西去。

隋釋道喻。居開覺寺。念阿彌陀佛。白晝佛謂曰。汝造我像何小。喻曰。心大即大。心小即小。言訖。見像身徧滿虛空。告曰。汝且回本國。香湯沐浴。明星出時。我來迎汝。至時感化佛來迎。光明滿室。遂坐而化。

隋釋慧洪。汾陽人。常念佛。欲往生西方。淨七見甚多。見甚多。見甚多。

唐釋明瞻晚歲克志安養或譏其遲莫瞻曰十念功成猶得見佛吾何慮焉後因疾於興善寺具齋別道俗時僕射房玄齡杜如晦皆會焉曰過午當逝威儀念佛遷曰佛來矣二大士亦至竦身合掌而化

唐釋道綽入驀谷玄中寺墨繪為之旃居也專志念佛日以七萬徧為度勸并汾人念佛或以豆記所度者及萬斛四月八日集道俗為如來生朝慶會俄見繒空中乘七寶船謂綽曰汝淨土當宇已成衆復見化佛菩薩飄飄在空皆仰仰嘆異同志道撫者每相見必指淨上為會綽亡三日撫聞之曰吾當期先行今乃在後吾力一息之功見佛可追矣即於像前叩頭而化

陳靈遐就其座而化

唐釋智瑤居武安集僧修淨業初每月一集五百餘人後抄病中見梵僧手執寶瓶前謂之曰吾無邊光也御後淨土所稱功德寶王乃我爾談與寺衆論曰無邊光執至大士功德寶王其成佛之號也我其西歸乎其夕竟亡

唐釋神泰居蒲州講阿毗曇華云無成實論頗早登安養後病中令弟子讀觀經靜坐而聽既畢唱佛大士號始終數番至中夜安坐而化

隋灌頂童安人日以念佛為事臨終示寂室有異香因誡誨弟子畢忽起合掌稱阿彌陀佛二大士名奄然而化

唐釋辯才襄陽人潛自念佛以修淨土之業二十年未嘗說獨與護戒任公善謂之曰才必生淨土期在十年後一日令弟子報任公曰向所期已及矣任公及門才曰吾其去矣跌坐而化烟聞仙樂西來異香散滿

唐釋惟岸并州人常以念佛修十六觀門曾因出觀見觀音勢至現於空中岸頂禮雨淚曰幸由肉眼得睹聖容所恨世無傳焉倏有二人稱善童童相既就人亦俱失乃謂弟子曰吾西行其時也有從我者乎一小童曰唯師之命即往白父母歸寺沐浴至像前趺坐而化岸撫其背曰汝何先吾而行即令弟子助聲念佛仰目西顧寂然而逝

唐釋法持江寧人見黃梅忍禪師悟心要繼牛頭祖位嘗專心淨土日念阿彌陀佛俯仰不違將終戒弟子露骸松下令禽獸食我血肉趁淨土日念弟子如其旨見神旛數十西來繞山旛出異光以燭其室

唐僧慧日泛舶南海至天竺諸國訪善知識問何國何方有樂無苦何法
何行速得見佛天竺三藏皆讚淨土日聞喜躍至健陀羅國山有觀音像
祈請者或見身日絕食七日畢命為請七日六夜觀音於空中現紫金相
長丈餘手摩日頂曰汝欲傳法利人又願生極樂國當如汝志開元七年
東歸長安進佛真容幷獻梵帝旌其德賜號慈愍三藏以念佛著淨土文
行於世天寶七年將終見蓮華在前狀如車輪

唐僧楷幷州人初念慈氏期生內院年九十遇綽禪師聞淨土之法始回
心焉早暮禮佛千拜念佛萬聲三年有疾謂弟子曰阿彌陀佛授我香水
觀音執至示我寶手吾其去矣既終七日異香不散時歲芳圓果二師目
擊斯事乃於悟真寺觀音像前折楊枝置像手誓曰芳等若於淨土有緣
當使七日不萎至期枝益茂芳果慶抃晝夜觀念不捨數月忽覺臨七寶
池入大寶帳見佛及二大士坐寶華臺光明輝映芳果前作禮佛告之曰
汝念我名皆生我國人見寶幡珠網有梵僧御寶車來謂曰吾法藏也故
來迎汝芳果忽覺乘車前邁又聞釋迦佛文殊菩薩以梵音聲稱讚淨土
寶殿之中有寶池三道第一道純是白衣第二道僧俗相半第三道惟是
佛聲佛指謂芳曰此山皆閻浮提人念佛之人得生此土也後五日二人無病
忽聞鍾聲芳果曰鍾聲我非事业當以時俱即化去

唐韓愔丹丘人觀想淨土將四十年日課佛名五萬誦淨土諸經通三
百萬一日見西方衆聖有聲銀臺而至師曰如我本望必得金臺言發而
臺隱師彌加精苦三七日後向人復來曰法師已得上品生忽異光照室
越三日書偈曰清淨依然無塵垢蓮花化生為父母我經十劫修道來出
世間浮厭衆苦一生若行超十劫永離娑婆歸淨土弟子見佛菩薩共御
金臺西下迎王而去

宋揚傑綸文六阿彌陀佛隨身觀念感佛来迎

緩衣隨僧行道遂沐浴淨衣請僧行懺於大衆前端坐誦經至一心不亂
其數一日微恙見異人立床前祝曰宜勤精進又夢八僧繞行懺宮身往
宋四明孫氏寡居齋戒禮誦念佛三十年不懈手製衣衾鞋襪施僧不記
左手結印奄然而化遠近皆聞空中奏樂

宋唐世良會稽人持戒如素念佛禮拜年老疾病猶不就枕誦彌陀經十萬過謂家人云佛來接我言訖作禮拜即便坐逝利行人時在道味山夜聞西方異光旛華天樂空中聲云唐世良已歸淨土。

宋陸偉錢塘人為州都掾中年厭世一心念佛率衆結法華華嚴二社各百許人其法各人在家誦經一卷月終就寺讀誦終日而散如是二十年遂成大會嘗手書法華華嚴楞嚴圓覺金剛金光明等經曉年子孫彫落更無餘累忽一日易衣端坐念佛而化。

宋李彥通家會稽為鍛師因開元繫念往預其會忽悟世無常歸心淨業一朝得疾遘云我遊行淨土見二門徑引入見蓮華掖門佛菩薩衆遶訶責修經道果二行人至卧榻前說法策導。

舉家念佛西向坐逝

宋陸俊家錢塘少事公門久之棄去以淨土為業預西湖繫念會每對佛懺悔必至垂淚道友相見說淨業因緣繞十餘句便悲咽感嘆惟恐此生之不度三昧之不成往生之未諧我佛之未見也臨終得病請圓淨律師說淨土法門誡觀經至上品淨曰此時好去俊曰衆聖未齊且待少時即起就竹床面西端坐頃刻化去。

宋馮珧上雲人少事遊獵有巨蛇為鄉民害珧持槊往刺之見蛇在岩下與黃特相持珧推巨石壓之蛇竟死後每思之慮動為患對乃求佛解釋授志西方修懺念佛如是十載一夕請同修社人相助誦彌陀經念佛號次誦普賢懺偈得往生偈即端坐合掌而終。

宋徐六公嘉興農夫也前娶繼食誦淨土繫念如是四十年屢夢遊淨土預作一龕臨行之日易布衣草屨入龕端坐頃之即曰佛來迎我即化去。

隋文帝皇后心敬大乘常於佛號臨終之夕異香滿宮時尼大明與后嚴愛每念佛時光音淨衣口含流香忽聚聞沉香氣滿室異常頃之有光明如雲來迎向西而去。

宋智生國號省齋常念佛讀淨土諸經結西歸社以勸人嘉泰初於小江慧光淨土院結石塔於池心為鄉民火焚藏骨之所印施念佛圖月三萬集僧俗就淨土院誦觀經念佛以為常嘉定四年夢青童告曰佛令召君

三日當生彼國。至日沐浴更衣。端坐念佛而化。

元鄭氏淨宗家錢塘。念佛誦經。日無虛度。得疾禱之于佛。聞空中歎云。汝行有期。無得自怠。又見佛身金色。即奮身起面西端坐。令男僧義修誦阿彌陀經。俟然而化。其女夢母報曰。吾已得生淨土。可說修師令知。

普梅汝能常熟人。住至縣令。嘗有志淨業。忽夢僧授紙百幅。鑿破為二八字。以問東靈照師。師曰。二八十六也。豈十六觀經之謂乎。適一僧以經與之。忽不見。自是誦經念佛。取名為往生以見志。因自作小破山道生師造丈六彌陀像。汝能施財百萬為之粧飾。訣齋慶讚。發前池中生雙頭白蓮一朵。其花百葉。當年冬。汝能無疾而終。

宋蔡氏縣君居武林。早年孀居。持經念佛。每日禮像遍二十年。忽見金蓮華現空中。遶室半時。修行果自卷而懷之。安坐而逝。

宋梅福松江人。誦經持戒。繫念淨土。臨終預知。即絕食飲水。念勢至菩薩。至七日澡浴更衣。端坐告衆。曰勢至菩薩今來迎我。即坐化去。

宋嘉禾鍾婆。日誦彌陀經十卷。念佛二十年。為常課。一日語其子曰。見大白蓮華無數。一婦人端正好衣。立我前。又衆聖在此。何以供養。子云不見。遂無語。端坐得舁身而化。

宋上虞胡長婆。李氏夫喪後。日夜高聲念佛。及誦彌陀經。凡十餘年。一旦有僧覆以緋盖告之曰。汝今月十五日夜子時去。問師何人。答曰。我是汝念者。婆遂會別諸親。至時果有異香光明。即端坐而逝。七日火化。齒如雪玉。舌如紅蓮。睛如珠。筋骨精堅不壞。舍利不可以數。次日焚處生一花。如白鸞粟狀。

宋錢塘盛氏。日課觀音經。念佛不輟。一日病中浴畢。面西問家人云。聞磬聲乎。淨土衆聖且至。已而合掌喜躍曰。佛菩薩已至。觀音手執金臺。如來接我登座。即奄然而化。

宋元祐間長沙郡人養一鸛鶴。俗呼八八者。偶見僧念阿彌陀佛。即隨口稱念。自暮不絕。因以與僧。久之。鳥亡。僧具棺以葬之。俄口中生蓮花一枝。枝上有一蓮禽八八。鬼解隨僧口念阿彌陀佛。死埋平地。蓮花長養。我輩人豈不知。

隋釋慧雲大業時居江都安樂寺專心淨業得齊州道詮所遺無量壽佛像殷勤禮懺像忽放光自是懇求往生愈切一日面西跏坐念佛而化。

宋天台黃岩正等寺觀師畜一鸚鵡常隨人念佛後則常念阿彌陀佛不待教導一日立死籠中乃穴土而葬之吾端生蔵色蓮花大智律師為之頌曰立士籠開渾開事化蔵蓮花也大奇。

唐相州寒陵山寺釋道昂魏郡人也履信標宗風神清徹獨懷異操高尚世表慧解夙成始非開悟結志西方顏生安養後知命極預告有緣至八月初當來取別期月既臨一無所患問齋時至未景次昆吾即陞高座身舍齊相鑪發異香援引四衆受菩薩戒詞理切要聽者動心。千時七衆圍繞飡承遺味昂舉目高視乃見天衆繽紛絃管繁雜告於衆曰樂卒陀天音樂下迎昂曰天道乃曷生死根本由來非願常祈心淨土何此誠不遂意耶言訖便瞑見西方香花伎樂充塞如團雲飛涌而來旋環頂上舉衆皆見昂曰大衆好住今西方靈相來迎事須親往言訖但見香爐墜手便於高座而終卒於報應寺春秋六十有九即貞觀十年八月內也道俗崩慟觀者如山。

生焉還送寒陵山鑿窟處之經春不壞坐固如初又登講座之夜時陽陰暗素無燈燭昂舉掌高示便發異光朗照堂宇大衆睹瑞怪所從來昂曰此光手中恒有何所怪乎自非道會靈感豈得如斯嘉應哉。

宋樓氏慧靖四明將卽樸璹之孫適士族簿閥元卿掌披味傳燈發明見地尤以淨業為真修晚年被疾忽見蓮華紫色化佛無數異香滿室以語家人亟命念佛頃刻而化。

宋鴈宕少師珣之母承宣使陳思恭之妻少多病從慈受深禪師受菩薩戒專心念佛日課千拜嘗有舍利數百粒光明燦爛。

齋念佛逾十年益精進謂族黨曰淸淨界中失念至此戈那時語稱中國緣盡行卽西歸。吾神遊淨土獲禮三聖矣間其語音相陪念佛右脇安卧而逝三日之間妙香芬馥。

宋錢塘陳氏媼從慈受菩薩戒專心念佛來迎顧謂人語未及半已凝然不動矣。

宋四明黃氏早喪夫歸父舍修淨業臨終念佛結印履地徐行

宋餘杭於地坎驗生處見蓮花一朵生灰中。

宋釋慧明號晦庵學于慧光僧錄晚依菁山常照寺興至叶修淨業日法華楞嚴圓覺持彌陀聖號以萬數慶元己未春示寂謂弟子曰吾求生淨土今遂願矣乃累足坐逝衆聞天樂西來徘徊頂上荼毗之餘五色舍利不可以計。

宋周氏妙聰周元卿之女。每感毋氏華墓往生之瑞。嘗誦經念佛。願生養病中請僧行懺。自見其身著新淨衣在樓閣上作禮念佛。謂家人曰。汝輩當勤修淨業。吾當於淨土待汝。即右脇吉祥向西而亡。

宋居法藏居金陵勤志念佛。夜間見佛菩薩来光明照寺。奄然遷化。

唐居淨真長安積善寺納衣乞食。誦金剛經十萬偏。專志念佛。語弟子曰。五月內十度見佛。兩度見淨土寶蓮花上童子遊戲。吾已得上品生。言訖。跏趺而化。祥光滿寺。

唐居悟性居廬山。念佛願求往生。忽聞空中音樂。謂左右曰。我已得中品生。見同志念佛精進者。皆有蓮花生寶池中。以待其生。言畢而逝。

宋居能奉錢塘人。專修淨業。常夢佛光照身。及聞天人善言開發。一日無疾。告其徒曰。吾往生時至。少頃。聞奉誦佛聲。厲奔往視之。則合掌面西坐逝矣。異香滿室。樂音西邁。

宋王古儀真人。官禮部侍郎。與晦堂楊岐為禪侶。嘗作直指淨土決疑集。楊傑為序。又增補往生淨土傳。皆行於世。平時志在往生西方。臨終無所苦。惟念佛不輟。忽滿室光明。端坐而化。有人夢古乘蓮花西去者。

宋江公望。釣臺人。官司諫。少年登科。蔬食清修。述菩提文。念佛方便文。以勸道俗。有子早亡。託夢舅氏曰。欲稟大人。已就天寧寺看寶積經。庶得生善處。大人修行功業已成。冥府有金字牌云。嚴州江公望。身居言責。志堅苦空。躬事熏修。心無愛染。動靜不忘於佛法。言談罔失於宗風。名預脫於閻浮。身必歸於淨土。宜和末知廣德軍。一旦無疾面西端坐而化。

秦皐覽東平人。少奉法。隨慕容垂北征。沒虜中。單馬逃竄。虜追騎將及。皐心誦念觀世音名。既得免脫。入山迷惑失道。又專心持念。中夜見一道人法服持錫。示以途徑。安然至家。

宋越大善寺童行常隨師善輝念佛禮拜一夕夢婦人持數珠貫童曰汝得一串恨無錢買婦曰我當與汝汝可開口即以數珠投口中童以告師輝曰此是大勢至菩薩授汝念佛三昧也過數日童見二大士持華座之曰七日當乘此來生淨土童逢人即說我七日當往生也至期忽自唱曰菩薩來矣即座而化。

宋俛道者仁和人棄家作道者建小菴專意念佛欲焚身代一切受苦衆生供養諸佛久之有朱藤三窠生卧榻前謂衆曰此藤若焦我當西去臨終半月集衆念佛至于萬人焚身前一夕其地忽有光明金色高半尺許以手掬之隨浮掌上又謂衆曰我焚身時必有紫雲青雲從東北過西南是我往生之相乃四面發炬端坐其中果有二色雲瑞。

宋葛繁澄江人少登科第官至朝散大夫居私舍必飾淨室安設佛像每入室禮誦舍利從空而下普勸道俗同修淨業皆服其化有僧定中遊淨土見繁後繁無疾面西端坐而化。

宋資州何慈妻范氏虞彬甫表姊也好念佛經至誠精一早夜不廢一日家中喜氣已剖腹見胎裏一物極堅韌剖之乃二佛頭也其家斷來為全一家尊禮供養。

宋釋智廉居上虞化度寺初徧參宗門晚節一意西方慶元改元秋大衆圍繞而說法云諸上善人當須書偈別衆曰我夢中見阿彌陀佛大衆圍繞而說法云諸上善人當須修淨業來生我國說已即隱我既見相往生必矣即向西作印坐逝。

宋李秉紹興中官也領御藥院初學禪于淨慈輝自得有省教觀聞淨土文曰課佛號與其子閻長元參殿長林師文等數十人結淨業會法寺久之感疾忽見彌陀佛以金圓光戴其首越七日又見金華乃屬付親眷書偈端坐結印而終。

宋閩邦榮池州人因僧勸修西方持決定往生呪每日向西一誦千徧偶聞異香連日不消家人交夢皆見佛忽起曰我去矣行數步舒手結印微笑立化。

本作品为公有领域作品

中。三日復曰。佛来矣。即書偈曰。吾年九十頭雪白。世上應無百年客。一相道人帰去来。金臺坐斷乾坤窄。奄然而化。

宋。釋齊玉。號慧覺。初於雪川寶藏建立淨土會。念佛者如蟻之衆。後住上竺。夜半頂彌陀像行道念佛。一日謂首座曰。牀前多寶塔現。非吾願也。所欲見則阿彌陀佛也。可為我集僧念佛。首座鳴鐘繫念。將百餘人頃之。曰。今已見佛。即瞑目端坐而逝。

宋。釋仲閔。二衢人。篤意念佛。受業祥符。著教義憲章集。一日升獅子座。見銀臺西方而来。師曰。吾一生解第一義。擔取金臺。今乃若此。即座而化。

宋。釋瑩珂。受業雪川瑞山。徧參教席。遊禪門。後帰受業酒炙。無所擇。竊念戒業有缺。恐從流轉。今同住取戒珠師所編淨土往生傳。對床讀之。凡讀一傳。為一首肯。既而擇一室。面西設禪椅。不食。念佛三日。夢佛大士謂之曰。汝尚有壽十年。且當自勉。珂白佛曰。設有百年。閻浮濁惡。易失正念。所早升安養。承事衆聖。佛曰。汝志若此。後三日當来迎。至期令衆誦彌陀經師曰。佛大衆皆至矣。遂寂然而化。

宋。釋行端。家太平州。垂年念佛精專。一夕胡跪念佛。泊然而化。

宋。釋智深。號慈行。學于海月。歸嘉禾開長堂供二十年。專志念佛。比人得往生顯驗者甚衆。一日示疾。客至問安。談論如常。時客方[illegible]即遷化。大見紫雲向西而没。

宋。釋有嚴。受業天台靈鷲。依神照傳教。晩居檀菴。專事念佛。作懺三載。夢亡妣謝曰。荷汝懺功。已生[illegible]後七日跏趺而化。塔上有光。如月三夕乃隱。

宋。釋宗利。受業會稽天華。修法華懺三載。夢亡妣謝曰。荷汝懺功。已生[illegible]期滿。見普賢從空而過。復謂大智律師增受戒法。忽夢律師吐白蓮[illegible]吞之。嗓神遊淨土。見寶池蓮花行樹之相。尋詣新城碧沼脩念佛三昧[illegible]十五年。謂弟子曰。吾見碧蓮花[illegible]後入道味山築菴。名一相。越十五年[illegible]

宋。宗本。初參天衣懷禪師。念佛有契悟。後住淨慈。奉詔入住東京慧林。又遷住徑山。帝遊雷峰。才法師。神遊淨土。見一殿。殊麗。人曰。以待淨慈本禪師。又資福曦師。至慧林。禮足施金。而去。人詰之。答曰。吾宅中見金蓮花。人言以俟慧林本禪師。又小蓮花無數。稱是。以待修淨業。有時。宅中見方丈彌陀佛。示金色身。一日告門人曰。止有三日在。至期趺坐。念佛而化。

宋。釋元照。住靈芝。弘律學。尤屬意淨業。不輟念佛。一日會弟子誦觀經。及普賢行願品。跏趺而化。西湖漁人。皆聞空中樂聲。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靈幹。俗姓李氏。金城狄道人也。志節恭勤。常時念佛。依華嚴經作蓮花藏世界海觀。及作彌勒天宮觀。至開皇十七年。遇疾。暴悶。唯心不冷。未敢殯殮。後醒。遂云。初見兩人手把文書。戶前而立。曰。官須見師。俛仰之間。乃與俱往。狀如乘空。足無所涉。到一大園。七寶樹林。端嚴如畫。二人送達便辭而退。幹獨入園。東西極目。但見林地山池。無非珍寶。熀煌亂目。不得正視。樹下花座。或有人坐。或無坐者。忽聞人喚云。靈幹法來。此即尋聲就之。乃慧遠法師也。禮訊問曰。此為何所。答曰。是兜率陀天。吾與僧休同生於此。次吾南坐上者。是休法師也。遠與休形。並非本身。頂戴天冠。衣以朱紫。光偉絕世。又謂幹曰。汝與我諸弟子。後皆生此矣。因得覺悟。重增故業。端然觀行。絕交人物。至大業三年。禪定初成。勅召為道場上座。僧徒一盛。匡救有序。至於八年。於本房內。所患漸重。將終。目睛上視。不與人對。久之。乃垂頤如常日。沙門童真問疾。因見是相。幹謂童真曰。向見青衣童子二人來召。相逐而去。至兜率天城外。未及入宮。舍翹足禮望。則見城中寶蓋花盖。若平立。即無所見也。傍視疾者曰。向舉目者是其相矣。真曰。若即往彼。大遂本願。幹曰。天樂非久。終墜輪迴。華嚴藏海是其國也。不久氣絕。須臾復蘇。童真問何所見。幹曰。見大水遍滿。華如車輪。坐其上。所願足矣。尋便卒。

宋。釋了義。號木訥。鍾離少師之魯孫。十五舉進士。過金陵。見保寧

聞悟。即從剃落。隨所至處。稱曰昨夢念念西方。未嘗間斷。祥必其往生。一夕祥夢師來別。云西歸矣。復見佛菩薩授以金蓮。越三日。炷香宴坐。念佛含笑而化。嘗詣五臺。忽覺隨衆菩薩後行。道有嶽瀆金書王古筒。繁二名字。後其後師詰其名。一僧引至殿旁。觀玉牌金書王古筒繁二名字。唐乾符中。有僧恒以課誦念佛號為事。未嘗輟廢。因下峽泊舟白帝城。夜深群動已息。持念之際。忽覺有腥穢之氣。見水面有一人漸逼船來。僧問之。曰。某非人也。姓許名道坤。唐初為夔牧。以貪殘暴虐。歿受業報。在灩澦堆為龍王之子。于今二百四十年。適聞師持課。大有利益。故來遜謝耳。僧問曰。峽路險惡。多覆溺之患。盍勑諸龍而禁戢之。可乎。曰。此類皆業所作。非常力能制也。僧甚異之。將復問。忽七竅流血而化。

宋釋慧亨。居武林。延壽號清照。依靈芝習律。專修淨業。殆六十年。每接對賓朋。必以念佛為勸。建寶閣。立三聖像。最稱殊特。貴官江自任。每敬師。忽夢寶座從空而下。云是清照律師當升此座。社友孫居士報師乍違。即在家作印而化。師往炷香。迴謂其侍曰。孫君已往。吾亦當行。即請衆念佛。復云。彌陀口稱白毫念念想持此不退心決定生安養。即端坐而化。

宋釋仲明。居山陰郭恩。素無戒檢。偶因感疾。謂同學道寧曰。我今心識散亂。何藥可治。寧云。但隨息念佛為上藥。明即依法念之。至七日力已困。寧又令想目前佛像。又之忽見二菩薩次又見佛迎接。瞑目而化。

元至順庚午。浙西連歲飢饉。杭州城中餓殍相枕藉。有司令坊正清人舁棄六和塔後山大坑中。有一婆子。燕甸不腐爛。每日居衆屍之上。人怪之。投其身懷中有小囊。貯念彌陀佛圖三幅。事聞。有司為買棺斂焚之。烟焰中。現佛菩薩像。光明燁燁。因此發心念佛者極衆。

宋釋宗賾。住長蘆。作蓮花勝會錄。勸人預名念佛。忽夢白衣士謂曰。欲入公彌陀會。師秉筆問其名。曰普慧。書已。復云。家兄亦告上名。問何名。曰普賢。言訖遂隱。師以聖賢幽贊。乃更以二大士居其首。師述勸脩淨土頌。有云。三界炎炎如火聚。道人未曾安身處。蓮花勝友待多時。收拾身心好歸去。目想心存望聖儀。直須念念勿生疑。他年淨土花開處。記取婆婆念佛時。此頌家在人口。住普會時。迎母居方丈東室。勸念佛。臨終前一日。師夢

毋謂曰。我見尼師十餘人來召。師曰。此往生之祥也。

宋。釋惟月。居諸暨化城。明律學。日念佛以修淨業。一日有異僧來迎。後二日微疾。急呼同住道寧曰。今見阿彌陀佛高八尺。立空中。言訖而化。

宋。釋思敏。依靈芝增受戒法。專心念佛二十年。一日偶疾。請衆諷觀經者半月。三日見化佛滿空。臨終念佛。歡出衆外。酷暑留龕七日。不變。異香郁然。

宋。釋晞湛。山陰人。少為儒生。忽厭世出家。與塋行人於阮社同建無量壽佛殿。專修淨業。坐不背西。久之。常見三聖相。一夕面西念佛。正坐端然作印而化。

宋。釋曇懿。居錢唐淨住。以醫為業。晚年禮法華經。修念佛三昧。以平時所積。供佛齋僧。造像設浴。如是二十年。後微疾不服藥。請利行人七僧念佛。以助往生。次日見蓮花其大如屋。又一日。梵僧到床問訊。夜半衆聞念佛聲。化。泊然長往。

宋。釋太徵。兒時投錢唐法安法師。初授彌陀經。便能背誦。及受具。額扁門

念佛精進。不怠。常緻步後山。忽聞划船笛。豁然開悟。因築菴一笛以自娛。有淩監簿者。亦修淨業。稱徵為淨土鄉長。一日叩門曰。淨土鄉弟相見徵曰。明旦可相見於淨土。今日誦佛正冗耳。翌朝人怪其不赴粥。往視之。見菴鉢禪椅先已焚。卻跏趺地上而化。

宋。紹興十四年三月四日。江東憲司駒卒鄭鄰。因久病。夢二使者追至一所。見樓觀巍然。若今大官府。使引之登階。入朱門。見庭下有男女僧道數大牛羊。殿下有大鏡照人心腑。歷歷可見。頃之。王出。二使擁鄰聲喏。釋追到信州鄭鄰。王以筆點案上文字。顧吏曰。還是此鄰字否。莫誤追之。判官携簿前覆稱。令追處州松陽鄭鄰。王曰。若是則不干此人事。可即放回。復命檢生死簿。鄭鄰尚有一紀半壽。遂呼鄰前曰。看汝乃一善人。在生當誦經否。鄰曰。曾念高王觀音名號。王曰。汝視此間罪囚。皆是不作善事者。釋首見殿下鐵柱。繫者甚衆。玉木被體。羸瘠裸立。絕無人狀。柱上立粉牌。誌其名姓罪犯。事因。獄戶皆金釘圖大海獸。張口銜之。兩廡皆鋼戟。守者。有戴牛頭。噉人頭者。鄰周覽而旋。王曰。汝已見了。可還世間。依善

一心念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名號彼得因號受生決亦消災
因領聖教歸信迴行數步回首已無所覩惟一白叟以杖指曰由此而
行安緩鄰憂撓遂寤偏體流汗乃初六日夜矣
晉潘道秀吳郡人年二十餘嘗隨軍北征既而軍少失利秀竄逸被擒
繫虜作奴俘虜異域欲歸無因少信佛法恒至心念觀世音號晝夜
見像後既南奔迷不知道於窮山中忽覩真容如今畫像因作禮豁然不
覺失之乃得還路遂歸本土後精進彌篤焉
晉樂尚不知何許人也少奉法嘗作冨平令先徵征盧伯值小失利船舫
遭火垂盡賊亦交逼正在中江風浪駭目尚恐怖誦念觀世音名號俄見
江中有一人挺然孤立腰與水齊尚心知祈念有感火賊已切便投水就
之體既浮涌腳亦履地遂而大軍遣船迎接敗者遂得濟
晉張崇京兆杜陵人也少奉法太元中符堅既敗長安百姓有千餘家南
走歸晉為鎮戍所拘謂為游寇崇與同等五人手脚扣械置坑中埋築至
膝各相去二十步明日將馳馬射之崇慮望窅窮盡唯潔心念觀世音夜中

械忽自破因得脫免路經一寺乃復稱念觀世音名號至心禮拜以一石
置前發誓願云今欲過江東許於晉帝理此冤抑心願獲果此石當分為
二崇禮拜已石即破焉崇至京師具列冤狀帝乃加宥已為人所掠賣者
皆贖為編戶智生道人目所親見
宋釋用欽居錢塘七寶院依大智學律聞其示衆曰生弘毗尼律也死歸安
養出家為道能事斯畢即摽心淨土一志不退日課佛至三萬嘗神遊淨
土見佛大士種種異相謂侍者曰吾明日西行矣即集衆念佛黎明合掌
西望跏趺而化
昔有一國與羅刹相近羅刹數人入境食人無度王與羅刹約言自今以
後國中之家各專一日以次送往勿復枉殺有奉佛家唯有一子始年十
歲次當充行父母哀號使至心念佛憂及宗親勖子屬想便送此兒辭別
捨之以佛威神力大鬼不得近明日見子尚在歡喜同歸因茲絕患國人
嘉慶慕焉
元至正十五年冬張士誠侵湖州江浙丞相委會經山屬院

國統領民守禦界嶺一日賊兵犯境。恭率鄉民與之搭戰賊敗走擄回
餘人送至官。夜宿西湖鳥窠寺。黎明適前住饒州天寧謀大猷徐步廊
間。囚者見師神觀閑雅。持誦不輟。乃齊聲告曰。長老救我師曰。我救你不
得。你若至誠稱念南無救苦救難阿彌陀佛。却救得你。中間有三人信受
其言。高聲稱念不輟口。既而官司取發。衆囚俱易枷鎖。偶至此三人缺刑
具。但繫以繩耳。既到審囚官獨鞫勘此三人。一人供正治麥畦被虜。二人
供元是明州奉化鋸匠。來此傭工。被虜。三人遂獲縱免。乃到鳥窠拜謝大
猷而去。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華言山鼠竹林。時那羅聚落多諸疫鬼。殺害民衆。各競
求請諸天善神。希望疫病漸得除降。如是數請。病無降愈。時聚落中有一
優婆塞。語衆人言。如來在世。利安衆生。我等當共一心稱南無佛陀。以求
救濟病苦之患。時諸人等。聞是語已。咸各同時稱南無佛陀。唯願世尊大
悲憐愍。覆陰我等。疾疫病苦。爾時世尊。常以大悲。晝夜六時觀察衆生。誰
受苦厄。尋往化度。使修善法。永拔諸苦。見此疫病諸人民等。同時一心稱
佛名號。以救疫病。爾時如來。將諸比丘。往彼聚落。以大慈悲。熏諸民衆。勸
令修善。疫病同時皆悉退散。無復衆患。

宋粗糙居四明郡城佛閣。逢人但云阿彌陀佛。說也說不
得。和尚目之。勤尉王用亨夫婦事之甚至。一日到其家告別云。我明日行
矣。及諸檀俱會。即入龍湍坐。求甘瓜啖盡一枚。念佛而化。

元寶雲僧文宗周者。象山人也。淹博教觀。持律甚嚴。尋常與人言。案誦不
出口。至陞座豎義。講說滔滔。若建瓴之水。莫之禦也。臨終陞座講十六觀
經。終卷。欲與衆訣。左右進前啓曰。和尚後事未曾分付。丞何告家。宗周曰。
納僧家要行便行。有什麽後事。啓者益懇。於是下座歸方丈。一一條囑之。
即合掌稱念西方四聖尊號。回向發願畢。遂入滅火化設利繁熾。
宋楊次公篤志淨業。不輟念佛。嘗作文勸人云。大願聖人從淨土來。來
無來。深心凡夫從淨土去。去實無去。彼不來此。不往彼。而其聖
兩得交際。彌陀光明如大圓月。偏照法界。念佛衆生攝取不捨。諸佛
衆生。塵塵極樂。衆生心中淨土。念念彌陀。若能發心。念念彌陀。

以訶佛有同吉之讖。十方菩薩。有同往之心。佛言不信。何言可信。等土。何土可生。自棄已靈。是誰之咎。公臨終時。見金雲復空而至。聞空中之乎者也。將盡。而近獨曰。生亦無可戀。死亦無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往樂。

宋。周續之。字祖道。雁門人。父後過江。因居豫章。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十二詣范寧受業。通五經五緯。時號十經童子。養志閒居。窮研老氏。公卿交辟無所就。入廬山。事遠公。預蓮社。以為身不可遺。餘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布衣蔬食。劉毅鎮姑孰。命為撫軍。復辟太學博士。俱不就。以勉康高士傳得出處之正。為之注釋。宋武帝北伐。太子居守。迎館安樂寺。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太守劉柳薦於武帝。辟太尉掾。不就。文帝踐阼。召至都。問館東郭外。乘輿行幸。問禮經傲不可長。辯析精異。上甚悅。或問身為處士。時賤王庭。何也。答曰。忘駑魏闕者。以江湖為桎梏。情致兩忘者。帝朝峦巖穴耳。時號通隱先生。後居鍾山。專心念佛。愈老愈篤。一日向空曰。佛來迎也。遂合掌而逝。

宋。慧遠。姓賈氏。元年自京師歸鄉里。時中國受業。四方雲集。遠乃能講十字大經。不啻千人。又講毗曇。及成實論。皆窮其旨。

晉。慧永。住西林寺。周遊精修淨土。安過歲有持不善。皆令改悔。永為說因果報應之良信。

晉。慧持。永之弟。亦住西林。精修淨土。安過歲有持不善。皆令改悔。永為說因果報應之良信。

晉。慧遠

[illegible]鞞山。君瑋命扶之坐。謂景星曰。吾歸去。曰。歸何處去。曰。沒處去。又
我死宜依桑門閣維華言火化法言訖合掌稱念阿彌陀佛。須臾氣絕。
[illegible]朝洪武五年。釋無慍字恕中。客上虞夏蓋湖積慶精舍。偶一朝有僧
入者。自百官市來。長跪於前自陳曰。吾與吾夫不相得。發心念佛修淨土
已十七八年矣。近一二年中。每於澄心靜坐時。聞空中細樂及鶴鶴之
洋洋焉。余自謂為勝境現前。或謂是魔境。請禪師決之。慍曰。是汝因閒經
中有風吹百寶行樹其音如百千衆樂及衆鳥之聲。一時同作之文信之
既篤。根於八識田中。無由除去。靜空中乃發現耳。汝後若再見此境。不得
作勝想。亦不得作魔想。當頭與他一坐坐斷。便見惟心淨土本性彌陀全
體皆是。豈在十萬億遐方國土之外耶。僧以手指其胸曰。吾自此寂圓滿
洋矣。

國朝天童照寮元素多病。洪武丙辰病日篤。勉藏主勸其持觀世音菩薩
名號。照如其言。日誦萬聲。明年十月十七日午時自念病勢去死不遠。
如改持阿彌陀佛號方與此念忽忽一美婦人身衣六銖衣手持一淨瓶自
戶外入。立其面前。照驚訝失措既而定心諦觀乃是菩薩示相照涕泣露
罪求哀。須臾不見。越五日病盡脫。

國朝劉谷賢黃州人隸虎賁左衛軍伍嘗從太監鄭和操舟往使海外諸
番國。經大海洋。谷賢忽失腳墮水時風帆迅駛不可以援。和令舟人升桅
未望之遥見一人隱隱在波濤中出沒相去數十里。咸以為無復生理。須
臾追及舟。舟中人大喜。速以物引上之。有大魚長丈餘在傍。悠然而
去。人皆異之。谷賢曰。余墮水不沒者。此魚力也。適戴余至此。余將沒者數
此報谷賢云。但念觀音經耳。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六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七

嘉言

㊀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㊁若人願作佛心念阿彌陀。〇能起一念佛。能行布施得歡喜心。無有死苦。〇若人於剎急之中。一心念佛至到歸命。即得安隱。〇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〇禮佛者敬佛之德。念佛者感佛之恩。〇有人求佛道。而於一劫中。合掌在我前。以無數偈讚。由是讚佛故。得無量福德。〇抄寫經法施人讀誦者。所生之處。口辯多才。所學之法。一聞領悟。諸佛菩薩常加擁護。〇如来滅後。若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若自書若教人書其福。家勝無量無邊。

㊂冥心望北趨稽首禮拜。念本命真君名號者。亦不虛過本命限期。皆得延生注福。〇勸助治寫經書。令人世世聰明。恒值聖世。〇若復有人紙墨繙素。抄寫裝治流通讀誦。當知其人。名書金格。〇抄寫經文。令人代代聰明博聞妙賾。〇經者聖人垂教叙録。流通隨我本心。廣寫供養。勸化天人。

因經悟道。因悟成真。得福無量。○執符把籙。保命生根。

感應

昔波琉璃王白佛。我國中災患使我憂勞。不得修行。頻賜殺修法佛告王言。若欲滅煩惱障報障者。當貫木槵子一百八。以常自隨。行住坐臥。恒當志心無分散意。稱佛陀。達磨。僧伽名。乃過一木槵子。如是漸次度木槵子。若十。若二十。若百。若千乃至百千萬。若能滿二十萬遍。身心不亂。無諸諠曲。捨命得生第三炎天。滿百萬遍。當得斷除百八結業。始名背生死流趣向泥洹。即涅槃也。斷煩惱根。獲無上果。大王禮謝。即辦木槵以為千具。六親國戚。皆與一具。王常誦念。雖親軍旅。亦不廢置。又作是念。世尊大慈。普應一切。我此善得免長淪苦海。佛當現身為我說法。顧樂。迫心。三日不食。佛即應形至其宮內。而告王曰。沙斗比丘。誦三寶名。經歷十歲。得成斯陀含果。漸次習行。今在普香世界。作辟支佛。王聞是已。倍復修行。佛告阿難。何況能誦三寶名。經歷萬數。但能聞此人名。生一念隨喜者。未來生處。常聞十善。衆生。普奉行。

昔日有五百估客。入海采寶。值摩伽羅魚王開口。海水入中。船去駛疾。船即問檝上人。汝見何等。答言見三日出。白山羅列。水流奔趣。如入大坑。船即言是摩伽羅魚王開口。一實是日。兩是魚眼。白山是魚齒。水流奔其口。我亘了矣。各各求諸天神。以自救濟。是時諸人。復求所事。那中有五戒優婆塞。語衆人言。佛能救厄。當共同聲稱南無佛。此佛破戒弟子。聞稱佛聲。得宿命智。自悔悟。即使合口。船人得故。得免死厄。

晉武帝時。佛經。稟持七齋。隣里。宰殺為祠。唯梅先恒以善事自業。好持佛經。過疾暴卒而活。自說初死為人所領。與徒十餘輩。見閻王。王問君在家有何業。先答曰。唯持經念佛而已。王曰。此善。若能行一。其在家中。王復訊問次至梅先。梅先曰。直為里正。直。王曰。可放還。梅先曰。直為里正。直。王曰。可放還。梅先曰。直為里正。直。王曰。可放還

後五六日。其子果病。即二日死矣。

宋新淦上坊朱五郎。素習白蓮社。咸淳年間。嘗夜夢數卒。驅之出門。有一僧衣褐衣青。一俗人衣白。同到隣人王紙馬鋪。見其家供佛。有位牌寫南無阿彌陀佛。遂失聲誦之。卒大怒。以杖逐出。仆地而覺。次早詣王宅。見一燈供佛。與夢中所見一同。乃知是夜得青褐白犬狗各一。獨一犬狗死。蓋朱五郎衣灰道服也。

宋東平梁氏乳媪崔婆。淛州人。為宣義郎元明乳母。平生茹素。極愚不能與同輩爭長短。主母晁夫人留意禪學。崔朝夕在旁。但能誦阿彌陀佛。虔誠不少輟。不持數珠。莫知其幾千萬遍。紹興十八年。年七十有二。得疾洞泄不下。然持念愈篤。忽若無事時。囑僧曰。西方一路好修行。上無條嶺下無坑。去時不用著鞋韈。脚踏蓮花步步生。諷詠不絕口。人問何人語。曰我所作。曰婆婆何時可行。曰申時去。果以其時死。十月五日也。用僧法焚之。至盡舌獨不化。如蓮花然。

宋計公。四明桃源鐵工也。年將七十。兩月夜明。里中皆學諭以擘窠圖即施勸人念佛。計公初受一圖。念滿三十六萬聲。念至四圖。兩目瞭然。如是三載。念滿十七圖。一日念佛忽氣絕。半日復蘇。曰。我見佛菩薩。令分六圖與皆學諭。是勸道之首。分一圖與李二公。此是俵圖之人。囑其子往謝學諭。言訖。沐浴西向坐逝。

宋王闓四明慈溪人。號無功叟。凡禪林宗旨。天台教門。無不洞達。著淨土自信錄。以明三身四土之旨。晚年專心念佛。西向跏趺而化。異香滿室。舁龕獲舍利如菽者百八粒。

宋潭州黃打鐵。每用工時。常念佛不絕。一日無病。詫隣人書偈云。丁丁當父鍊成鋼。太平將近。我往西方。異香滿室。即坐而化。

宋沈三郎。家臨安。商賈為業。晚年回心念佛。一日病。請僧講彌陀經。設像日夕西顧。忽易衣而終。須臾縮膝欲起坐。二子以易龕為難。曳起令坐。舉家驚避。二子急前扶衛。恐其仆。良久。以肘節擊之。子曰。助父坐。脫耳。茶毗。華云有白鶴二十九隻飛入父之西去。

…仰。無為人官司士參軍。因楊傑為說淨土之法。念佛益進。未…
…預別故舊。端坐而化。時傑守丹陽。夢仲回來謝。云向蒙指示。今得…
…禮拜而去。已而訃至。

宋滿恒州人。念佛以小豆記數。滿三十石。設齋慶讚。一佛。二大士。花…
…二僧。至會乞食。滿曰。弟子願生西方。師來赴食。深副本心。事畢。即見天花…
…紛弥空而下。未久。滿遂面西坐化。

唐并州汾陽老人。於法忍山借房止宿。念佛。忽大光遍照。人見其登蓮臺…
而去。

唐鄭牧卿。滎陽人。舉家念佛。開元中病篤。有勸進魚肉者。確乎不許。手執…
香爐。願求往生。忽異香蔚充。奄然長逝。舅尚書蘇頲夢寶池蓮開。牧卿坐…
其上。

唐張元祥。長安人。常念佛不輟。一日催家人云。西方聖人。今待我齋畢。同往…
淨土。及事訖。果索香火。跏趺面西而化。

唐李知遥。長安人。率衆為五會念佛。忽出堂向空頂禮。空中有聲云。報汝…
李知遥。功成果自招。引君往淨土。同汝上金橋。即就牀坐化。天香郁然。

宋孫良家錢塘。隱居閱大藏。尤得華嚴之旨。常依大智律師受菩薩戒。日…
課佛萬聲。二十年不輟。忽語家人。今請僧念佛以助往生。方半日。望空合…
掌。云世尊菩薩已荷降臨。即退坐而化。

唐元子平。依京口觀音寺念佛誦經。忽聞空中音樂。即西向坐化。異香彌…
日不絶。

宋胡景蒙雪川。平時多念佛作佛事。忽夢佛呼曰。汝可造屋迎我。景乃往…
明因建彌陀閣以協此夢。臨終之夕。忽云佛放光照我。言訖而化。

宋錢塘龔氏晝夜念佛誦彌陀經。偶得疾。請亨律師指示西歸。講說未終。…
端坐而化。老妾于氏亦念佛不輟。一夕夢龔氏告曰。我已得生矣。汝後七…
日。亦當往生。至期果逝。

宋雪川朱氏念佛三十年。妄誦金剛經。以為聖賢在此。不敢跏坐。後忽不…
食四十日。唯飲水念佛。先夢三僧入室。各執蓮花。謂曰。我先為汝接此蓮…
花。汝却歸。来既覺。喜悅。乃請僧衆念佛為助。即坐而化。

宋嘉禾周氏適庶民孫氏同翁婆常時念佛感室中佛像有光如鏡或現鮮花或現佛菩薩像三時必聞天樂或空中有誦經聲

宋潮山黃婆持金剛法華專心念佛晝中忽得病藥飲水不食隣庵沙門善修常建念佛會婆病中欲請修修辭不暇修遂集請曰將往西方修未以為異越二日婆西向念佛十聲端坐而化遠近皆見紅霞覆婆之屋

宋醴泉孟氏女精勤念佛三年謂夫曰可急報親隣今來相送暨畢集女焚香與衆人念佛見空中執錫沙門曰汝當往生已而佛菩薩至旛華排空忽然遷化

宋汾陽梁氏女兩目俱盲遇沙門勸令念佛越三年雙目開明後忽見佛菩薩旛蓋來迎即日命終

宋念佛道者陳氏賜禪師之母師住廣平普命迎侍方丈東室前旁疑為出家相朝夕念佛四衆稱為道者後病中集緇素鳴磬念佛兩日忽合掌瞻像泊然而化明日頂溫面色鮮白師前一日夢母謂曰我見尼師十餘來相召師應之曰此往生之祥言已坐滅面色變白至是果然

宋錢塘孫氏女常念佛持呪因病請清照律師至謂曰久病厭世願求往生師為談淨土因緣大喜至夜夢師持藥一盞服之流汗身心輕安三日後語侍人曰迦葉尊者來此好金蓮花座即瞑目結印而化

宋會稽胡氏淨奢禮念阿彌陀佛八萬四千相好者四會偶微疾見佛來迎安詳坐逝路人聞空中樂聲隱隱西去

宋仁和郭氏妙圓長齋念佛誦法華彌陀經及二懺常諦觀落日對想西方忽空中告云郭妙圓決生淨土請照亭律師說法求佛接引即時端坐儼然而去

宋錢塘沈氏念佛十餘年日加精進命工畫八尺彌陀像病中安設牀前欣然曰我何多幸即請僧念佛相助忽曰見一僧長丈餘授我金座遂坐其前方執錦褥角其座即行恐有障緣望衆更為念佛衆皆勇猛厲聲良久復云念佛功德已登金臺此去不回矣即瞑目而逝

宋長安姚婆因范行婆勸念佛晝夜念誦勤虔不懈臨終見佛菩薩來迎婆言未與范婆相別請暫駐少時須臾范至仍尚住空中具言所見

執手而化。

宋汾陽張氏女專心念佛。以小豆為數。積滿十三石。報盡之日。索火燒香。口云佛以花臺與我。令當往生。已而天花飛墜。遂不坐化。

宋項氏妙智。西明鄞人。寡居。二女悉令為尼。同居楊氏庵。見人惟勸念佛。忽曰。我欲坐化。錯與作棺也。女曰。佛用金棺。無嫌也。母喜。遂有異香滿室。諷上品觀。轉身面西。兩手作印。微笑而逝。

宋汾陽溫靜文妻病在牀上。夫勸令念佛。二年不絕聲。謂夫曰。我已見淨土佛菩薩。後月當去。至期見金蓮花如日輪。遂逝。

宋沈氏妙智。西明慈溪人。自幼蔬食念佛。長歸章氏。未嘗中發施米貸被以濟飢寒。常誦彌陀經為日課。一夕微病。念佛尤力。忽見佛菩薩居士。長者擁立目前。燈光千點。纍纍然狀如虹橋。即日右脇吉祥。凝然不動。

唐長安京屠因善導和尚勸人念佛。滿城斷肉。京嫉之。持刀入寺。興殺害意。道士指示西方。現淨土相。即回心發願。上高樹念佛。墮樹而終。衆見化佛引天童子。從其頂門而出。

唐長安張鍾殖殺鶏為業。臨終見緋衣人驅群鶏至。唱言啄啄。即四向上啄。兩目血流。痛不堪忍。有沙門弘道見之。為設像。勸令念佛。忽聞香氣滿室。群鶏散去。即端坐而化。

唐馬子雲舉孝廉為涇縣尉。押租綱赴京。遇風船溺。被繫乃專心念佛。五年後遇赦。因入南陵山寺。持一食齋。忽謂人曰。吾一生坎坷。遂精持內業。今西方業成。行當往生安養。明日沐浴新衣。端坐合掌。異香滿室。喜曰。佛來迎我。言畢而歿。

宋王袁居錢塘孤山。即林和靖之故迹。隱居自適。政和間舉隱逸。朝廷旌以處士。後官至朝散大夫。潛心淨業。有大感悟。日誦彌陀經七過。佛號萬聲。十九年未嘗間絕。一日無疾。沐浴更衣。面西跏趺而化。異香馥郁。衆皆讚歎。

宋張迪居錢塘。官助教。從圓淨律師受菩薩戒。咨問淨業法門。然瞽香以為誓。每念佛拊膺勇猛。至失音猶不已。一日謂圓淨曰。弟子近於靜室見白色頻伽鳥飛舞于前。又觀想中見嬰孩綠髮。合掌問訊。後三年。念佛西望而化。

宋賈純仁雲川人官至郡倅潛心淨業長齋念佛因微疾西向宴坐而逝頂上白光圓相異香滿室。

隋汶水二沙彌同志念佛經五年。大者先亡。得生淨土。見佛欣慶。即白佛言。有小沙彌與我同修。不識可得生否。佛言。汝本無心念佛。由彼勸汝。汝今宜還。益勤淨業。三年後可同來此。至期佛與衆聖自西來迎。大地震動。天華飄舞。是二沙彌一時俱化。

宋魏師贊雍州人。為僧童年十四。念佛不絕。遇疾而亡。忽甦。白父母曰。阿彌陀佛來此。兒當隨行。隣人見空中寶幢五色。異光向西而歿。

宋金輿家曾稽業網魚。曰天華寺利行人結白蓮社。勸念佛。頓棄前業。日持佛萬聲。父之告家人云。我已見佛菩薩至門。已見金蓮花來迎我矣。即坐竹牀。結印而化。遠近皆聞異香。

宋張淵道首兵部侍郎奉禮常居無錫縣南禪寺。次女自幼好念佛號。已嫁梁元明。來歸寧。紹興己未正月七日。曰遊惠山寺。食前餅。差冷。還家心痛。至夜遂劇。正臆落枕。元明扶之起坐。但淚下不語。指其口曰。說不得。問何所見。應曰。張渥在此。渥者淵道祥也。死於兵間。後降靈其家。云為泰山府直符走吏。意其為祟。呼洞虛觀道士視之。道士取紙焚香作法。請家人共視。皆曰。髣髴見紙上有影。如人戴幞頭者。道士曰。然則正神。非祟也。是必陰府追對事耳。書符使吞之。天明稍甦。猶心痛忽忽如癡。晚乃能言。云始病時。有持符來牒下云。官追沙女。女曰。我士大夫家女子。何得輒喚。曰。陽間如此。陰府不問也。便覺身隨此人去。至寺後墻門。欲出。有一人金身長丈六許。謂追者曰。張侍郎小娘子。吾弟子。爾往來善為護衛。追者再拜。聽命。既出墻外。有兵輿甚飾。追者使我登焉。兩人肩舁。約行數百里。又渡錢塘江。入一大府。朱門明煥。上施大金釘。殿屋九間。皆垂簾。其中三間簾捲。王者紅袍碧玉冠。坐其上。追者前白公事到。王竦身俯案立問曰。張相公在陝西殺趙哲。汝父為參議官。預其事否。女欲言不知。恐累父。答曰。初不預謀。亦曾諫。不見聽。王曰。諫而不聽。何不去。答曰。嘗求一郡。不得遷。王頤左右。令詰司供狀。方對答時。望西廡一人側聽而笑。東廡亦有一人。皆狀貌堂堂。既詰曾。吏指曰。笑者乃趙哲。其東則曲端也。吏以下皆長

一丈夫戴鐵幞頭着褐布袍。具筆劄令女為狀。且曰。當追長子。以其不慧故。蓋渊道長子通。自幼多病。不解事。俄持盤食來甚豐。或曰不可食。食則不得歸矣。庶下各列門户。或楊云鑊湯地獄。或楊云劍碓地獄。其室甚多。皆有鐮(左九加)不見人。遥見故姻家宋氏母擾案相望而笑。傍人云。見判善部。須臾供狀畢。王命放還。前追者復以轜輿見送。行及江頭。見貴人公服乘馬。導從甚盛。問人云。呂相公也。是時呂忠穆公已臥病。後一月始甦。蓋其魄兆已先逝矣。

唐成珪。天寶初為長沙尉。部送河南擒木。始至揚州。累遭風水。遺失揚州所司謂珪盜賣其木。拷掠不勝楚痛。誣云破用。揚州轉帖潭府。時班景倩為潭府嚴察之吏。使揚覲往收珪等。覲至揚州。以小枷枷珪。陸路迤行。至鎮江方入船。鎖枷附于船梁。四面悉皆釘塞。惟開小孔出入飯食。珪意甚苦。觀音菩薩恒一日一食。或時不食。但飲水清齋。經數日至滁口。夕暮之際。念誦懇至。其枷及鎖忽然開解。形體脩然。無所累著。伺夜深。毋人盡臥。珪乃拆所釘板身出窓外。至覲所大呼曰。揚覲汝如我何。覲初驚起問。何得至此。珪曰。當奏江鬼腹中。豈與汝鞏成功耶。因決意赴水。初至潭底。茫然未既。至潭底又遇一浮木。中有竪救。珪騎木。抱得至水面。中夜黑暗。四頓茫然。又復浮出。珪一意至心念觀世音。乃漂然忽爾翻轉。隨水中木而行。知已至岸。便入蘆中潜伏。又江邊多猛獸。驢馬粮食等。珪便入京。於御史臺申理。初楊覲既失珪。一時潰散。覲因此亦出家焉。

宋平江徐氏女。遇金人破城。獨脫身賊手。出郭外水中行。惟誦觀音聖號。頭有金釵。恐為累。擲棄水中。半途迷所向。有白衣老媪在岸。呼之令上。指示其路。曰。遇僧即止。又云。恐汝無衆。與贈汝金釵。視之。乃向所棄者。至一林中。見寺遂止。乃薦福也。偶見其壻蔣世永。遂携以歸。

宋車世者。遭瘟陵王青泥之難。為虜所得。在賊營中。其母先来奉佛。即然七燈於佛前。晝夜精心念觀音。願子得脫。如是經年。其子忽叛還。七日七夜獨自南走。常值天陰不知東西。遥見有七炬火光。望火而走。似村欲投。

終不可至。如是七夕。不覺到家。見其母猶在佛前伏地。又見七燈。曰乃發悟母子共談。知是佛力。自後愈到專行慈忍。

宋右奉議郎開封王紹字才元。與其諸弟侍其母仁壽郡主靖康丁未秋。自汴京泛舟東下。抵京口。纜舟閘內。遇辛道宗下軍叛。大掠城中。解舟欲出。而官網塞河不通。老幼七十餘口號泣盡日晡。群盜大呼于岸。以金訪舟人。告士族骨肉所在。才元舉家志誠誦大聖救苦觀世音名號。及大悲神呪。求哀請救。次日賊始登舟。囊橐一空。又次日賊掠婦女。時妻女輩皆匿避船隅。舟人有告之者。賊刃剉隅中皆不中。亦不見有人。乃反搥告者以為誣而去。至辰時。滿船經光赫然。須臾光中見大聖菩薩。以真珠帽冠其頂。謂曰。吾來救汝一家。即隱不見。又少頃有紅巾之士。持竹絲合一枚來云。統制令傳語。無驚恐。發合中。貯新荔子也。午間其渠魁郭李二人。同來相見。撫存備至。仍揭榜禁其侵掠。但取所失銀物。得百五十星。乃自陳願以其餘犒軍。實避禍也。二魁既去。繼以羊米為惠。又有姓董人等來問候。餘黨遝不絕。凡月餘。竟脫禍。

大聖陰相之力。才元乃鏤板廣其事。勸人持誦聖號。

晉劉度平原聊城人也。鄉里千餘家。並奉大法。造立形像。供養僧尼。值廣主未末時。此縣常有逋逃未大怒。欲盡滅一城。衆並惶懼。分必殄盡。度乃潔誠率衆歸命觀世音名號。頃之。未見物從空下。繞其屋柱。鷩視乃觀世音經。使人讀之。未大懽喜。自省刑戮。於是此城。即得免害。

宋張孝純有孫五歲。不能行。或告之曰。頃淮甸間一農夫。病腿足甚久。日持觀世音名號不輟。遂感觀音示現。曰留四句偈曰。大智發於心。於心無所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農夫誦偈滿百日。故病頓愈。於是舉家遂敬其孫。及乳母齋潔持誦不兩月。孫步武如常。兒患腿足者。誦之皆又汀州白衣宝光行化偈亦云。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古亦無今。凡人來問者。輒書與之。所求無不立驗。

宋番易鄉民甘棠病失一目。十年矣。淳熙三年六月一日夜。夢誦經。珠色瑩黑。光耀可愛。試求之。得一珠而覺。後四日。以青大布袍。頗潔。來往前街中。見道人頎而長。著皂布袍。頗潔。來往前街中。見道人頎而長。著皂

其夫亡。即却之曰。妾時平生。適未嘗相犯。何遽爾道。入笑曰。但未嘗相犯。好事既弗可脫。不得已隨行百步。至江岸。忻先戴巨舟。即挽使登。舟中金書牌。刻賜職醫字。左右侍女數人。姿容麗服。向所未覩。道人云。法先明久。今夙緣相值。當為汝醫。嘗謝曰。眼壞十年。瞳子已枯。雖醫何益。道人不聽。強令仰臥。使四女分執其手足。駭甚。而感君恩意。吾尚存一眼。實不願醫。乃掖之起坐。一女傾餅中湯半杯與飲。頗覺甘美。正念少憩。復扶臥如初。嘗知無可柰何。委命而已。箸冊入眶。覺腦後如鉤出一物。徐以片紙掩其上。有頃去之。持鏡使照。則雙目瞭然。了無痛楚。嘗驚喜起拜謝。請暫還。既至郤。為人言所逢。無不駭異。好事者十餘輩。亟隨之及舟。處略無見矣。嘗時年三十八。其所居為崇德鄉。自初得疾。家人日誦觀世音菩薩名。香火供事甚謹。茲殆佛力云。

元平江僧惠恭。病翻胃。不能飲食。夜夢一狸貓自項背入腹中。從此日甚。每過市見魚。深起嗜想。遂發意誦觀音菩薩百萬聲。日持大悲呪百八遍。復夢至山中。遇道人相慰問曰。吾與汝藥。俄青衣童龍一雞至前。貓自僧口出。徑入籠搶雞。曰驚覺。病頓瘳。愈。

宋湖州民歐十一。坐誤殺人。配廣中。其妻在家齋素。日誦觀音。歐在配所見一僧呼曰。汝家妻孥極念汝。欲歸不。曰。固所願。遂出藥擦其腕。初無痛楚。腕已墮地。血流不止。僧曰。可持以告官。當得歸。收汝斷手。勿失也。歐如言。得放還。及中途。復見僧曰。汝斷手在否。曰。在。耿而續之。脗合如初。梁張達有罪繫獄。分當受死。乃專念觀音名號。鎖械自脫。曰。遂獲免。終身齋戒。

五代李儒俊為賊所逼。危急。夜踰垣出。見賊縱橫並臥。儒俊乃一心念觀世音。便過賊傍。趨空澤。賊即隨來。儒俊便入草。未及藏。伏賊掩至。儒俊驚恐。一心專念觀世音。忽得馬馳去。曰此遂得脫。

晉劉澄隨費淹為廣州牧。行達宮亭湖。遭風。澄母及其兩尼聲聲不絕。唱念觀世音。忽見兩人挾舟。遂得安穩。澄妻在別船。及他船皆不濟。

晉裴安起從虜得脫還南至河邊不能得過望見追騎在後死在須臾於是稱觀世音見一白狼安起遂抱之一擲便過南岸即失狼呼追騎共在北岸望之歎惋無極。

宋沙門道汪魯行梁州路次被賊所圍欲刼衣鉢道汪與弟子數人誓心共念觀音俄頃覺如雲霧覆道汪身群賊索之不見遂免斯難。

梁沙門法通自小出家極是低弱曰誦觀音晝夜不捨曰一日於庭中樹下臥忽口中涎沫流液有三升許仍問曰何事如此答曰向夢見有人贈三騾馱筋法通始敢一馱被嬴喚覺餘二馱失之自是忽覺身雄舉起一石白重五百斤。

魏沙門求那跋陀羅（僧名華言功德賢）天竺國人至此土國王欲請翻譯華嚴等經緣未解此方言音旦夕禮懺祈請觀音曰夢一人身着白衣而手持鉤擎一人頭來即以鉤斷跋陀頭更安新頭豁然得悟此方言音盡皆通會

晉沙門跋陀隨軍船而下至梁山軍船乃發去岸縣遠跋陀一心稱念觀音遂投身江中水流深急一童子以手牽之乃得到岸童子忽然不見。

晉沙門洪湍不知何許人時疫僧多亡喪湍晝夜在前立乃聞曰師從何處來答曰以檀越常念觀音忽有一僧執瓶水灑湍口中湍即閉目但覺牀上如各拔六七寸釘相似既為拔去開眼乃差。

魏末那跋他（亦隨船汎海中途風止海水復竭舉船憂惶跋他曰可同心并力稱觀世音何往不感乃密誦咒經慇到禮懺俄而信風暴至密雲降雨一船獲濟其誠感如此。

宋釋慧簡荊州廳事先有三間別齋由來多鬼怪無能住者唯簡居住一間餘安牀像俄見一人黑衣無目從壁中出便倚簡身上時簡目開心了但口不得語意念觀世音良久鬼曰承君精進故來相試今神色不動豈復逼耶欻然還入壁中簡夢向人曰吾以漢末居此數百年為性剛直多所不堪君誠淨行好人特相容耳於此遂絕。

晉南宮子敖始平人也戍新平城為長樂公所破合城數千人皆被誅害子敖雖分必死而猶至心念觀世音既而次至子敖群刃交下或高或低持刀之人忽疲懈四肢不隨時長樂公親自臨視驚問之子敖聊尒答云。

晉裴安起從虜得脫還南至河邊不能得過望見追騎在後死在須臾是稱觀世音見一白狼安起遂抱之一擲便過南岸即失狼所追騎共在北岸望之歎惋無極。

宋沙門道汪魯行梁州路次被賊所圍欲刼衣鉢道汪與弟子數人誓心共念觀音俄頃覺如雲霧覆道汪身群賊索之不見遂免斯難。

梁沙門法通自小出家極是低弱曰誦觀音晝夜不捨曰一日於庭中樹下臥忽口中涎沫流液有三升許忽問曰何事如此答曰向夢見有人贈三騾馱筋法通始欲一馱被嬰喚覺餘二馱失之自是忽覺身雖舉起一石白重五百斤。

魏沙門求那跋陀羅（僧名華言功德賢）天竺國人至此土國王欲請翻譯華嚴等經緣未解此方言音旦夕禮懺祈請觀音曰夢一人身着白衣而手持劒擊一人頭來即以劒斷跋陀頭更安新頭豁然得悟此方言音盡皆通會晉沙門跋陀隨軍船而下至梁山軍船乃發去峥嶸遠跋陀一心稱念觀音遂投身江中水流深急一童子以手牽之乃得到峥嶸童子忽然不見。

晉沙門洪湍不修時業僧人欲殺洪湍閉目但覺縢上如各拔六七寸釘相似既為拔去開眼乃差。

魏末那跋他經隨船汎海中途風止海水復竭舉舶憂惶跋他曰可同心并力稱觀世音何往不感乃窓誦呪經慇到禮懺俄而信風暴至窓雲降雨一船獲濟其誠感如此。

宋釋慧簡荊州廳事先有三間別齋由来多鬼怪無能住者唯簡居住一間僚安經像俄見一人黑衣無目從壁中出便倚簡身上時簡目開心了但口不得語意念觀世音良久鬼曰承君精進故来相試今神色不動豈復逼耶倏然還入壁中簡夢向人曰吾以漢末居此數百年為性剛直多所不堪君誠淨行好人特相容耳於此遂絶。

晉南宮子敖始平人也戍新平城為長樂公所破合城數千人皆被誅害子敖雖分必死而猶至心念觀世音既而次至子敖群刃交下或高或低持刀之人忽疲懈四肢不隨時長樂公親自臨視驚問之子敖聊尒答云。

餘作馬鞍乃含原釋遂得遁後造觀音小像貯以香函行則頂戴
晉寶傳者河內人也永和中并州刺史高昌龔州刺史呂護各擁部曲相
與不和傳為昌所用作官長護遣騎抄擊為所俘執同伴六七人共繫一
獄鎖械甚嚴尅日當殺之沙門支道山時在護營中先與傳相識聞其被
執出至獄所候視之閽户共語傳謂山曰若能至心念觀世音必有感驗及得山語遂專心屬念晝夜三日至
山曰若能至心念觀世音必有感驗及得山語遂專心屬念晝夜三日至
誠自歸觀其鎖械如覺緩解有異於常聊試推盪忽然離體傳乃復至心
曰今蒙哀佑已令桎梏自解而同伴尚多無心獨去觀世音神力普濟當
令俱免言畢復牽挽餘人皆以次解落若有割剔之者遂開戶走出於警
徼之間莫有覺者便蹋城垣去時夜已向曉行四五里天明不復進共逃
隱一林中須臾覺失囚人馬絡繹四出逃捕焚草戮林無不至遍唯傳所
隱一畝許地終無至者遂得免還鄉里敬信異常

秦佛陀耶舍者罽賓國人也其父鳩摩羅炎東度葱嶺龜茲王白純以
妹妻之生耶舍耶舍聰明有才辯博學多聞兼善數術名振西域後還罽
賓為國師王甚敬重之耶舍以為人生福報皆由前業非今世所修乃捨
王出家精勤修道誦經數億言後東至罽賓為衛府行參軍事訖返州四更
初過江初濟之時長波安流中江而風起如箭時又極暗莫知所向萬壽
先奉法勤至唯一心歸命觀世音念無間息俄頃與船中數人同覩北岸
有光狀如村火相與喜曰此必是漁村火也迴舟趣之未旦而止問彼人皆
云昨夜無然火者方悟神力

秦沙門釋道悆始十八年師道讓遭至河南霍山采鍾乳與同學道朗
等四人共行持炬探穴入至三里遇一深流橫木而過悆宿先濟後輩隊
木而死時火又滅冥然昏悶悆乃盡慟哭而已乃一心呼觀世音誓
願若蒙出路供百人會表報威神經一宿而見小光烱然狀若螢火俄忽
之間穴中盡明於是見路得出巖下由此信悟彌深屢覩靈異元嘉十九
年臨川康王作鎮廣陵請悆供養其年九月於西齋中作十日觀世音齋

已得九日夜四更盡衆僧皆眠罔起禮拜還欲坐禪忽見四壁有無數沙門悉半身出現一佛螺髻分明有一長人着平頂幘袈裟褐手把長刀貌極雄異捻香授罔罔時不肯受壁中沙門語云罔公可為受香以護主人俄而霍然無所復見

晉徐榮者琅邪人嘗至東陽還經宣山舟人不慣誤墮洄洑中遊儛濤波踊出洑中還得平流沿江而下日已向暮天大陰闇風雨甚駛不知所向而湍波轉盛榮誦經不輟忽有頃望見山頭有火光赫然廻舵趣之徑得還浦舉船安隱既至亦不復見光同侶異之疑非人火明旦問浦中人昨夜山上是何火光衆皆愕然曰昨夜風雨如此豈有火理吾等並不見然後了知其為神光矣

魏僧明道人為北臺石窟寺主魏主海疑沙門為賊官收數百僧並繫縛之僧明為魁首以繩急繫從頭至足荷擔而去至於半夜覺繩小寬私心欣幸精誠彌切及曉繩索都斷既因得脫逃逸奔山明旦獄監來覓不見唯有斷繩在地知為神力所加非關人事即以

釋放

魏攻涼州城中民少逼僧上城舉城同陷收簽城僧三千人至軍釋僧朗與焉將至魏主所謂曰道人當坐禪行道乃復作賊簽城罪極刑戮明日當殺至期食時赤氣數丈貫日直虔天師寇謙之為帝所信奏曰上天降異正為道人彼為迫脅實非本心願勿加刑帝遂放之猶散配役徒唯朗等數僧別付帳下從駕東歸及魏軍東還朗與同學思峴本鄉然防守甚嚴更無走處東西絕壁莫測淺深上有大樹衙垂岸側遂以鼓旗竿繩繫樹懸下時夜大暗崖危純棘無安足處欲上崖頭復恐軍覺倉惶無計投繩懸住勢非及久共相謂曰今尼揵至唯念觀音舉頭祈哀一心專注須臾光明從日處出通照天地乃見棘中有得下處曰光至地盡還忽冥暗方知聖力非關天明相慶感遇便稍眠臥良久始聞軍衆警角將發而山谷重疊徘徊萬里不知出路候月而行路值大虎出在其前相顧而言雖免虜難虎口難脫朗語僧曰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感所以現光今遇此虎

將非異人示吾路耶。於是二人徑詣虎所。虎即前行。若朗小逕。虎亦暫住。至曉得出。而失虎蹤。便隨道自進。至於七日。達于仇池。又至涼漢。出于荊州。後不知所終。

元徑山古鼎和尚。生稟侏儒。唇寒縮。齒露齦。聲嘶燥。膚膝皴腊。相工相之曰。以爾之四賤相。萃乎侏儒之軀。平生不言而可知矣。師曰。自立誓。禱之於觀音大士。日持聖號無算。夜禮聖像以千計。如是修之二十年。忽賤相化為福相。唇舒緩而齒隱聲圓潤而膚膝光膩。後與向之相工遇。賀曰。吾師今之相。非昔之相矣。況陰騭紋已現。即當居顯位。大振宗風。其年出世隆教。自隆教遷寶陁。自寶陁陞中竺。徑山。不滿五年而三遷。居徑山十二年。壽七十九。

梁九江廬山東林寺釋僧辯。博志汎博。遊化自任。曾於江陵勸一家受戒奉佛為業。先所奉神廟不復宗事。忽施與辯至七日後。主人母見一鬼持赤索欲縛之。母甚惶懼。乃更請僧讀經行道。鬼怪遂息。辯晚還廬山。獨宿逆旅。時大雨雪。中夜始眠。見有鬼兵。其類甚衆。中有鬼將。帶甲挾刃。形容壯偉。有持胡床者。乃對辯前踞之。便厲色揚聲曰。君何謂鬼神。乃無靈耶。速拽下地。諸鬼將欲加手。辯默念觀音。稱聲未絕。即見所住牀後有一天將。可長丈餘。着黃皮袴褶。手執金剛杵拍之。鬼便驚散。甲冑之屬。粉碎為塵矣。

唐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常持錫夜出林麓。聞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一日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師有侍者否。師曰。有兩箇。裴曰。在什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覩之驚悸。師謔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裴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宋文帝。尚食厨羞御饌烹鷄子。忽聞鼎中有聲。極微聽之。乃群鬼呼觀世音菩薩。悽愴之甚。監宰以聞。帝遣驗之。果然。帝歎曰。吾不知佛道神力。乃能若是。豹自今不得用鷄子。

宋嘉祐龍圖閣學士梅摯妻失目。夢白衣人教誦十句觀音經。回而雙目復明。

宋平悅之濟陰人也。作朝請。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婦為娶妾。復積歲不孕。將祈求繼嗣。轉觀世音經千遍。其數垂竟。妾便有娠。遂生一子。

魏赤魯郡釋法力。精苦有志。勤營塔寺。欲於魯郡立精舍而材不足。與沙彌明琛。赴上谷乞材。一載將還。行空澤中。忽遇野火。車在下風。恐無得免。法力倦眠。比寤而火勢已及。回舉聲稱念觀世音菩薩名號。一時風轉。火焰尋滅。安隱還寺。

魏沙門道集。於壽陽西山遊行。為二劫賊所得。縛繫在樹。將欲殺之。唯念觀音。至夜四更。賊忽然不見。車輪因得脫。

魏沙門法禪。出行逢賊。賊欲害之。唯念觀音。挽弓射之。放箭不得。賊遂歸誠。投弓於地。知是異人。怖捨逃逝。

魏沙門超達。博學多聞。時魏帝禁圖讖甚急。所在搜訪。有人誣拍超達。乃收捉付獄。以車輪繫頸。遂專念觀音。至夜四更。忽然不見車輪。因得脫走。行至天明。追者繼至。回伏草中。軍馬來踏。對面不見。回茲得免。

昔西域有大商主。崇敬佛法。回泛南海。遭風失路。勤念觀音。俄見一僧。杖錫凌空而來。救濟不窮。商旅方信佛法矣。

魏沙門僧寶。忽告衆曰。火急備香花。課誦觀音。以救江南某寺。講堂潤倒之厄。當介之時。揚都講堂正當講法。聽衆數百人。忽聞空中音樂。隱堂人一時出堂外。同共聽之。中不損一人。

唐武德初有醴泉縣人。姓徐名善才。一生常修齋戒。誦念觀世音經。過逾千遍。每在京城延興寺玄琬律師所修營功德。敬造一切經。至武德二年十一月。因事還家。道逢胡賊。為其所掠。至幽州南界。胡賊凶毒。所掠得漢人數千。各被反縛。將向洪崖。差人次第殺之。頭落縣崖。善才見前皆殺。定知不免。唯念觀音不輟。次到善才。初下刀時。只見下刀。及至所時。心都不覺。當殺之時。目始在中。至於初夜。覺身在深澗樹枝上坐。去岸三百餘步。善才便自私念。我何故在此。良久始知。今日被殺。何因不死。身全在樹。便以手摩頭。覺頭微痛。而無損傷。即知由念觀音。得全身命。當時十五日天晴月朗。其身無衣。熏不得食。經由數日。極覺飢寒。旦漸下樹。循澗東行二

里於其澗內拾得一領羊裘及得一雙鞋韈得着免寒復行一里便得一裹桃棗青翠赤白似新摘來可有升餘得食免飢自非觀音神力豈得仲冬有新桃棗既免飢寒得充氣力漸上南坡到南崖上反顧北看遥見賊營數里人畜聲鬧猶未眠臥善才雖到南崖猶恐賊來望家急行可行五十里知賊漸遠身心寧泰在一樹下歇息跏趺誦念身勞日久不覺坐息至於四更忽寤開目見一青狼倚大向善才前蹲坐將口拄善才見已還閉目作念云若實我讐願食我身以償宿殃各捨怨結共發仁慈若是觀音顯救弟子令得安泰作此語已開眼觀視不見遺跡當知諸佛慈善根力隨緣感現利益無窮善才平安到家并將殘桃棗呈示道俗

宋鄴徵者居于枝江北以幼宗宋末為湘州府中兵并明元年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東下湘府長史庾佩玉阻甲自守未知所赴以幼宗猜貳殺之乘及妻子繫于郡獄鐵木覓髑鉗拷甚嚴須考畢情黨將悉誅戍徵惶迫無計待死而已徵本嘗書佛頗誦觀世音經於是晝夜誦經五百遍方晝而鎖忽自鳴若燒炉石庀爆啄之聲已而視其鎖鎖鉗然自解徵懼獄司謂其解截遽呼告之吏驚異而猶更釘鑽徵如常諷誦又經一日鎖復鳴解狀如初時吏乃具告佩玉耿鎖詳視脫其感通即免

釋之徵自此勤誦殊至

元魏天平中定州募士孫敬德防於北陲造觀音金像年滿將還常加禮事後為劫賊橫引禁於京獄不勝拷掠遂妄承罪並斷死刑明旦行決其夜禮拜懺悔淚下如雨啓曰今身被枉當是過去枉他頼償債畢誓不重作又發大願云云言已少時依稀如夢見一沙門教誦觀世音救生經經有佛名令誦千遍得度苦難敬德驚覺起坐誦之了無差錯比至平明已滿九百有司執縛向市旦行且誦臨欲加刑誦滿千遍執刀下斫刀折三段不損皮肉易刀又斫凡經三換刀折如初監當官人莫不驚異具狀聞奏丞相高歡表請其事遂得免死敕寫此經傳之今所謂高王觀世音是也敬德放還設齋報願出所存像乃見項上有三刀痕鄉親同觀歎其感通

宋顧邁吳郡人也奉法甚謹為衛府行參軍元嘉十九年亦自都還廣陵

石頭城舟行至中江風浪大作遶單船孤征憂危無計誦觀世音經得
十許遍風勢漸歇浪亦稍小既而中流屢聞異香芬馥不歇遶心獨喜故
歸誦不輟遂以安濟。

晉沙門竺法純山陰顯義寺主也。元興中起寺行墻牽蘭上買材所。準許價直。遂與同船俱行。既入大湖日暮
暴風興作浪湧如山。純船小水入。命在瞬息。念植行無福忽遇斯災。又與
婦人俱行。心懷恐懼。乃一心誦觀世音經。俄有大舟泛流趣純。時既入夜。
行旅已絕。純自惟念。不應有此。疑是神力。既而共渡乘之。而此小船
應時即沒。大舟隨波鼓蕩。俄得達岸。

晉竺長舒者。其先西域人也。世有資貨為富人。元康中。從洛陽長舒奉法
精至。尤好誦觀世音經。其後隣家失火。長舒家悉草屋。又在下風。自計火
已逼近。乃囑家人不得輦物。亦無護救者。唯至心誦經。有頃焚訖。其隣屋
興長舒隔籬。而風忽自迴火亦際屋而止。于時咸以為靈異中有輕險少
年四五人共毀笑之。云風偶自轉。此復何神。伺時燥夕當藝其屋。能令不
然者可也。其後天旱風起。少年輩客東炬擲屋上。十三擲三滅。乃驚走謝家
明晨相率詣長舒自說昨事。稽顙辭謝。長舒答曰。我正誦觀世音。當是感
靈所被。諸君但當洗心信向耳。自是後。人咸敬異。

唐白居易卒贈尚書左僕射居易晚節尚佛經月不輟施所居為香山寺。
自稱香山居士嘗述讚曰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盡知。無如佛者。蹈愛
堂堂為人天師。故我禮之讚歎歸依。會昌初有客舟遡風漂至大山。一道
士曰。此蓬萊山。院宇鍮甚固曰。此白樂天所居在中國未來耳。樂天聞
之。為詩曰。吾學真空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須
歸兜率天。樂天嘗立願曰。吾衲一百四十八人。同為一志。結上生會。行念
慈氏名。坐想慈氏容。願當來世。必生兜率。晚歲風痺。命工畫西方淨土一
部。晝夜供養。為之讚曰。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我身老
病者。同生無量壽佛所。一夕念佛修緣。然而化。

宋王虛中。名曰休。龍舒人。早為太學諸生。傳注經子數千萬言。然不利於
場屋。晚以特奏名廷試。不用條對式。但如科舉答策。坐是竟不得官。獨好

佛。著淨土文。直指西方淨土。慧辯了然。觀者起敬。或自力。或衆人。良久走建安判淨土文。板踰二十副。願力洪深。修行尤精苦。諷誦禮拜。夜以繼晝館於廬陵通守家。一日謁通守。謂之曰。某去矣。以後事累公。通守愕然。虛中乃着白衫。詣佛堂。合掌念佛。頃之。立化如植木矣。傾城縱觀。嘆曰不能遏。通守亦明眼人。乃命具棺。掬塵中謂之曰。先生平時照了諸妄。坐臥自如。今請先生臥。即舉而入棺。言罷。遂臥。乃舉入棺斂之。

昔佛告阿難（華言慶喜）我念往昔有一如來出現於世。號曰弗沙（華言增盛）多陀阿伽度（華言如來）阿羅訶（華言應供）三藐三佛陀（華言正偏知）時彼佛在雜寶窟內。我見彼佛心生歡喜。合十指掌。翹於一脚。七日七夜。而將此偈讚歎彼佛。而說偈言。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阿難。我以此偈讚彼佛已。發如是願。乃至彼佛語侍者言。是人過於九十四劫。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我於彼時得授記已。不捨精進。增長功德。然童世中作梵釋天轉輪聖王。以是善業因緣力故。我得四種辯才具足。無有一人能與我論。降伏我者。我得成阿耨菩提。乃至轉於無上法輪。

隋釋智通。河東人。常誦先賢讚佛偈三十首。每六時對像引聲高唱。委曲淒切。聞者悲之。大業七年。與門人頂盖同聲念佛。忽見光明勝異。寶幢華蓋。圍繞空中。智通曰。吾生淨土。克在今夕。即坐於懺堂。衆見樓閣千重。排空而去。猶雲霧然。

唐。曇韻禪師。定州人。隋末喪亂。隱于離石山。常誦法華。欲寫其經。無人同志。如此積年。忽有書生來詣之。似以寫經為請。禪師大歡喜。清旦食訖。澡浴着淨衣。入淨室。受八戒。口含旃檀。燒香懸幡。宴然抄寫。至暮方出。明復如初。曾不告倦。及繕寫了畢。乃至裝褫。一如正法。書生告去。送至門。忽失所在。禪師持誦曾無倦廢。後遭胡賊。窟穸避。乃箱盛其經。置高巖上。經年賊敗。乃尋經於巖下。獲之。巾箱縈爛。應手灰滅。撥杇見經。如舊鮮好。

唐武德時。河東有練行尼法信。常誦法華經。訪工書者一人。數倍酬直。為淨室。令寫此經。一起一浴。然香薰衣。仍於寫經之室。鑿壁通一竹筒。令寫經人。每欲出息。輒含竹筒。吐氣壁外。寫經七卷。八年乃畢。供養訖。以此尼經本。精定。遂入南山。其恭敬。龍門僧法端。常集大衆。講法華經。

元和初。江淮人宗衍。應明經舉。至河陰縣。回病而瘵。後為鹽鐵院同官。通管簿書。月給錢八千。衍謂妻曰。今數月不得八千。苟一月而致。往往為利也。妻楊氏甚賢。勸其夫曰。三門舟路頗險惡。身或傾危。利亦何益。衍不納。遂去。至其所。果遇暴風。犇船盡沒。唯衍入水。捫得粟黍一束。漸漂近岸。扶藁以出。餘數十人皆不救。衍回撫藁曰。吾之微命。爾所賜也。誓存殁不捨。既晚。抱藁疾行。數里餘。有孤姥鬻茶之所。茅店兩間。遂詣宿焉。具以事白姥。姥憫之。乃為設粥。明日就屋南曝衣解藁。欲曬。於中得一竹筒。開視乃金剛經也。即以示姥。竟不知其詳。姥曰。汝家楊氏。自汝去後。賣衣寫經。朝夕禮念。由其至誠。故經來救汝。衍悲咽請歸。姥指東南一徑曰。但從此去。校二百里許。可兩日抵家。與米二斗。叙別而歸。二日達河陰。見妻悒謝。揚氏驚問曰。何以知之。備述其事。曰出經以示妻。問其有何記認。妻云寫時誤羅漢字。遂詣護國寺禪和尚處請添。和尚年老眼昏。筆畫稍重。字皆糢糊。但十日来忽失此經。開看果如其說。衍感泣悲謝。妾曰焚香禮經於淨室。謂其妻曰。河濱之姥。不可忘也。遣人封茶及綃以惠之。人至其地。人屋並無。問其妓豎云。此水長無涯畔。豈有人家及徑路耶。始悟經神化現。越數載。相國鄭公組為東都留守。召衍及其妻來問其詳。仍求其經。與男武職。受持。月給錢五索。故岳州刺史丞相弘農公目覩其事。遂叙之為揚氏徵驗。

唐汴州褚西倫曰。亂備羌。充軍行營。鎮河北。經涉九年。家中莫知消息。其妻發願。每年出錢一千文。為夫寫金剛經數卷。淨衣漱食。每書一字。又合掌念一聲佛。寫經裝潢訖。其夜夫正在河北入陣交戰。矢利奔亂。遇夜風雨。不知所適。唯見一道大光。猶如火引。尋光信脚。備涉平川。便回至家。妻見其夫。歡喜踴躍。遂開函視經。猶濕。隋兵部尚書李綱得疾暴卒。唯心上煖。三日復蘇。云見一人引見大將軍。

揖坐索茶看乞錯追公有頃獄卒擎一盤來盛兩碗銅汁三枚鐵丸併將一鐺置前鐺下自然火出其中銅汁涌沸煮鐵亦如火色獄卒進盤將軍以讓綱綱懼言飽將軍繞呑一丸舉身焰起又飲銅汁俯仰之間兩碗俱盡身既焦爛良久如初綱乃前問荅曰地下更無他食唯此物耳公若不食須臾即為猛火所焚苦甚於此尚欲免之當許寫佛經十部轉金剛經千卷公亦不來吾亦離此綱既復生一如所約酷信佛法

宋張安道少年謫滁州道遇一僧舍入門則悵然便悟前生曾作寺僧手書楞伽經四卷問其徒具言有老僧平生誦此經白晝猶坐在堂梁上取視之筆迹宛然與今生一同遂託東坡書此經施錢入金山寺了元長老刻板印施東坡作序詳言之矣及作杭倅游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作詩記云乃知性發慧者必是大修行中來非一世薰習所致

唐李琚成都人大中九年四月十六日忽患疫疾恍惚之際見一人自稱行病鬼王嘗琚云抵犯我多未領汝去明日我共三女人同來速設酒食皆我妻也琚亦酬酢曰汝何得三妻但聞呵叱啾啷不覩人也都四度來至二十一日辭去琚亦拜送却迴便覺身輕於佛堂作禮將哭聚忽被風吹去住足不得乃至一大山見江海無涯人畜隨流琚立岸遠不知所向良久有阜衫人問曰公是何人隨我來縱行四五步已見大江甚遠又聞作何善事琚云在成都府曾率百餘家於淨衆寺造西方功德一堪於大聖慈寺寫大戚經五百餘卷兼廳讀了忽又有一使者引去約五十里見一大城入門數里見一大殿巍巍嚴上有一僧長六七尺語殿中王云此人志心造善無有欺誑王詰阜衫人云於何處得文帖追平人來荅云山下見就領來無帖追王云急送去使見所作功德在殿上碑記分明著領去又入一院令坐向琚說云緣漢州韋刺史亡欲令汝作漢州刺史琚都不諭六七日放歸忽過十二處皆云王院忽有侍衛總云與寫一卷金剛經遂到家使者臨別執手亦曰乞一卷金剛經使覺頭痛至十餘日矣琚後寫經與所許昔誦不絕自此頓悟妻兒環泣云沒已七日矣

書洲東路有張公爲商住西蜀回乘船忽遭風浪溺於水中。川江風
險性命難逃張公平日持誦金剛經未嘗輕慢舊年曾寫經一千卷功
不小。公忽於水中如有神人將身一托不覺回頭身在岸傍。只聞虛空中
有人云。緣汝施經有此福報。汝當再延一紀。

元南劒路順昌縣余提幹每日看誦金剛經。於至元癸酉閒乘船下福州
至南劒州船覆諸人溺水而死。獨留余提幹一人。恍惚閒身上懷得金剛經一本。信其靈驗如此。當時對天發願刋施
金剛經一千卷。後歸到家遂刋成此經。未得印施。忽然身死。分付其子曰。
我既往之後。千年永別。汝當爲我印造此經奉施於至元戊寅閒正欲印
造遇畜寇臨境。又妨印施。自後全家遁閃。遂得術人占云。汝家有大願功
德未圓。有金甲神人守此功德。遂將上項所刋註解金剛經印造一千卷。
其男余群馬將經逐部看過。然後奉施。後全家安寧。先亡超生佛地
曹內史孟顗請佛馱跋陀羅於建業謝司空寺譯華嚴經六十卷。有二青
衣旦從池出灑掃研墨。

宋楚雲少有至行。嘗刺血寫妙法蓮華經一部。長七寸。廣四寸。而厚半寸。
作旃檀匣藏於福巖三生藏又刺八字於其上曰。若開此經。誓同慈氏皇
祐閒有貴人遊山見之。疑其妄使人以鉗發之。有血如線出焉。須臾風雷
震山。烟雲入屋。相視不見。爾日不止貴人大驚投誠懺悔。

宋僧諱瑩住江東廣嚴院。乃延慶法智尊者門弟子。素承教律。深造淵源。
故人以教主稱之。嘗以銀字書蓮經七軸。內佛菩薩字則易以金書。筆法
遒勁。殆超翰墨。玉軸琅璫。見者竦敬。師寂。是院家塔猶存。其經雖歷
年所而交收儼在。建炎中。院宇虜寇海盡於兵燹中。獨獲是經。淳熙閒有
法蓮講主住持。一夜正睡熟。遽聞啞啞如千萬人聲驚起。乃見方丈別室
遺火。火已穿屋。其經以小臺子閣於柱上。旨火捧下。略無所損。此經兩經
烈燄。遠由大乘功勳。天龍翊衛。近則法師行願堅固所持。佛言讀是經者
火不能焚於斯驗矣。

隋嚴恭并陽人也。舉家信嚮善道。嘗誦法華經一時誦至寶塔品。輟經歎
曰。寶塔之內。有二如來。分身諸佛。其數不少。我何為不能感見。慨歎良久。

至夜忽夢一胡僧自稱法脫語曰。若誦此經。欲見諸佛。當解說書寫流通供養。斯願可諧。恭曰。發心造經一百部。未及成辦。忽得重病。乃更發願增造千部。病既愈。即於揚都住宅起造經堂。若紙若筆。必以淨心。不行欺詐。隨得便營。書生常十數人。如法供給。恭親撿校。勞不告倦。嘗有人從債經錢一萬。兼不獲已與之。其人得錢。船過中流。忽爾沈覆。錢失人活。恭是日入庫。見元錢俱濕。頗怪。自後見貸人。方知沒溺。一日忽有異僧。年八十許。自云從龜茲國來。今往羅浮山去。聞君造經。願請一部。恭即授經。僧贈金一瓶。重四十兩。願助造經。言已而退。恭冊尋訪。莫知所止。又有俠志從番陽來。至宮亭遇風。船伴沈溺。唯志獨存。有人引入廟。見神人紫鈒而坐。問志還識將山造法華經嚴恭否。我欲寄錢一萬入其功德。語已便隱。志次日至當塗。忽見一人自言姓許。來乘俠志。乃留錢一萬。通令受之而去。志思惟方知是神錢。纔到江寧。以錢付恭。恭志更彌堅。遂至三千部。又有漁人夜見江中火燄燄浮來。以船迎之。乃是經一函。即嚴恭所造。後數額云無一字不經眼。無一字不用心。然嚴恭造經之多。至於子孫猶傳其業。世

世號菜法華也。隋李盜賊縱橫。聞其精善。皆相約不入其里。里人賴之。

唐武德九年。簡州開元寺僧契女。常持金剛般若。戒行無缺。發願寫經一百卷。流傳未就而亡。七年後。忽於空中喚諸弟子云。吾是汝師。初死見王。王問在生脩何福業。吾以持經事答。王遣吏撿簿。果云名行無玷。曾發心造經百卷。合生天道。王問曰。師且欲生天。且願人世造經耶。始生上界。答以且願生天。王即判云。上生兜率。今已七年。吾先許百卷經尚未周圓。汝可為吾寫畢。弟子皆從其命。遂問和尚何不現身。曰。吾自生天身量長大吾若出見。恐汝驚疑。

隋僧法泰。姓呂氏。初披冀為道士。已十餘年。忽厭彼宗。過心大覺。乃往眉州鼻山投師落髮。持誦蓮經。尋即通利。仍親寫是經一部。數有靈異。曰。辦錢兩千。將向益州裝潢擔至箸橋。橋斷墮水。僕雖得濟。乃失衣囊。泰大呼曰。錢物。泰更巡望求覓。忽覩洲中有一襆子。試取之。乃經也。草木所護。宛無濕處。遂往裝潢。消還寺供奉。每聞異香凝結。精進倍加。夜課一部。以為常

式。寺有彪法師講授。午夜看讀。嬾憊。欲勉低聲。又往。忽見泰公
門前。神人無數。皆跪。脥合掌。悅汗而退。
唐。隴西李觀。顯慶中。寓止滎陽。丁父憂。仍刺血寫金剛般若心經。隨願往
生經。各一卷。自後。院中恒有異香。非常郁烈。鄰側亦常聞之。無不稱歎。中
山郎餘令。過鄭州。見彼親友。具陳其事。
隋。益州新繁縣西王李村居士。尚氏。晚跡不顯。人莫知之。嘗於村東空地
上。遥望虛空。手寫金剛般若經。遂感諸天龍神覆護。凡遇雨。此地不濕。約
有丈許。如屋覆然。每雨則牧童小兒。皆避於此。至唐武德年間。有僧語村
人曰。此地向来有人書經於此。致有諸天設寶蓋於上。覆護切不可令人
作踐。爾後設欄圍遶。供養佛像。每遇齋日。集遠近善友。誦經脩善。嘗聞天
樂聲振一方。遂為吉祥之地矣。
隋。沙門法嚴。居柳州寶室寺。禀性淳古。行業精勤。常於開皇中。在本州路
川縣建造寺宇。曾將自己衣鉢。緣齊舉財。並蓋殿屋三所。又寫經八百餘卷。至
大武德二年二月中。偶染一疾。昏昧中忽見金剛神手執經一卷。謂法嚴
曰。汝造寺寫經。有互用之罪。我今授汝金剛般若經一卷。汝若至心能寫
此經。流通讀誦。互用之罪。悉皆消滅。言訖不見。俄而疾愈。後發心書
寫百卷。畢世受持。脩諸善行。不涉世緣。壽至九十九歲。陞堂筆寫。偈曰。今
年九十九。看看無所有。更莫問如何。虛空打筋斗。遂端坐而化。
唐。龍朔元年。洛州景福寺比丘尼修行。房中有侍童任五娘。死後。修行為
五娘立靈經月餘。一日其姊及弟。於夜中忽聞靈座上呻吟。其弟初甚怨
懼。後乃問之。答曰。我生時於寺上食肉。坐此大苦痛。我體上有瘡。恐污牀
席。汝可多將灰置牀上也。弟依其言。置灰後。看牀上大有膿血。又語弟曰。
姊患。你不能縫衣。汝大襤縷。宜將布来。我為汝作衫及襪。弟置布於靈牀
上。經宿即成。又語其姊曰。兒小時染患。遂殺一螃蠏。取汁塗瘡。得差。今入
刀林地獄。肉中現有拆刀七枚。願慈愍為作功德救助。知姊貧迫。卒不辦
辦。但隨身衣服無益。死者。今並未壞。請以用之。姊未報間。乃曰。兒自取去。
良久。又曰。衣服已来。見在牀上。其姊試往觀之。乃所歛之服也。遂送淨土
寺。寶獻師處。憑寫金剛般若經。憑寫一卷了。即報云。已出一刀。凡寫七

式。寺有尼法師講授。午夜看讀。嫌泰誦經之煩欲勉低聲。又徃。忽見泰之門前。神人無數。皆跪膝合掌。悅汗而退。

唐。隴西李觀。顯慶中。寓止滎陽。丁父憂。仍刺血寫金剛般若心經。隨願徃生經。各一卷。自後。院中恒有異香。非常郁烈。鄰側亦常聞之。無不稱歎。中山郎餘令。過鄭州。見彼親友。具陳其事。

隋。益州新繁縣西王李村居士。荀氏。晚跡不顯。人莫知之。嘗於村東空地上。遥望虛空手寫金剛般若經。遂感諸天龍神覆護。凡遇雨。此地不濕。約有丈許。如屋覆然。每雨則牧童小兒皆避於此。至唐武德年間。有僧語村人曰。此地向来有人書經於此。致有諸天設寶蓋於上覆護。切不可令人作踐。爾後設攔圍遮。供養佛像。每遇齋日。集遠近善友。誦經脩善。嘗聞天樂聲振一方。遂為吉祥之地矣。

隋。沙門法嚴。居郿州寶室寺。稟性淳古。行業精勤。嘗於開皇中。在本州路川縣建造寺宇。當時自己衣鉢變賣。起蓋殿屋三所。又寫經八百餘卷。至仁武德二年二月中。偶染一疾。暨昧中忽見金剛神手執經一卷。謂法嚴曰。汝造寺寫經。有互用之罪。我今授汝金剛般若經一卷。汝若至心能寫此經。流通讀誦。互用之罪。悉皆消滅。言訖不見。俄而疾愈。後營賣衣資。書寫百卷。舉世受持。備諸善行。不涉世緣。壽至九十九。看看無所有。更莫問如何。虛空打筋斗。遂端坐而化。

唐。龍朔元年。洛州景福寺比丘尼修行。房中有侍童任五娘死。後修行為五娘立靈經月餘。一日其姊及弟。於夜中忽聞靈座上呻吟。其弟初甚怨懼。後乃問之。答曰。我生時於寺上食肉。坐此大苦痛。我體上有瘡。恐污牀席。汝可多將灰置牀上也。弟依其言置灰。後看牀上大有膿血。又語弟曰。姊患你不能縫衣。汝大襠縷。宜將布来。我為汝作衫。及機弟置布於靈牀上。經宿即成。又語其姊曰。兒小時染患。遂殺一螃蠏。取汁塗瘡。得差。今入刀林地獄。肉中現有折刀七枚。願慈悲為作功德救助。知姊貧迫。卒不辦。但隨身衣服無益。死者。今並未壞。請以用之。姊未報間。乃曰。兒自取去。良久。又曰。衣服已来。兒在牀上。其姊試往觀之。乃所斂之服也。遂送淨土寺。寶獻師處。憑寫金剛般若經。寫一卷了。即報云。已出一刀。凡寫七卷了。

乃云七刀並得出訖。今蒙福助。即往詫生與姊及弟哭別而去。

唐雍州僧法誠。弱齡頴異。依藍田寺出家。師事僧弘。弘亦神異之。僧誠奉師訓。誦法華經。以為白業。又行持法華三昧。嘗夢普賢勸書大教。即竭己力書八部般若。常寫華嚴。感異色鳥無數舞下經案手。寫華嚴。正當露地。日晝而行。未及收舉。屬洪雨霧霆。及歸。經案儼然。餘並漂溺。至貞觀中感疾。志額上生塊。率乃曰。今有童子相迎。吾即去矣。言已。口出光明。異香充室。悟然坐化。師誦蓮經一夏五百徧。縱值人客。非經部終。中不他語。略計十年。萬有餘徧。

宋僧元肇。四明陸氏。文章陸佃之族也。垂歲習律。閱大藏。誦蓮經萬部。又刺血寫蓮經一部。律宗諸疏三部。建炎四年。金虜破四明。師時住湖心。虜逼之北行。至南徐。謂左右曰。吾將西歸矣。即閉笙歌之聲。一時軍民咸見師西望念佛而化。

唐長者李通玄。在神福山造華嚴論。初開元七年至太原孟縣高仙奴館之齋中。三年遇馬氏古佛堂側。閣十年。續經書而去。行二十里。偶一虎當途。長者撫之曰。吾將著華嚴論。餘為擇栖止處否。即以經囊負其背。隨至神福山原下。止龍之前蹲駐。長者乃於龍著論。每夕口出白光。以代燈燭。有二女子。日為長者汲泉。炷香奉紙墨。安食時輒具淨饌置長者前。事畢撤器而去。如是五載。至長者著論畢。遂滅迹不見。

宋湖州有娼妓楊韻。手寫法華經。每執筆必先齋素盥沐。更衣。後病死之夜。其母忽夢韻來別云。某以書經之力。今得託生烏程縣廳吏蔡家作女子。時蔡妻方娠。是夜夢有肩輿及門者迎之。則楊韻也。云來寄宿。寤而生女。其母他日徃尋視之。女為之啞然一咲。

宋泗州書生趙璧。赴京應舉。其妻已亡。後璧及弟還鄉。雖家十里許。似夢非夢。見亡妻在路傍。哀告甚切。云念奴在生之日。殺害物命。每於蠏出之時。買作鮓醬。恣意食噉。甘死之後。准閻摩天子勅。驅入蠏山。被群蠏鉗其眼目。及偏身流血。晝夕受苦。又生不令吐酒餘殘。飲剩蓋脚。陰司積聚三百九斗之升五合。使奴陽壽先滅一紀。又受三七日大地獄苦。罪准王勅差獄吏監奴。賣酒。以俟無常鬼追到。亡魂俱勃。来買酒。却就奴身上刺血

應書幷合務要補填。有數日別受地獄。令聞夫主及第衆歸。特來哀告。陰府深敬書寫金剛般若經。乞將奴房產變賣。若為奴寫得七卷。仗此勝緣。到家即便捨財請僧寫經。方了兩卷。一日備祭祀禮。為妻上墳。方到墓側。忽見一老翁言。吾是山神土地。汝妻承寫經功德。昨日午時。准閻摩王勅。上昇天界。地下不復見矣。豈不見佛印禪師戒殺文曰。鱗甲羽毛諸品類。衆生與佛心無二。只為當時錯用心。致使今生頭角異。水中游。林裏戲。何忍將來充日計。磨刀著火或研舂。入鍋湯深可畏。熾爐毛羽拔皮鱗。刮脊劍心猶吐氣。美君唼。誇好味。勸子勸妻言後利。只知恣性縱無明。不懼陰司毫髮記。命纔終。寃對至。面對閻王爭敢諱。從頭一一報無差。爐炭鑊湯何處避。勸賢善。須戒忌。莫把衆生當容易。食他一臠還他。古聖留言終不僞。戒殺若能常放生。免入阿鼻無間地。又沸庭芳詞鱗甲何多。羽毛無數。悟來佛性皆同。世人何事剛愛口。頭醯痛把衆生剖割刀。頭轉解血飛紅。零炮碎多不忍見。渠儂唯供龍纔點。罷龍肝鳳髓畢竟無蹤謾饞得

生前夭壽多凶。奉勸世人少省悟。休恣意擊。惱閻翁輪迴轉。本來面目改換片時中。

宋僧思照。錢塘人。為僧已後。徧歷叢席。研究宗乘。但有所聞。便即立行。每夕四更即起。熏煉淨業。稱誦佛名。懈怠比丘。發四十八願。即亦仰傚。即秉纏白曰。古佛不奪。今佛之願。今佛豈違先佛之願乎。其自信也如此。嘗剌血書法華經一部。每一字一禮。至于十遍。如是乃至華嚴楞嚴等經。共禮二百七十餘卷。讀華嚴經一千部。觀音經五藏。彌陀經十藏。又化道俗結繫念淨業會。僅三十年。一日感疾。夜夢丈六金軀。自此每日輪請七僧助成十念。至滿七日。踊身合掌。同衆稱佛。良久。屈指作印。奄然坐逝。閩維。燒卽焚。齒及數珠不壞。

宋紹興初。衢州有僧祖南。居止於本郡法輪寺。自剃度來。唯專苦行。剌指血寫法華經十餘部。金剛經一百卷。彌陀經五百卷。如是書寫歷二十七載。始終如一。常念彌陀期生淨土。晚年血盡形枯。無病。猶能行坐。一日方丈相見。並無語。忽端然瞑目坐逝。詳其意。蓋欲堂頭證明後事也。大

冰眉間涌出五色舍利顆數無算道俗請求如願皆得。

宋縣尉王迪功。好鷹獵殺害衆生為樂。有妻在家日誦金剛經一日妻亡。念經。見夫出獵方歸。其妻苦勸夫從持經功德分第十五。同念此一分。不肯終卷。竟入廚房。烹炮物命。恣意飲宴。後過五年。迪功忽患風中在床。經年不愈。一日自見二使者來追。驚駭而卒。唯心頭有氣。二使引見閻摩大王。怒迪功曰。汝既受爵祿。何不福上增修。却好殺害生命。滅算絕祿。令獄卒驅入鑊湯。其鬼吏檢簿告王曰。此人雖有殺業。善籍重如山。生前嘗得其妻勸念金剛經一分功德。雖片紙。重如惡簿。合與免罪。放還陽間。大王勅曰。就鑊湯內取一枸。湯淋其背。然後放還。因得再活。後患背疽。遍身潰爛。痛不可忍。百藥不能治。一日令妻就佛前發願云。今後誓不殺生。候病痊日。願自手書金剛經。奉持。忽一夜夢見一僧用手摩迪功背三匝。至天明視其疽已痊。更無痕癒。其善惡之報如此。

宋遂州姜學生。纔年二十三歲。暴疾夭亡。見二使者追魂引見閻摩大王。勅曰。汝前身脩福。注令生壽年八十二歲。丁丑科赴試。得舉官至公卿。汝不合殺牛食肉。有犯天律。奉王帝勅。令汝滅算絕祿。汝既讀書。豈不聞海州雷雨七日七夜。天降石鼓。記曰。萬物唯心生造。為牛家苦。牛君看橫死者。盡是食牛人。有一鬼吏語生曰。汝急告大王改惡脩善。乞賜還魂。若判入地獄。無有出期。生曰。有何門路。願求指教。鬼吏曰。陰府深敬重書寫受持妙法蓮華經。金剛般若經。汝若發心。即獲脫免得聞此言。遂告大王曰。念生雙親垂老。別無兄弟侍養。處世年幼。不知罪福。致犯重罪。雖作詩賦文詞。却不當疑謗佛僧。既陽壽未終。乞賜放回陽間孝養父母。發願書寫妙法蓮華經。金剛般若經。畢世食素。精勤受持。大王勅其回心改惡從善。書放還魂。大王誡曰。汝回陽間。孝養父母。恭敬三寶。誦持經典。修行善業。善毋再違犯。辛入黃泉。千佛出世。不通懺悔。姜學生既得還魂。親識鄰里咸來詣問其由。無不慚愧改過自新矣。

晉謝敷。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也。鎮軍將軍玄之兄子也。少有高操。隱于剡山。篤信大法。精勤不倦。手寫首楞嚴經。留在都白馬寺中。寺為災火所燒。經函頭界外而已。文字悉存。無所缺失。

元時友人說其得道。及聞此經。彌復驚異。

宋慈溪縣有居士吳振心務善道。嘗發心書寫蓮經一部。讀誦不輟。

壬寅歲六月二十日失火。衆人奔救。什物流散。火後思其經。次日方得於隣舍。覩之。缺失第四卷。知已被火。過七日。男興宗舁屍殯次。是經端然居其下。但卷初微有所損。四衆睹見。再歎希奇。

普溫州治中張居道。滄州景城縣人。未涖職日。因嫁女事。恣意屠宰牛羊猪鷄鵝鴨之類太多。洎向得病而死。唯心尚煖。經三日却活。云初見四人來。一人持棒。一人持索。一人持牒。一人着青騎馬戴帽。至門下馬。懷中拔一張文書示居道。乃是猪羊等同詞共訟居道其詞曰。猪等雖前身積罪。合受畜生之身。配在世間。年限未滿。遂被居道枉相屠殺。更歸畜生。再遭刀机。有騎馬者。即令從人縛居道去。直行一道。向北行至半路。使人即語居道。吾被差来時。撿你壽壽元未合死。但坐你殺許多衆生。被冤家録訟。今冤家專在閻王門底。待汝。居道聞之。彌增驚怕。告使人曰。乞示一計。使人云。但能為所殺生命。發願造金光明經四卷。當得免脫。居道自發誓言。願造金光明經四卷。盡形供養。願冤家解釋。少時望見城門。使人引向東入。轉向北。見閻王廳前無數罪人。問辯吝欵。着枷被鎖。杻手鎗足。鞭撻狼藉。哀痛叫聲。不忍聽聞。使人即過狀。閻王。王曰。急喚訴者来。使人走出。諸處巡問。曹府咸悉。稱無。即帖五道大神檢化形案。少時有一主者報云。世人張居道為殺生故。願造金光明經四卷。依科。其所遭殺者。並合乘此功德。化生善道。王曰。居道再歸生路。當宜念善多修功德。於是出城。如從夢歸。後居道發心造經。戒殺時。溫州安固縣丞妻病。經一年。絶粒不食。獨自狂言。口中唱痛。叩頭死罪。狀有所訴。急為造金光明經。求哀懺悔。縣丞依遵其教。請人抄寫未畢。妻便醒悟。說云。狀如夢憶。常有鷄猪鵝鴨。一日三遍競来咬嚙痛不可當。後皆化為人身。来與我別。云雖是冤家。遭汝屠宰。以汝為我敬造功德。所以令我得化為人。今既解散。不復相尋。語訖。即去。病即輕差。由居道拍教之力也。

唐括州刺史樂安任義方。平生樂善多寫佛經。武德年中。死經數日

自示被引見閻羅王。王令人引示地獄之處。所說與佛經不殊。又云地獄夜唯暗。如霧中行。于時其家以義方心上少有温氣。遂即請僧行道。方乃於地下聞其讀唄之聲。王撫其案謂吏曰。彼有寫經功德。未合即死。何因錯追。遂放令歸。義方出度三關。關吏皆瞋。送人云。但尋唄聲當即到舍。見一大坑。當道意欲跳過。遂落坑中。應時即起。講說地獄畫地成圖。其所得俸禄。皆造經像。增寫金剛般若千餘部。

宋朱氏如一。欽成朱后之姪。歸于四明薛君。繡法華經一部。十年而成。針鋒綴舍利如粟。連獲數十粒。一字一拜。禮法華者三。於經首題別致八萬四千拜。誦法華經三月而通。刺壁案圖。誦入念佛滿十萬聲。所化二十萬人。獨朱氏旦夜誦之。不可以數。紹熙四年。為寶幢敕繡經。迎歸南湖。飯千僧為慶讚。是年微疾。請僧念佛。忽起跏趺。薛君曰。吾家無是法。於是右脇吉祥而化。家人夢乘彩雲向西而去。

唐相州淦陽人。都元方。少有志好釋典。嘗寫金剛經一部。年二十九。至顯慶五年春正月死。死後月餘。其兄法觀寺僧道傑。情切友悌。乃將一巫者至家。遣求元方與語。道傑又頗解術法。乃作一符。附元方。元方乃作一紙與同問其由。委巫者不識字。遣解書人執筆。巫者為元方口授作書一紙與同學馮行基。具述平生之意。并詩二首。及遺念佛寫經以為救生之業。罪之大者無慳悋。其書疏大抵勸修功德。及遺念佛寫經以為救生之業。罪之大者無過於此。又云。元方不入地獄。亦不墮鬼中。前蒙冥官遣令於吉州李仁師家為男。仍為隴州吳山縣石名遠於華嶽山祈子。乃改嗾石家為男。又云。生日過多。迫不得更住。從二月受胎。至十二月誕育。頷兄等就彼相看也。言訖泣而去。至是年十二月。兄憶其言。即往吳山縣訪石名遠家。果得一子。求視之。仿佛如其弟云。

宋任靚察內貴中貶。七徙刷極。眷之任。便心釋氏。備悉知識。每自歎息曰。余幸得為人。而形體不全。又不識所生父母。想前生輕賤於人。招此報應。遂發誓。遇休沐還私宅。屏絶人事。焚香禮佛。刺血寫華嚴經一部。每字一拜。顧来世識所生父母。忽一日有客相訪。任出迎。客怒云。人客及門。何故不出。任笑曰。在家寫一卷赦書。客詰其故。任以實對。遂取經示之。云。是

閻羅天子面前喫鐵棒吞鐵丸的救書。客悚然驚駭回舍亦自寫一部。後任夢翁媪謂之曰。我是汝所生父母。感汝寫經功德。已得生天特來報汝。任獲此報。愈加精進不怠。

宋南康路興國宗周有男以病半載。疾篤有兄燕宗德誦金剛經于傍。正昏瞶中。病者忽開心醒。遂發心許施此經千卷。言未既。俄見金剛現半體于前。由是此病頓愈。

元建寧路浦城縣有僧名道鎮。稱曰海珠禪師。平日持誦金剛經。因造南浦槁緣入邵武路。又在溪邊拾得金剛經一本。乃付界首葛宅刊施。曾有頌云。善士菩提心。捨刊解注經。依本便刊行。如同日月明。先嵩於丁亥年間得一夢。有僧分付解註金剛經一本。令其刊施。此經。協應前夢。自後禪師歸本寺。與僧根云。某日歸寂。後至期。以香湯沐浴。整頓袈裟。坐座說云。自號曰無盡意菩薩。又作偈云。月到天心處。平地一聲雷。如來正法眼。大地一時開。偈成端坐而逝。至元二十九年壬辰十一月十三日也。

齊永明中。揚都高座寺釋慧進者。少出家。勇進修行。不務經業。因出家。疏食布衣。誓誦法華等經。及勸人讀誦書寫。散施。政得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進示經錢。賊慙愧便病。迺發願造百部。以施先隨。病愈。誦經既廣。情願又滿。一日閑坐中告曰。法願已足。必得往生。無病而卒。八十餘矣。

零王通。京兆人也。世積善。常持金剛法華等經。及勸人讀誦書寫散施。政和三年。通作商。登途。日見一人青紅服色。常在前行。至長沙江。凡十六人同渡。見一老人涼巾道服。挈壺候某家船來。則同去。通信其言。先渡者。須臾風起。船覆。殆無存者。通莫渡。候某家船來。則同去。通信其言。先渡者。須臾風起。船覆。殆無存者。通乃拜謝。適不蒙見救。必死于此。老人曰。天命也。不偶然。須臾船到。邀通上船過數山坳。出船見一大第。高樓畫閣。狀若仙宮。老人與通入。左右出迎。小頃。置酒。通。通乃辭謝。老人曰。吾非凡流。乃水府仙官。奉天曹勅命。權管此江水八百里。君合死于此。命屬水府。然君勸千人誦經。聲動神祇。千人數內。有三七人短命。惡死。因功德力。更延壽命。通曰不知。又曰。何得現世因

果。老人曰。天曹紀人功過。禍福無差。世間有枉死大患大難。命在須臾者。有能以湯藥衣具飲食救療。得免橫死。天曹紀功延壽。君之善功已大。上帝特延三紀之壽。行下太山關報土地。沿路擁護。老夫因此相接。酒罷送下山。舉步則不見。人所在始知前日在前行者土地神也。還鄉後。無行好事。後果以壽終。

唐武德年間。長安蘇仁欽。有父前生嘗於陰府借過受生錢。得託生。爲世享富貴福。因循不曾答還。百死之後。墮廁中。擔負沙石。臭穢。受無量苦。又仁欽在生。恃其豪富。不知慙愧。恣意殺猪羊。烹炮物命。蓋曰被殺報報生。各經陰府陳訴。又復幽顯靈祇注記罪惡。致蒙陰司追錄仁欽魂識。收繫在獄。遂使陽間受諸重病。扰臥牀席。經年不瘥。以是殺生惡業。減算夭亡。見二使者押見閻摩大王。勅曰。緣汝前生修善。以致今生富饒。汝今恣意享福。不識回果。殺害衆生。遂使減算絶祿。今獄卒驅至刀山劒樹之上。償諸惡報。於是憧惶恐怖。仰告王曰。念仁欽生前雖不曾看經作善。幸施財請贖金剛經一卷。捨與安國寺僧轉讀。敬受持。此僧惡業已盡。無報可

須臾。更有異香芬馥。見僧神敬手執金剛經。直至大王殿前。言貧僧久與仁欽受持此經。致有般若之功。於是特來告王。願賜慈悲。再放仁欽還魂。收地獄苦無量。謝汝修行佛法功德之力。我已得生天界。汝若爲我將田百畝。捨入寺內。供佛齋僧。此功德不可思議。功超七祖。福及子孫。仁欽遂依亡父所囑。以滿心願。

宋紹興二年。有宋承信居秀州華亭縣。曰患蕃胃之疾。數年百藥不能治療。忽一夜夢見有一梵僧。謂承信曰。汝乃宿世冤愆。遂致今生受諸病苦。汝知否。應有世間男子婦人。或風癱。或瘸跛。或盲聾瘖瘂。或疾病纏身。經年累月。扰臥床席。將死不能氣絶者。其魂靈攝在陰司。考校前生所作惡因緣果報。毫髮無差。若有奉施金剛經。或自身書寫。或畢世受持。纔心動念。遂感陰府官曹。撿察善功。先放魂魄。附體。次遇良醫。其病即

覺省悔明旦令妻焚香躬對諸佛菩薩之前發願甘許奉施金剛般若經一千卷尒後又復夢見一金剛神賜藥一丸令承信吞之次日其病即將養月餘身輕體健容貌精神俱獲復舊咒見聞者無不稱歎此經有死還生之功。

宋紹興九年明州王氏平日好持齋奉佛曰夫帶往岐州任所身患大甲二十八箇月不能分解。無以多病形骸羸瘦深慮生產之時子母難全憂惶不已一日倚門而立偶見一異僧教化曰同增福利王氏將錢捨施已。僧云娘子有善根何不印施金剛經若發心印施得一千卷見世增延福壽父母子孫團圓所願皆遂福及七祖先亡一切眷屬咸獲超升王氏猛省依僧所囑遂印金剛經一千卷齋僧一千員就念經二千卷躬就天寧寺對三寶前懺悔求願保佑生產之日子母雙全早祈感格齋罷還家至夜三更得夢自見一金剛神以杵拍王氏腹其疼不可忍又覺已生二男子在林相貌圓滿令人愛樂仰藉般若之功天神衛護報應之速王氏既得子母雙全不勝欣幸爾後專心齋素誦經不輟年至六十一歲無疾忽尒身亡自見二使者引見閻摩大王問曰汝在生作何善業王氏答曰自幼持念金剛般若經至今每日不缺大王賜金牀與王氏就殿側坐朗誦一遍地獄辛酸之苦一時停息諸受地獄之人普霑恩利大王再問王氏何不誦呪答世間無本王令鬼吏於藏中取呪本付王氏囑曰汝歸陽間展轉流通切勿遺墜大王又曰王氏向後壽終往生極樂世界不復再來此處矣。

五代蕭子良造蓮經一千部夢感一人送經一卷云有誤處乃是第五卷壽量品失一塵一劫一句即法華之宗因修此句乃感白雀翔應之瑞。

宋邵武軍有一婦人憑建陽縣水東觀道士葉克勤誦龍虎山衆授九真妙戒籙事之甚謹死後半日還魂與家人曰被二神吏監往到龍虎山見葉道士在彼問我還帶得籙來否我對曰不曾葉道士復白神吏不須監管你可急急還家取籙再來此尋我并與你家男女云今後也不須供養飯食此間自有二百四十日香飯可享可急將籙焚化與我將去家人如其言焚訖復甦。

唐越業定州人開成中為晉安縣令。因疾暴卒。手足柔軟。心上微煖。三日乃蘇。云初為冥官所追。牽拽甚急。問其所以。但云為欠債抵諱事。自思心無此罪。犯。必恐誤追。行三五十里。過一山嶺。嶺上有宮闕崇麗。人物多有一青衣童子前来問云。汝非道士趙太玄乎。其答云。晉安縣令趙業尔童子咲曰。豈得便忘却耶。又一童子續来云。太乙令喚趙太玄。追事人一時散去。即與童子到宮闕中。不見太乙。但見一道流。云汝六歲時為有疾。受正一八階法籙。名為太玄。豈得流於俗官。併忘此事耶。太乙有命。便令放還。却須佩籙修真。行功及物。居官理務。勿貪黷貨財。輕人性命。言訖不見。所疾速蘇。於是精思參受法籙。累置壇場。廣崇功德。復以法名太玄矣。

宰成都賈瓊年三歲。其母曰。看燈市。三月三日過龍興觀門。抱齊受籙。遂詣觀受童子籙。一階十餘年後。因女兄有疾。母為請厦士吳太玄。為入宵看捻。致疾之由。仍看弟兄年命凶吉。經宿。太玄還。言疾在江瀆。求之即差。籍中不見有賈瓊之名。父母愈憂。復請太玄看之。時太玄亦與人入宵捻事。必鎖於一室中。安寢而往。不許人驚呼。候其自醒。喚人開門。乃聞之。歷說冥中之事。有如目擊。言必信驗。或兩宿。然後回爾。既再往捻瓊名字。云年三歲時。三月三日於龍興觀受正一籙。已名係天府。不屬地司。籍中不見名字。於天曹黃簿內捻得其名。

唐應夷節字適中。汝南人也。唐明皇開元中。高士應疑之曾孫。累世不仕。窮道養怡。毋何氏夢流星入牖。驚覺。室有光。因而孕焉。既生。不喜茹葷。七歲而性敏慧。詣蘭溪靈瑞觀。吳尊師受老莊文。列。及周易。十三歲。其道士籍。持十戒而勤焚誦。師友見之肅如也。父之遊天台龍虎山。受正一。歸虛都功等籙。而後復受昇玄上清大法。自陶隱居傳王遠知。王傳潘先生。潘傳司馬宗師。司馬傳葉善昌。辭傳田良逸。田傳馮惟良。馮傳夷節也。師行之精謹。故動有神靈之助。與葉藏質劉處靜為林泉友。唐武宗會昌中。就天台桐柏觀之西南別淨壇以居。觀察使李褒。聞来問道。為奏請院額。因詔以道元為名。於是顓猰記而棲真。此地五十餘年。吳越之人。瞻風稽首。顓倚市九

數年入靜行道登壇閱籙為人致福數有感應居常誦黃庭大洞二經至於八道望雲三元受事徊風隱地攀斗蔵天之術尤勤行之時公卿以下名聞奏詔賜服號固辭嘗謂門弟子曰吾以維持教法不能滅迹匿端雖道不違人而勤行方至然玉京金闕皇勉之路宗乾寧中忽一日沐浴入靜凝神如有所待至翌日昧爽解化春秋八十有五是夕清香馥郁猿鳥悲鳴及遷神就窆但空掊而已

客嘉祐七年仁宗皇帝不豫夢三神人自言其姓號左右翊衛之既寤而疾遂平乃詔遍訪神祠無有合者帝後於所受太上正一籙中得之迺三將軍也八年三月十六日詔曰神理至幽必有驗於顯誠心至著必有達於微音容相交將應若合上仙隱景唐將軍階列仙游名在真籍追朕違豫漠而感通孚佑有加康復如故不薦羙號無以塗其稱讚不繼秘閣撫以宅其威靈唐將軍加號道化真君周將軍加號護正真君周將軍加號定志真君仍於在京宮觀內建置殿宇庶殫精衷庸荅休證

宋何徹字子秀晚乃折節好學師事沖國劉處默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遂篤禪學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耶霅溪勢迫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即林成棲因巖為堵別為小閤窮霤其中躬自啓閉童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晝力佃耕心念佛徹初還將築室二人着玄冠客貌甚偉問徹曰君欲居此耶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徹依言而遷焉尋而山發洪水衝毀皆倒拔唯徹所居室蕭然獨存何氏過江自晉司徒充並葬吳西山徹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年登七十二徹年登祖壽乃終遷暴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懷愴至吳居武丘山西寺講經論學僧復隨之徹嘗禁殺有虞人逐麑徑來投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初開善寺藏法師與徹遇於秦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死日徹在艇若寺見一名僧投徹香爐奩并函書云貧道發自揚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徹開徹乃是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乃藏公所常用又寺內立明珠柱柱乃先是徹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先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

既有徵應。後遇期。徵疾乃瘳。至是夢見一神女。并八十許人。並衣裙行列在前。拜於牀下。覺又見之。命出具。既而疾困不復瘳。初徵多於味食。必先令人議之。次南周顒與徵書。勸令食蒸白鰿。白鰿之大者。莫過生死。生之所重。豈有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乃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鳧夜鶩。不能不取。備屠門財具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蠻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閑其風者。豈不多哉。丈人得此有素。聊復斤言。發起耳故。徵未年。遂絕其血味。

昔指蒼縉雲何山之崇德寺僧清允。好食牛肉。每食必二三斤。人屢勸之。終不聽。一夕夢至陰府。主者謂追吏曰。可引之詣獄。至一門。有牌曰獄泥沙獄。入獄。見獄卒縛二木夾罪人於沙石中。若今磨碑石者。有磨去半體而不死者。宛痛聲不忍聞。吏頃僧曰。爾受戒。而食牛肉。亦當被此。乃捽清允磨之。痛不可忍。少息又復然。如是者數次。痛苦無告。忽憶念佛號不絕口。吏即解放之。謂曰。汝壽命亦未盡。又且不忘念佛。今姑放汝。然自此勿食牛肉也。清允以夢徧告人。而其性根所嗜。終不能自禁。未幾。病傷寒。思食牛肉而不可得。恍惚如夢寐中。遊行出外。過小橋。或轉至墻隈。有市牛肉者。清允大喜。食之甚美。飽飲以還。既醒。未及語人也。清允之相好者來問病。忽曰。適有所見。頗異。有蜈蚣甚大。即入房中。出徐步詰曲。過半院小橋。直至圈中。牛有遺糞在地。蜈蚣食之過半。既飽。其態度甚欣喜者。復自彼還入房。即不見。清允大駭曰。公具言之。客乃為詳言。與清允所言同。於是胸鬲逆嘔。遂大吐。吐者皆牛糞也。清允乃誓於神佛。他日犯禁。則不敢食五穀。當食牛糞。病愈。起尋夢中踪跡。無少差。

唐瞿柏者。博陵王玄暐曾孫。從其父直官遊南海。其家嘗事一字天王。家孝或蓄一女猫。常往來柏家捕鼠。南土風俗。惡他舍之猫產其家。以為大不祥。或之猫產二子於柏家。柏甚惡之。曰。命家棄。繫三猫者。匿之。累月。忽得熱疾。一夕。遂亡。復以繩固筐口。投之於江。後不

將亟之際忽見二人。一人衣皂。手執文帖云。奉王命追公。紹初拒之。云平生履善。不省為惡。今有何事。被此追呼。二使大怒曰。公殺無辜三人。冤家上訴。奉天符下降。令按勘公。方當冤家對命。豈何猶敢擁旄。違拒王命。遂展帖示紹。即文字分明。紹頗畏懼。不知所裁。頃刻間。見一神人來。二使者俯伏禮敬。神謂紹曰。爾識我否。紹曰。不識。神曰。我一字天王也。常為爾家供養久矣。每思以報之。今知爾有難。故來相救。紹拜伏求救。天王曰。爾但共我行。必無憂患。王遂行。紹次之。二使者押紹之後。通衢廣陌。行五十許里。天王問。爾莫困否。紹對曰。亦不甚困。天王曰。欲到矣。遂延遥見一城門。墻高數十仞。門樓甚大。有二神守之。其神見天王。側立敬懼。如是者數處。其宮室街衢車馬。一如人世。後到一所。一字天王先入。使者先引紹見判官。判官頓紹曰。公尚未生。紹初不曉其言。心甚疑懼。判官云。陰司諱死。所以喚死為生。判官領紹見大王。大王正對一字天王坐。天王向大王云。我為此人來。大王曰。有冤家上訴。手雖不殺。口中處分。令按於江中。天王令喚崔紹冤家。有紹表十餘人。齊唱喏走去。頃刻間。有一人著紫

襴衫執牙笏。下有一紙狀。領一婦人來。蕪領二子。皆人身而猫首。號泣不已。稱崔紹非理相害。天王向紹言。速開口與功德。紹忙懼之中。都忘人間佛經名目。唯記得佛頂尊勝經。遂發願各與寫經一卷。言訖。使不見婦人等。大王問紹。公是誰家子弟。紹以房族荅之。大王曰。若然。則與公是親家。總是人間馬僕射紹即起申謝。蓋馬僕射猶子磷夫紹之姊婿。紹復咨啓大王。大王在生名德重。官位隆。崇則合却歸人天。為貴人身。何得在陰司職。大王咲曰。此官職至小。易得。先是杜司徒任此職。總濫蒙司徒知愛舉以自代。所以得處此位。豈容易致哉。紹復問曰。司徒替何人。曰。替李若初。若初性嚴憲。恕所以上帝不遣久處此位。杜公替之。紹又請曰。不知紹先父在此。復已受生。大王曰。見在此充職。紹涕泣曰。願一拜覲。不知可否。王曰。已歿多年。不得相見。紹起辭大王。大王令人送紹出。到一毛廊下。入門。滿壁悉是金牓銀牓。備列人間貴人姓名。將相二色名列金牓。將相以下悉列銀牓。更有長鐵牓。列州縣府僚屬姓名。所見三牓之人。悉是在世人。若謝世者。則隨所落籍送者曰。見之則可。慎勿向世間說。牓上人官職。

已在位者猶可言之未當位者不可漏泄。漏泄則終身喑啞。世人能行好心。必受善報。其陰司誅責惡心人頗甚。紹已停止一旦暮見打廠警鼓數百面。唯不吹角而已。紹問送者曰。冥司諸事一切盡似人間。唯空鼓而無角。不知何謂。送者曰。夫角聲者象龍吟也。龍者金精也。金精者陽之精也。陰府者至陰之司也。所以至陰之所。不欲聞至陽之聲。紹又問送者曰。陰司有地獄。不知何在。曰。地獄名目不少。去此不遠。罪人隨業輕重而入之。又問此處城池人物何盛。如此曰。此王城也。何得在盛。紹又問王城之人如海。豈得俱無罪而不入地獄耶。曰。得處王城者是業輕之人。不合入地獄。候有生關。則隨分高下。各得受生。又見舊識康州田洪評事。紹發康州之日。評事猶甚康寧。去後半月染疾而卒。紹都不知。及追到冥司。已見田生在彼相見。彼此涕泣。田謂紹曰。洪別公後來未經旬日。身已謝世矣。不知公何事忽然到此。紹曰。被大王追勘少事。事亦尋了。即得放回。洪曰。有少情事。竊敢奉託。洪本無子。養外孫鄭氏之子為兒。已與致得身名。年六十方自有一子。今被冥司責以奪他人之嗣。以異姓承家。既有己子。又不

念外孫歸本族。兒為此事。被勘赧頗甚。今公却回。望為洪百計藏一書與洪兒子。速令鄭氏子歸本宗。又與洪侍語康州貫使君。洪垂盡之年。竄逐遠地。主人情厚。每事相依。及身歿之後。又發遣小男北歸。使遺骸歸葬本土。眷屬免滯荒陬。雖仁者用心固合如是。在洪淺劣。何以當之。但荷恩於重泉。恨無力報。言訖。二人慟哭而別。一字天王與紹。欲回。大王出送天王。行李頗盛。道引騎從闐塞街衢。天王乘一小山自行。大王處分與紹馬。騎盡諸城門。大王下馬拜別天王。天王坐山不下。然後紹相別。紹拜大王亦還拜訖。大王便回。紹與天王自歸。行至半路。見四人皆人身而魚首。著綠衫。把笏。衫上微有血汚。臨一峻坑立。泣拜。謂紹曰。性命危急。欲墮此坑非公不能相活。紹曰。僕何力以救公。四人拜謝。又云。性命已蒙君放訖。更欲啓難數之口。有無厭之求。公莫惟。紹曰。但力及者。盡力而應之。曰。四人共就公乞一部金光明經。則得度脫罪身矣。紹復許。言畢。四人皆不見。却見本身偃臥於牀。以被蒙覆手足。天王曰。此則公身也。但徐徐入之。莫懼。如天王言。入本身便活。及蘇。問家人。

死已七日矣。唯心及口鼻微煖。蘇後一日許。猶依稀見天王在眼前。又見階前有一木盆。盆中以水養鯉魚。絡問此是何魚。家人曰。本買充厨膳。以君疾亟不及修理。絡曰。得非臨坑四人乎。遂命投之於陂池中。兼發願寫金剛經一部。及寫佛頂尊勝經三卷。以酬解冤之誓。

元潭州小吳門外拱德城畔。街南居民孫侍榮立身奉公。居開幕道。慶二年癸丑正月二十四夜。左邊隔壁隣居遺火。狂風似箭。延蔓至上邊民居到城住。又飛火過于街北。房宇燒絶。又飛火過于街北。房宇燒絶。又飛火過于下邊街南。燒至侍榮右邊隔壁鄰居而止。火起之初。侍榮發心許願。在後火息。延燒四十九戶。中間獨存侍榮房舍。翌日相識探問。夜來火中見雲如青傘。蓋帀旋舞。有此感應。

唐李丘一。好鷹狗畋獵。萬歲通天元年。任揚州高郵縣丞。忽一日暴卒。見二鬼使來追。人云姓段。時同被追百餘人。男皆杻杽相迫。女子反縛被鎖。前驅行可三十餘里。見大槐樹數十下有馬槽。段云此五道大神。每逐察人間罪福。于此歌焉。丘一方知身死矣。到一陰府。段指一胥吏。此人姓焦名策。是公本頭。遂被領過。王曰。汝殘忍無慈。好殺物命。以為己樂。須臾見所殺禽獸。周圍數畝。從已索命。其從數人有一人姓田。任揚州衆軍。王令左右皆授以鑿。鑿令開口納鑿。一九枚納藥。即成猛火。須臾俄復成人。如是宛轉至四氏。衆三九。而王不見火。驚曰。爾有何功德。田云。往年獵于揚州棘塘下。得玉皇經一部。令已持誦百部矣。王云。此正滅一切罪王。令撿田功德簿。還白如言。遂次至丘一丘一怖甚。急云。其實寫玉皇本行經。王云。審有此否。吏云無。焦策進曰。有。本人寫經。見在天堂。王曰。實聞。號玉皇經。最上功德。公能書寫。功德不小。即勑焦策領向天堂撿驗。至一寶殿。甚壯麗。衆經充滿。丘一試抽一幅果是所造之經。既回見王。知所造經有實。乃召所殺生命。令田與丘一許造功德。田即應聲便念經。王起合掌聽之。纔三紙許。回顧庭中禽獸悲已不見。丘一急發願云。願寫玉皇經一百部。田誦經畢。王令焦策同一青衣送田與丘一還。焦策云。恵乃又此豈不相報。丘一乃許錢三百千。辭而不受。與造經五部。曰可也。至一坑策推之。乃活身。已在棺中。惟聞哭聲。死已三日矣。急呼人至。破棺乃起。旬

日寫經五部了見焦築来謝云近奉若功德已生天矣尋百部
加丘一兩品仍充嘉州始討使
唐康仲本元和十一年往東海數年不歸其母唯此一子日夕憶念仲本
有一道士来求齋母不違其志道士曰謂母曰阿頟何事母具言之道士
曰若能急持誦王皇本行集經則兒得渡回矣道士遂出經以與之母為
不識字將所得經藏堂柱舊孔內加漆其上旦夕焚香禮拜祈兒早得回
歸一夕雷霆大震拔此柱去明旦視之則柱已不見矣莫知其由一月餘
日兒果歸家以錦囊盛水一段歸遂入拜其母母遂問仲本曰此何物
也仲本曰昨日海上遇風破舟溺水感雷霆投此木於波中仲本及一舟
人同得此木而出仲本之命與財物實此木所與敢不尊敬其母視之驚
曰此吾藏經柱也昨日雷霆不見此柱命斧破柱遂得所藏之經其子愈
生敬歎終身持誦焉
宋李子去病伏見王皇本行集經高上無比妙法無與等倫功德不可思議
發心信受齋潔自寫大冊讀誦日慮倉卒不能具載遂生湮沒何以扶危
拔苦利益存亡而普福含生願作小緣便於珠藏莫傳不朽隨在處持誦
作濟度冊捉為安樂因緣時工謝氏寫有情耳開口誦信受尊重感登道岸無使
災沒一如奉行真語所願既作是願遂就邑請郡前承節郎王肇齋戒
書寫庚戌歲九月上旬有七日也寫經一卷是夜有五婦人各着豔衣前
一婦人衣紫逕相顧眄欲来相害肇乃就寫經凡案閒得退筆數枝舉而
謂紫婦曰此乃寫王皇本行集經筆紫婦驚走復自疑慮其兒来恐怖遂
執筆出乃銀柄如果東而走去肇引筆指西曰此方去紫婦驚懼諾所指方
去而滅肇歡喜讚歎經力何如是之驗也既而語去病自夏得瘧寫王
皇大神咒及本行集經凡十部今有此驗去病思五婦人者乃是陰魔也
此經蓋將傳天下垂萬世利益一切存亡信乎王皇本行集經者功德中
之功德也書寫讀誦其功德力窮劫難言豈不誠
然乎
唐王儔乃康晉市民稟性頑鄙不顧罪福唐元和十四年其家併遭大疫
十死八九惟儔獨免一日忽思犬肉食之頃失雙目所苦非一不求醫藥

日寫經五部了見焦策来謝云近承君功德已生天矣尋百部了遍有勅加五一兩品仍充嘉州始討使

唐扶仲本元和十一年從東海數年不歸其母唯此一子日夕憶念仲本有一道士来求齋母不遣其志道士曰謂母曰何事母具言之道士曰若能急持誦王皇本行集經則兒得渡回矣道士遂出經以與之母為不識字將所得經藏堂柱穿孔内加漆其上旦夕焚香禮拜祈兒早得回歸一夕雷霆大震拔此柱去明旦視之則柱已不見矣莫知其由一月餘日兒果歸家以錦囊盛水一段歸遂入拜其母母遂問仲本曰此何物也仲本曰昨日海上遇風破舟溺水感雷霆投此木於波中仲本及一舟人曰得此木而出仲本之命與財物實此木所與敢不尊敬其母視之驚曰此吾藏經柱也昨日雷霆不見此柱命斧破柱遂得所藏之經其子愈生敬歎終身持誦焉

宋李去病伏見王皇本行集經高上無比妙法無與等倫功德不可思議發心信受齋潔自寫大册讀誦日慮倉卒不能具戴遂生漂沒何以扶危拔苦利益存亡而普福含靈願作小軸便於珎藏冀傳不朽隨在處持誦作濟度冊揖為安樂國土復願尊威有情耳聞口誦信受尊重咸登道岸無使災侵一如奉行真誥所願既作是願遂就邑請郡郭前承郎郎王肇喬戒書寫庚戌歲九月上旬有七日也寫經一卷是夜有五婦人各着豔衣前一婦人衣紫迤相顧眄欲来相害肇乃就寫經几案間得退筆數枝舉而謂衆婦曰此乃寫王皇本行集經筆衆婦驚走復自疑慮其兒未恐怖遂執筆出戶衆婦果東而走去肇引筆指西曰此方去衆婦驚懼詣所指方奔潰而滅肇歡喜讚歎經力何如是之驗也既而語去病自夏但秋寫王皇大神咒及本行集經凡十部今有此驗去病思五婦人者乃是陰魔也此經蓋將傳天下垂萬世利益一切存亡信乎王皇本行集經者功德中之功德也書寫之筆已能却邪況書寫讀誦其功德乃窮劫難言豈不誠然乎

唐王俛乃康晉市民稟性頑鄙不顧罪福唐元和十四年其家併遭大疫十死八九惟俛獨免一日忽思犬肉食之頗失雙目所苦非一不求醫藥

惟禱祝神祇而已並無感應儀有一道士登門告齋。曰問僊失目之由僊具實以告。道士曰。吾教汝持玉皇經。此經能救衆苦。報應如神。子能受之乎。僊辭曰。愚人又且失目。固不可奉命。道士曰。但請人書寫亦可。僊敬從之。造得一部。請師誦之。是夜夢一道士持刃決其目。僊驚覺兩眼復明如故。遂終身齋戒專心持誦此經。

唐李脩顯慶中丁父憂發心寫玉皇經三部以荅劬勞。纔一部了。筆間有五色圓光之兆。經畢。筆無所損。每聞異香。座前時有花墜。後失筆頭經半載。夜曰見地上有金色光彩。視之乃向所失筆頭。自然光彩不壞。經之功德孝誠所感。父得超升矣。

宋番易主吏周世亨。謝沒之後。奉事觀世音甚謹。慶元初發願手寫經二百卷。施人持誦。因循過期。遂感疾。乃禱菩薩祈救護。既小安。即以錢三千。米一石。付造紙江匠。使抄經紙。江用所得別作紙。入城販鬻。周見而責之。江以貧告。復增畀其直。及售紙于周。每幅皆斷為六七幅而與還家。悉力縫制。納于周。周倩一僧摺成册。齋戒繕寫。方及二十卷。正書楞嚴群鴉數

十忽集屋上。逐之不退。走稿像前。追出視。蓋一鴉中箭流血。被痛不能得。故至悲鳴。周連誦寶勝如來。救苦觀世音二佛。竟筆。捐之。稿飛入空中。周讚歎之際。箭從天井內擲落于佛龕側。衆意如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八

嘉言

儒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書能達人。○人生至樂。莫如讀書。

釋 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後五百歲其有衆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則為第一希有。○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則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喜讚嘆誦經法者。所生之處。音聲雅妙。聞者歡喜。○大乘經典。信心供養。顯揚如來。智慧聖德。

道 值遇經法。普得濟度。全其本年。無有中殤。○一誦諸天禮十轉。枯骨生精。猛獸隨所擁護。捍厄扶衰。○經之至微。宣道之意。正真之教。誦之千日。白日升天。致慶七祖。

感應

漢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緑衣。藜杖叩閣進見。向暗中

誦書老人乃吹杖端爛然火明。因說開闢已前事。授洪範五行之文。自云是太乙之精。聞金卯姓有博學者。下而觀之。復出懷中天文地圖授之。元。尹夢龍中興人。母喪負土為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散鄉人讀之。有群烏集其塚樹。

唐江陵府公安縣潺陵村。王從貴妹四娘。未嫁時。常持金剛經。貞觀年間俄卒。埋已三日。其家覆墓。聞叫哮之聲。開墓視之。乃見四娘起坐棺中。良久言曰。初至冥府。陰官聞有持經功德。合掌讚歎。且令放還。

唐開元中。有盧氏者。寄住滑州。晝日閉坐廳事。見二皂衫人入門。盧問為誰。答曰。是里正奉帖追公。盧甚愕然。問何故相追。因求觀帖。見封上作衛縣字。遂開文字錯繆。不復似人書。怪而詰焉。吏言奉命相追。不知其故。俄見已馬已鞴在階下。不得已上馬去。顧見其屍坐在床上。心甚惡之。倉卒之際。不知是死。又見馬出不由門。皆行墻上。乃驚愕下涕。方知必死。恨不與妹等別。行可數十里。至一城。城甚壯麗。問此何城。吏言王國。即追君所司。入城後。吏欲將盧見王。經一院過。問此何院。吏云是御史大夫院。因問大夫何姓名。云姓李。名其。盧驚喜白吏曰。此我表兄。令吏通。須臾便出。相見悲喜。具言平昔。延入坐語。大夫謂曰。弟之念誦功德甚多。良由金剛經。是聖教之骨髓。乃深不可思議功德者也。盧初入院中。見數十人皆是衣冠。其後太半繫在網中。或無衣。或露頂。盧問此悉何人。云是陽地衣冠之者。悉得昇天。遂命取高座。令盧升座誦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網中人已有出頭者。至半之後。皆出地上。或衰衣大袖。或乘車御雲。誦既終。往生都盡。及入謁見王。王呼為法師。致敬甚厚。王云。君大德不可思議。算又未盡。厭歎念誦之功。尋令向吏送之回。既至舍。見家人披頭哭泣。尸卧地上。心甚惻然。俄有婢從庭前入堂。吏令隨上階而前。魂神忽已入體。因此遂活。

梁東陽張瑤病死。數日方活。云被所由領過一府舍中。貴人儐從如王者。瑤至庭內。見其所殺衆生。盡來待對。瑤曾殺一牛。以布兩端與之。追福其牛亦在庭中。角戴兩布。又曾供養病僧。其僧亦來謂所司曰。張瑤持金剛經滿三千遍。功德已入骨。又寫法華經一部。福多罪少。故未合死。所司令

稱之。畜生盡起。而瑤猶在地上。所司取司簿勘之。一紫衣引青衫吏抱簿至。云張瑤名已掩了。合死。視簿有紙帖掩其名。又命取太山簿。頃之。亦名始掩半。未合死。王問瑤云。汝名兩處全掩。一處掩半。六分之內。五分合死。以功德故。放汝歸閻浮地。勿復殺生命。瑤入地獄遍見受罪。火坑鑊湯無不見有。僧曰。汝勿復為罪。遂即以印印其肢曰。將此為信。既活。印甚分明。人皆見之。

宋咸淳己巳杭州一老嫗。年六十餘。嘗誦金剛經。誦畢。佩帶於身。中秋到江頭觀潮。值潮頭家高澎湃衝激。吸沒百餘人。嫗亦預焉。已而潮回。乃獨送此嫗于江之濱。儼然存活。人問之。則曰。見潮神閱簿。言我嘗誦金剛經有功。送回陽世。視衣襟皆濕。惟所佩之經獨乾。

唐邢州司馬柳儉。隋大業十年。任岐州岐陽宮監。義寧九年。坐誣枉繫大理寺。儉志心誦金剛般若經。有兩紙未遍。不覺眠睡。夢一婆羅門僧報云。檀越宜誦經。今遍即應得出。儉忽寤。勤誦不懈。經二日。忽有狀喚就朝堂。放免。又儉他時夜誦經至三更。忽聞有異香散漫滿宅。至曉不絕。皆感所致也。

宋建炎間。洗炁政避虜難于徐之山谷中。一夕在道旁。聞歎曰。吾母在順昌。相去三百餘里。未知存否。念吾母平生誦金剛經。今三十年矣。豈不能救此難耶。因涕泣良久。足疼。以手摩之。忽有大木葉兩片。飛墮其前。遂取包兩足跟。有頃。聞雞聲。遂起行。步若有神助。及曉至順昌城下。視元喻于慶建昌新城縣人也。少從鄧顯齋學。及長。遊淮甸。言得隱形術。日有殺傷在館東之門。衆驚散。捕者環列道途。喻挺身出其間。捕者不見之。喻則悉見也。後歸故鄉。家甚貧。歲處鄉館。每晨起必正衣冠。迎日而揖。焚香誦金剛經一過。然後學者至。授書。年八十餘。耳目聰明。行步便捷。至元丁丑以來。鄉學多廢。日煮金剛經以食人。異之。一日無病。過其女家曰。明日吾從此逝矣。汝能飯我乎。女曰。何言忺也。喻曰。不忺我則已。女為忝食之。喻勞錢百文。雇其隣里。明日為我掘金井。其舁鋤及箕來。隣曰。教授

無病何為若此言也喻曰汝但來先汝雇者懼汝不來也明日雇者如約喻指畫去處度棺大小而掘焉及午時可矣謂曰汝往飯吾女家其人飯畢視之則已端坐隱几而化矣。

元建寧府城內有陳公者至元己未間夫妻長齋日夜持誦金剛經後於癸巳年忽一日香湯沐浴端坐誦經而逝有神光燭室合城僧道傭香花迎奉就塔焚化壽年九十有七歲。

元建寧府建陽縣地名茶坂洪山白蓮堂有一僧平昔齋戒持誦金剛經及華嚴經又禮華嚴塔後於至元三十年間忽然示寂師孫將奠之明日再還魂云是去錯路頭今急討香湯沐浴罷穿袈裟如法正身端坐而逝。

唐貞觀萬年縣景兆市井廛猛之人元和七年其所居宅有大妻蛇其家見者皆驚怖萬盈怒一旦持巨棒伺其出擊殺之焚灰以食因得疾藏腑痛楚遂卒心尚微暖七日後蘇云初見冥使三四人來追行暗中十餘里見一人獨行其光繞身四照數尺口念經隨壹就其光問姓字云我姓趙名其常念者金剛經汝但莫離我使者不敢近漸失所在欠之至其家聞盈拜謝曰向不遇至人定不免矣其人授以金剛經念念更無遺闕所疾亦失因斷酒肉不復殺害。

唐張國英大曆年間為西蜀崔公寧兵上時楊林反叛國英與之戰遭流矢中腹醫者曰藥無所施旦夕必死因與同伍叙別令倩棺材妻兒環泣人不忍聞國英舊持金剛經忽夜夢胡僧相尋撫憐如有素與藥一丸令吞之且曰無足慮矣翌日果瀉下箭鏃瘡合而愈蓋持經之力也。

唐元和九年強伯達家于房州世傳惡疾凡二百年矣伯達纔冠便患風癩父兄親族以為必不可療恐貽後患謫送之山中其父衆攢置伯達于巖下泣涕而別絕食未幾忽有僧過傍之曰汝可念金剛經內四句偈或脫斯苦伯達受教念之累日一旦感一大虎來伯達不敢開眼但至誠念偈虎乃遍舐其瘡唯覺涼冷如傳妙藥了無他苦良久虎去自顧其瘡皆已瘥合明日前僧復至即於山邊拾青草一握授之曰可以洗瘡但歸家日以此煎湯洗浴伯達感泣拜謝僧拊其背而去及歸家親族大驚具述其事浴訖身體潔然都無瘡癩隣里歎異自此相傳之疾遂止。

唐沈嘉會貞觀中任校書郎以事配蘭州思歸甚切每旦暮常東向拜太
山願得生還積二百餘日永徽六年十月三日夜見二童子儀服甚秀云
是太山府君之子府君婕公朝夕拜禮故遣奉迎嘉會云太山三千餘里
何能可去童子曰先生閉目勿憂道遠即依其言瞬息之間便到宮觀敞
麗童子引入謁拜府君即延入曲室對坐談笑無所不知謂嘉會曰人之
為惡若不為人誅死後必為鬼得而治無有徼幸而免者也若日持金剛
經一遍即萬罪皆滅鬼官不能拘矣又云前府君有過天曹黜之某姓劉
嘉會亦不敢問其他也嘗與嘉會雙陸無設酒肴嘉會起於小廳東見姑
臧令慕容仁軌執笏端坐云府君帖追到此已六十日未蒙處分嘉會坐
啓府君便令名仁軌入謂曰公縣下有婦人阿趙被縣尉無狀拷殺阿趙
来訴遂誤追公庭前有盆水府君令洗面仍遣一小兒送歸嘉會亦辭復
含二男送凡在太山二十八日家人但覺精神昏昧既還如舊嘉會話仁
軌於衆長史趙持滿令人驗之無不同白此常持經遇赦得歸

唐劉鴻漸者御史大夫展之族子乾元初遇亂南徙有僧令誦金剛經鴻
漸日誦經至上元年客壽春暝日出門忽然死去見二吏云奉大
追鴻漸云初不相識大尉何以見命意欲拒抗二吏忽爾直前拉
詣衙舍吏不肯放牽行未久倏過淮至一村須臾持大旗彩及腰旛
漸著笑云真措大彩也固而向北行路漸梗澁前至大城入城有府
廨忽見素勸讀經之僧從署中出僧後童子識鴻漸徑至其所問十
何以至此因言和尚云劉十六郎遣為吏追以誦經功德當不
鴻漸尋至僧院虔禮求救僧曰弟子行無苦須臾吏引鴻漸入門
果後有五色浮圖高三四尺迴旋轉動未及考問僧已入門矣
吏大怒十許云是中丞降階接僧問和尚何以護来僧云弟子持金剛
經功力甚至其等又未盡宜見釋也王已若持金剛
開因令誦鴻漸誦兩紙訖忽然遺忘廳西有人手持金剛
君子書金剛經布經於鴻漸前令分明讀經畢都不見人
因僧出門唯見追吏怒有物狀如兩日来擊鴻漸鴻漸
復有水鴻漸飲之追吏云此是人膏血當火

皮肉飲之不得還矣須臾至舍見形骸臥在床上心煩悶悵鬼自投之入冥然如入房戶遂活。

唐劉遵游在汴時韓弘為右廂虞候王某為左廂虞候與弘相善或譖入結軍心將不利於劉劉大怒俱名詰之弘即劉之甥因控地碎首大劉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慄不能自持劉令杖背三十時新造赤棒固以漆遣者幾死韓意王必死矣及昏造其家悵無哭聲又疑其不敢哭耳詰其門卒即云大使無恙韓素與熟遂至臥內問之云我讀金剛經四十年矣今方得力初被杖時見巨手如箕翕然遮背因祖示韓都無撻痕韓甚不好釋氏由此始與僧往來曰自寫經十紙及貴計數百軸後在中書成者有諫官因事見謁韓方浹汗寫經諫官悋問之乃具道王某事。

唐廣陵張嘉猷者贇應初為明州司馬遇疾卒載喪還家葬於廣陵南郭南坐浮圖下坐久如夢忽見獸來白云罪福胎然莫不隨所為而得但我素持金剛經因得無累亦當別有所在旬月間耳公還為白家兄令誦金剛經一千遍何故將我香爐案前行答曰祖父以來持金剛般若恐是此力遂放去投村避賊入人家中賊衆續至問何人云向被刑刀扔者賊曰我遥見光上屬于天疑有寶無心相害。

唐天后朝裴宣禮為地官侍郎坐事被繫宣禮憂迫唯念平日所持金經祕鎖自脫推官親訪問之後得幸免侍御史任植亦同禁勸其誦免。

唐貞觀七年長安縣尉李行脩坐累當就刑專誦金剛經一千遍其開時已秋分數日按獄當時決罰者千餘人並不免唯行脩及息宥被州會赦得還。

五代僧師觥大悉居京師高頭街鬻術顯行致家貲鉅萬晚歲

名[illegible]妄十輩全失衛生之理但每日早起誦金剛經數卷[illegible]
安貞北關殺其妻棄刖取金帶衣服棄尸道傍亂突其子訥脩理墳
[illegible]守墓左頰然若注略不少損乃知金剛經清潔有素曾往湖南舟
[illegible]忽有煙氣如雲來覆其舟俄頃而散舟中人但見趙居敬常持金剛經
[illegible]之乃見居敬凌波而出衣服不濡懷有珍寶人問其故曰向者
金剛經適有二僧來召至龍王宮左右命升殿誦經得珠寶數十事二僧
相送出宮其一僧曰寄少信至衡岳觀音臺北丘紹真付之但言汝和
寄與李轉金剛經後至其地訪問果有人云和尚滅度已五六年矣
唐吳寶中常州宜興縣吳逵每日五更誦金剛經七卷嘗作詩云五更
動吳貪眠抖擻精神向佛前一拜一聲獅陀佛西方池內添朵蓮年至八
十七歲忽然辭別妻子云有二使者呼名其去遂見閻摩天子天子問生
前作何業逵云自幼至今常誦金剛經天子因賜逵殿階坐令其誦經乃
念主舍衛國中出奇異妙香忽現一佛相天子合掌歎曰[illegible]

經有脫若之功吾送汝便生舍衛國承品官之後受國家爵祿長享
子孫榮貴逵即拜謝天子勑二使者送往舍衛國託生因歸舊舍流
叫妻兒叮囑具道其事吾死得經力今准閻摩天子勑命得託生舍衛
中特來相別汝等切宜諦心受持金剛經及妙法蓮華經冥府鬼神
重此二經其功德不可思議如不識字但能每日用香花菓餅燈燭
自有福根仍不可殺生齧動含靈皆有佛性若能回贖物命放還生
生悉病延壽之報妻兒聞語悲號逵曰不用傷感人生在世略有半
德命盡之後猶如夜眠天曉還見日月之光人無善心更無救生一
後驅入陰府如行刀劒黑闇之路恐汝等不知特來相告言訖不見
唐趙安成都人每日常持金剛經十遍大和四年會變寇退歛歸家
途中見賣軍器者遂置于家為仇人告之于官府追者至門安泣別
禮經而去既為牢獄所苦甘自伏罪將科斷次引至帥司其枷鎖自
詰之安曰實不為盜此器得之巷陌耳吏叱之不信呈案之時忽
名下大書一放字竟不知其由有司異之因是得免罪[illegible]

[illegible]視之見其經紙皆損破。如被人搦碎模樣。妻云曾一日閉其口
即安受持訖之時也。

唐陳利貞者會稽郡人也。弱冠明經擢第。善屬文。為長城縣尉。訓
俗在尼難。多獲其助。開元中。自曾趍江行之東陽。會天久雨。江水
大漲。其徒二十餘舩同發。乘風掛帆。須臾天色暗昧。風勢益壯。至界
牌入大懼。利貞誦經至激流所。忽有一物狀如赤龍。橫出扶舟。因是
諷者以為誦經之力也。

唐開元三年。京兆府武功縣丞蘇朗持金剛經。閫門五十餘口。並皆
其妻崔氏亦誦此經。崔氏有親表見其喫菜年深。面無顏色。勸其私
宰。崔氏因使人竊市羊肉三斤。暗處食啖。纔殽。從六月十五日死至二十一日
又不能出口。暮氣絶以體微煖。未敢棺殮。家人問其事。云行至宜府。正問汝是武功縣丞妻。汝夫是大善護
自食肉。金剛善神變肉為骨。以此警汝。合年七十。為汝受持金剛般若
司添壬九十。却放還生。武功一縣道俗咸知。縣官具録申州。州官[illegible]
開因此御注經文。流布天下。

唐河東薛少敭好奉佛。常持誦金剛經。後舉進士。忽一日暴亡於長安
義里。云有一使持牒。曰大使追。俄引至官府。見其表舅者即鮮于叔明也。
敭將有所訴。叔明曰。寒食將至。何為剖鷄子食也。東面有一僧。手持
塔扉雙開。少敭已在其中。叔明曰。我方欲立事。和尚何為救此人。乃退
出。令引少敭見判官。及出門之。西院閣者入白。少頃開命。乃引入。
亡兄也。叙泣久之。謂曰。吾以汝久未成名。欲薦汝於此分主公事。
未。非有他事。少敭時新婚。力辭不願。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職居
既來此。可以一謁而去。乃命引少敭於西曹相見。接遇甚厚。俄聞
陛下倫未問。王判官忽起。又見向者持塔僧。僧曰。不可食。食則
少敭曰。飢甚奈何。僧曰。唯蜜煎薑可食。乃取食之。而王判官
可去矣。少敭復出詣兄泣且請去。兄知其不可留。乃入白[illegible]
已既得歸人間。顧知當為何官。兄曰。此甚難言。不[illegible]

受是經者感應如此。

梁天監中瑒法師居長安招提寺。年十一歲為僧。忽一日同寺中數人僧行往相師家求相占至瑒。曰可惜聰明。奈何壽短。只年十八歲刻定夭亡。瑒歸寂滅。焚香作禮發願乞增經一卷精專誦持。任予就滅。函內抽得金剛經一卷。不捨晝夜精心靜念。忽一日夜見房中有五色光現。須臾身長丈五許。語瑒曰。汝壽止十八歲夭亡。得念經有感。向天增汝壽數。言訖潛隱。因此感應。愈更精勤。年及十九。再訪相師。師愕然謂瑒曰。吾昔曾定師夭亡。今日再覩。死氣已去。講何善業。再添法齡耶。瑒曰。專心誦經耳。相師稽首云。吾在塵俗中。豈得知經力有此殊勝。觀師此去。壽可至九十二。後果應相師言。終于招提寺。

唐吉州龍興寺三刀法師本姓曹。天性蔬食。幼小出家。于時安史之亂。南方不寧。兵革未息。大曆七年十一月。廣州呂大夫被蕃賊攻城。洪州路已牒吉州刺史劉寧。徵兵三千。同收蕃賊。洪師舊名伯連。為人額雖強惡。心甚循良。常持金剛經。以筒盛而佩之。無何。被括為軍。呈閱之次。選充行營

右一史。取籍尋之。不令少殷。見既去。每過危險。皆見其僧前引。少事。

天思玄。天台朝為太學博士。信釋氏。持金剛經日兩遍。多有靈驗。日念一遍。長安中。思玄在京病。有巫褚細兒言事。如神。思玄往焉。巫謂曰。公有何術。鬼見皆走。思玄私負知是經力。倍加精勵。日念三遍。病疾醫無效。思玄至心念經。三日而愈。思玄曾於渭橋見一老人年八十餘。著緑袴服。問之曰。為所生母也。思玄怪之。荅曰。母年四十三時有惡疾。醫教云。汝欲長壽否。但念金剛經。母即發心日念兩遍。終一百七。病及所苦。並過百歲。思玄遵母業。年至九十餘歲。

宋建業人。閭達。康人屠。常誦金剛經。一日。番人到城下。屠三嘆曰。金剛神曰。汝宿欠連四命。來日到汝家。當償。還四。此人聞名。必放汝。來日。番人果入來。屠依金剛神之言。拜告。其迷前。願求活。連四曰。吾萬里之程。殺戮寃枉不少。今改前非。放汝。

小將非其所好遂亡命焉時本州擒送本軍劉怒令於朱木橋暫斬三下刀俱折劉怪而問之對曰素志捨家常持經法蓋由性懦恐卹軍威是以亡耳問經何在曰被獲時遺墜今尋討果數百步外得之竹筒有刀痕而幾絶矣劉拱手稱歎乃縱為僧奏聞勑下本道號三刀法師居本郡龍興寺後加精進卒于住所

隋蕭瑀武帝玄孫梁王嶚之子梁滅入隋仕至中書令封宋國公篤信佛法常持金剛經讀伐高麗不合旨上大怒瑀賀若弼高熲同禁欲害於法瑀就其所八日念金剛經七百徧明日桎梏忽自脫守者失色復桎梏至殿前獨宥瑀二人即重罰因著艦車經靈驗一十八條乃造寶塔貯經檀木為之高三尺感一鍮石像忽在庭中以安塔中獲舍利百粒貞觀十一年見普賢菩薩毋毋而去

唐梓州牛心義寺釋清虛姓唐本州人也長誦金剛般若三業無懈晉於山林間誦有七徧馴擾若傾聽焉聲息乃去又鄰居失火連燔屋宇虛室獨存長安二年遊盩田悟真寺上方北院舊無井泉遠汲於

勞時華嚴大師法藏聞虛揚經靈驗乃請入彌勒閣焚香誦經達旦者三忽假寐中見三王女在閣西北小腹以刀子剜地便見泉湧虛往其處遂含入掘之果獲甘泉用之不竭

後唐汴陵開元寺經院僧法正日持金剛經三七遍長慶初得病卒至冥司見王問師生平作何功德對曰常念金剛般若王令引還正下階遍侍衛悉合掌階下考掠論對皆停息而聽誦畢後遣一吏引還王下階送云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間勿廢誦讀因隨吏行數十里至大坑吏自後推之若隕空焉從是而寤死已七日唯面不冷

唐成都府建昌寺僧牟師開成三年八月暴卒忽見四人來迎至一河側多有大樹使者曰此非人間也還記在生事業否牟曰幼年曾念金剛經使者云此經冥司甚重請誦之四人合掌靜聽至四果章四人止之忽然不見須臾又一人來問曰向者何人到此牟具說之曰此四人已生天師可速歸也廻身見一大蛇作人語索命牟曰不省害汝時蛇曰在雅州時牟因思十三歲時研栗次誤傷同伴殺之非我也蛇曰因你傷我遂支不

得致被人殺須還我命牟許轉金剛經一千遍蛇即低頭而去傍有送者抱牟投本身上遂活時淨衆寺僧仲訥来看具說其事因託轉經一日牟畢其夜又夢宜使曰冤家不去須更得衆僧誦半日方息次夕夢蛇謝曰感經功德已得生人類矣言訖而寤

唐貞元中荊州天崇寺僧智燈常持誦金剛經遇疾而死其手猶熱不即入木經七日再活云初至陰府王者降階迎接敘揖罷謂曰更容上人十年在世受持真經免離生死僧因問王入間衆僧中曾食蕎麥人用酒服可否王曰此大違本教僧又云律中有開遮條如何曰此後人加之非佛意也自後荊州僧無敢食者

唐孫明者鄭州陽武人也少貧賤為盧氏莊客善持金剛經日誦二十遍凡三十年初持經時便不茹葷忽一日正念誦次暴卒見二吏来追明意謂縣吏便隨其去行可五六里至一官府門吏云王已出逃吏因開明於空室中其室縱廣五六十間經七日從外歸吏引見王王問汝有何福果荅云但持金剛經已三十年王言此大果也遐語左右曰昨得祇洹家牒論孫明念誦勤懇請延二十年壽乃知脩誦不可思議遐汝二十載以償功也遂令送還其家殯殮已畢神雖復體家人不知會有猟者從殯所過聞號呼聲報其家人開視遂活時天寶末也

唐天寶初易州參軍田氏性好畋獵一日於易州放鷹於蓁棘中見一卷書取視之乃金剛經自爾發心誦持越數年誦及二千餘遍然於畋獵亦不能輟後得疾暴卒即日被攝至地府見諸鳥獸周迴數百就已索命領之見王王問作罪何多田無以對令所由領去推問其徃十餘人同至吏局吏令開口以一圓藥致其徃口中便成烈火遍身焦爛須臾滅俄復成人如是經六七人後至田氏累藥三圓而不見火吏在之復引見王具以事白王問在生有何福德田云初以畋獵為務嘗於易州蓁棘中得一卷金剛經持誦已及二千餘遍王曰正此滅罪王命左右撿田福簿還白如言王令誦經繞三紙許迴視庭中鳥獸並不復見誦畢王稱美之云誦二千遍延十五年壽遂得放還

唐王陀為鷹揚府果毅因病解歸遂絕葷食發心念金剛經日逐五遍後

染庵疾見二十二鬼来陀即急誦鬼聞便退遥曰王令追汝汝且止經於是暫歇鬼又近前陀昏迷欲絶須臾又見一鬼来云王令誦經人權放六日既醒一心持念晝夜不息六日雖過鬼亦不至夜聞空中有聲呼曰汝以持經功德當壽九十竟如其言

唐內臣姓楊忘其名復恭之弟也崇敬佛法適秦宗權叛陷賊內二十餘年恒讀誦金剛經雖在賊中未嘗輒廢會宗權男為襄陽節度使楊為監軍使楊因人心危懼遂誘麾下將趙德言攻殺宗權男發表舉德言為節度使由是軍府稍定民復田業美楊於課誦之功益加精勵嘗就牙門外柳村下焚香課誦次欻有金字金剛經一卷自空中飛下楊拜捧而泣震駭心目得非信受精虔獲茲善報也故陷于賊黨二十年間終能梟巨盜立殊勳克保福禄者蓋佛之冥祐也

唐劉左營卒王敦常讀金剛經不如輩飲酒為賞設庫子前後為誤累合死者數四皆非意得免至太和四年郭釗鎮蜀郭性嚴急小不如意皆死王敦固呈錦纈郭嫌其惡弱令褁背將斃之郭有黃狗隨郭剖起非本宅人逢之輒噬忽吠聲立挑王敦之牝驅逐不去郭異之怒遂斃

宋釋德遵申州人初年五十得瘵疾醫療瘦不效因發心總持金剛經扶策倚輒日至十遍因而彌篤曾未期月疾頓瘳壽至七十八歲

梁武帝天監十四年智藏法師初遊京輦帝深加禮敬至是帝為誌公建塔寺曰開善敕藏居之初相者曰師壽止三十一藏乃竭精修道專誦金剛經至厄年之暮俄空中曰承般若力得倍壽矣藏後出山相者驚曰短壽之相今無矣藏問今得至幾曰可六十餘於是江左道俗競誦此經乃至于今盛通廣著

唐永真中釋文照住河東府開元寺幼小出家性少聰慧常自恥之一旦詣栢梯寺禮曇延大師真容冥有所禱忽若假寐見曇延身長一丈目光四射謂照曰爾所欲者吾安能致之有聰明經一卷求之可也因袖中出以示之即金剛經今其日誦七遍既寤猶在目誦念無滯如久習焉自此聰明日勝一日

唐宋汶牧黃州日秦宗權阻命作亂將欲大掠四境蔡州有念金剛經行者郡人咸敬之宗權差為細作令入黃州探事行至黃州未逾旬為人告敗宋汶大怒令於軍門集衆決殺忽報有官使不欲遽行殺戮縣是旦令禁錮逾月使臣不到又命行刑出猶牢次報使入境復且停止使已發引出就刑值大將入衙見之遽白於汶曰黃州士馬精彊城壘嚴峻何懼奸賊窺覘細作本非惡黨特受制於人耳將軍曲貸性命足示寬恕汶然之命髡髮負鉗緣化財物造開元新寺寺字將就汶一夜夢八金剛告曰負鉗僧苦行如此締構即終盡釋其鉗以旌善績汶夢覺大異之遂令釋鉗待以殊禮自後一州童稚悉呼為金剛和尚

唐釋神晏姓劉住梓州玄武縣福會寺萬歲通天元年被人告停劾賊繫瀘州獄晏先持金剛經乃猶心虔誦月餘日忽中夜見獄中光明枷鎖自脫遂蒙原宥

唐原州龍興寺因大齋會寺主僧夏臘既高是為宿德坐儼賓頭之下有小僧者自外後至以無坐所惟寺主下牀一位小僧欲坐寺主輒叱之如是數四小僧忍辱失時覺來就坐寺主怒拂倚柱而坐以掌捫之方欲舉手大柚為柱所壓不得下合堂驚駭小僧動止不齋而還房衆議恐是小僧道德所致寺主遂與寺衆向往禮敬小僧惶懼自言初無道行不敢濫受大德禮數遂巡走去因問平生作何行業云二十年唯持金剛經衆皆讚歎謂是金剛護持之力便於柱所焚香頂禮呪云若是金剛威神力當還此衆於是隨手而出也

宋廖等親知潭州善化縣時有一婆每日誦金剛經於街市乞食夜則歸宿山阿忽數日不見行乞群鴟噪集於其止處衆人往視之見懷金剛經傍巖而化群鴟銜土以覆之

隋大業中雍州長安縣有人姓趙名文若死經七日復活眷屬喜問所由文若報云當死之時見人引向閻羅王所問文若汝生存之時作何福業文若答王受持金剛般若經王歎云善哉此福第一汝雖福薄且將永汝以受罪之處今一人引文若北行十步至一處有猪羊鷄魚鵝鴨之屬競來從文若索命文若云吾不食汝身何故見逼諸畜生等各報云汝往日

時某年某月某處食我頭脚四支何故諱之文若見畜引實不敢拒違唯
知一心念佛謝罪諸畜見為修福一時放却其引使人將文若至王所說
見受罪處訖王付一椀釘令文若食之并用五釘釘文若頭頂及其手足
然後放過文若得蘇具說此事極患頭痛并及手足久後得差從是精勤
誦持金剛般若不敢遺漏寸陰後因使至一驛廳上暫時偃息彷彿欲睡
于時夢見一青衣婦女急速而來請救乞命文若驚寤即喚驛長問云汝
不為吾欲殺生不驛長荅云實為公欲殺一小羊文若問云其羊作何色
荅云是青毅牸羊文若報云汝急放却吾與價直贖取放之良由般若威
力冥資感應也

九遂州任善病亡同數俗人一僧俱至閻王所僧曰常誦金剛經王即合
放還善曰汝亦曾誦二十一遍即令放還

十鄴州商人何老同雇夫擎物趁疫市遇夜歇於山路聽雇夫
[illegible]非唉葉于澗下擔其物去何老以常持金剛經之故都無[illegible]
從澗中出到城市雇夫方欲賣物次見何老大驚駭何老安慰之云是
經力也非有他故約不告訴相與為僧

唐宋義倫鄰德中為虢王府典籤暴卒三日方蘇云被追見王王曰君曾
殺狗兎鵝今被論君算又合盡然適見君師主云君持金剛經不唯懺罪
更合延年我今放君君歸不喫酒肉持念尊經否義倫拜謝曰能又見殿
內床上有一僧可五六十披衲倫即拜禮僧曰吾是汝師故相救可依王
語義倫曰諾王令隨使者往看地獄初入一處見大鑊沸油其下燃火鑊
中煮人痛苦之聲莫不酸惻更入一獄鐵床甚濶人臥其上燒炙燃炭形
容不辨西頭有三人枯黑佇立頗似婦人向義倫叩頭云不得食噉已數
百年倫荅曰我亦自無何可與汝更入一獄向使者云時熱恐家人見歟
遂去西南行數十步後呼云無文書恐門家不放出遂得朱書三行字並
不識門司果問看了放去遂蘇

唐李九師本邛州臨邛縣人常念金剛經開成中暴亡被使追攝見王有
一僧於王前救免又送出門云我是須菩提故来救汝可努力修善更得
十三年若執心堅固當必生天九師拜謝爾時思得粥飲無處不覓乃發

聲大呼僧亦與飲飲訖又呼忽覺在床後持經愈勤果十三年卒臨終有異香天樂信其生天不謬矣

唐劉弇貞觀元年任江南縣尉忽有一鳥於房前樹上鳴卜人云是鳥呀止為不祥弇聞之恐懼思欲崇修功德未知何者為勝夜夢一僧稱讚金剛般若念誦百徧及寤依命即誦滿其數忽有大風從東北來拔樹逐櫛巷外其根枝葉土坎縱廣一丈五尺乃知經力不可思議

唐僧慧因善三論及法華金剛經常為講說至德中黃昏時見一人入門云王請法師因遂僵仆唯心頂煖七日却蘇云初隨使者至一城極甚宏麗入見王從數百人下殿至閤門拜曰弟子不幸主世名祿然治罪人甚用為苦開上人善講金剛經幸為敷析於是就坐講畢王施紵三百匹送歸次見一講堂有百餘僧相與談論初極禮決少時各爭競於手上悉生鐵爪共相拏捫血肉塗地牛頭巨卒以火燃之鑊成灰粉須臾又復本身因驚懼却蘇然而起絹已在櫃與前數同遂得此施作功德此更不講說惟持經而已

唐釋道濟西蜀成都人武德中濟善賈有萬餘緡自京還歸道遇新益州戶曹常約欲赴任少路費就濟借數百千到綿州夜與渡江至中流舍從者縛濟以籠盛沉水中盡分其財濟有戒行常持金剛經雖在洪波水不入口俄頃如有神力籠浮縛解漂著小洲時方夜半村人遙見洲上有光即棹小舟來視濟因得活時實公執為都督濟往訴之名約詰責全不承認濟為實藏在簏下卷簏以示之約頓首請罪濟皆顧放於是不問約泣涕悔謝終身皈向佛經

唐貞元中尼道凝常持金剛經住上都龍華寺曾往莊嚴寺麥請眞禪師門人止之曰和尚不面女人難以引進道凝泣涕自謂曰我修行有日矣願集其福再生為男子身不月餘忽一日當生至期來訪以珠字為憑夢者覺異遂記于壁至期往訪張家果生一男請視其足有願生二字甚分明張氏因以命名五歲棄謁眞禪師具述其因師曰宜令出俗後為師徒弟

唐于祁天后朝住并州錄事參軍每至一更後即喘息流汗二更後方愈
妻柳氏將名醫祁家曰自無他苦但晝夜曹務夜判冥司力不任耳每知
有災咎即陰為之備都不形言凡六年後丁太夫人艱乃持金剛經更不
復為冥吏常讀歎此經功德浩大令子孫諷誦後為慶州司馬享年八十
四臨終忽聞奇香非世所有謂左右曰有聖人來迎我往西方去也言訖
而沒

唐張玄素洛陽人年二十持金剛經天授初住黃梅縣令卒有厄難皆獲
免離七十遘疾忽有華蓋從空而至漂浴與家人訣奄然而卒

唐高宗勅中太宗征遼克勅望見官軍乃夜出投之閻不知路至心念經俄見炬火前導遂達
漢軍

宋淳熙十四年歙縣宰廬奉議棄官遺廳吏呂明往嚴州歸塗值一客亦負
擔元不相識即顧揖如舊交凡四五日間其行或在前或在後一日呂常
食必招與共啜但見其追逐不捨頗訝焉及投宿村店取腰籠中所藏楮
券十餘道置席下以防其竊明早啓戶遇此客前問曰爾平生何善緣呂
曰我小人耳有何善可說客曰我相隨許時本不是好意望爾身畔料必
有財物欲為不利夜來鑽壁覷乃覩一人長七八尺面貌全似神道瞪眼
看我我不覺驚倒又不敢叫人相救此何祥也呂曰每日天未曉時課誦
金剛經如今十年矣客愧悚巽謝而去

唐元和初九江有一村叟鬻南薪於市年近七十餘常持金剛經至晚欲歸
江北中流風暴同舟皆溺唯此一人獨浮水上飄至南岸岸邊皆巨商之
船人皆見其背上有光高數尺許意其富貴人也既見其抵岸爭以衣飯
遺之與語方知一村叟耳因詰其光則云我讀金剛經五十年矣在背者
乃經也前後或遇危難無不獲免

唐臨安陳晳者家住餘杭精一練行持金剛經廣德初武康草賊朱潭寇
餘杭晳富於財將船移産避之尋而賊至晳謂是官軍問賊今近遠群賊
大怒曰何物老狗敢辱我爭以刺之每下一刺則有五色圓光徑五
六尺以蔽晳身刺不能中賊等驚歎謂是神人莫不慙悔捨之而去

元魏楊衒之迴和二年為饒州長史本州有出銀山採戶居者甚衆往往並是草屋其年秋值大風起民居焚燎俱盡長史親往撫問忽見一家獨存略無損動遂問其故一老者出云累世奉佛舉家持金剛般若

元魏天和五年梓州人倪勤以武略稱因典涪州涪上有倉名興教勤嘗主之素持金剛經有聽事面江甚為勝緊乃設佛像於下讀經于前其年六月九日涪水漲唯不至此廳下勤讀誦益勵暨水退周視數里屋室盡圮唯此廳不露漬倉亦無傷人皆禮敬

五代王令望少持金剛經遊邛縣臨溪路極險阻忽遇猛獸震怖非常唯專念經獸熟視曳尾而去流涎淌地曾任安州判司過楊子江夜遇暴風起船數百艘相接盡覆唯令望船獨全蓋令望于時念經不輟

唐隋蕃沖先天初任梓州銅山丞崔舊州刺史李知古奏充判官諸蠻叛敕知古善沖等二十餘人奔走攙授昆明夜不知道善沖專念金剛經俄見炬火在前衆便隨之至曉火滅遂達其所

唐倘湮夭授初任懷州武德令常持金剛經至河陽水漲橋倒日已夕人爭上船岸遠未達欲沒湮惶恐且急念經須臾近岸過懸釐攀緣得出餘溺死八十餘人

唐崔文簡先天中任陝州司馬屬吐蕃作亂奄至城下因被掠去鎖之甚固至心念經三日鎖忽自解虜疑有妖譖捷窮問沒有何術荅曰念金剛經復令鎖之念未終卷又解衆皆歎異遂送出境

唐唐晏梓州人持金剛經日課七遍開元初避事普州安岳縣與人有隙讒於使者劉肱肱使人捕晏夜夢一胡僧云急去急去驚起便走遂州義方縣肱使人掩至奔走無路遂一心念經捕者交橫並無見者由是獲免

唐元和中江陵岑陽鎮將王沔常持金剛經因使歸州勘事至宅灘船破五人同溺沔初入水若有人授竹一竿隨波出沒至下牢鎮著岸視手中所執乃所持金剛經也咤灘至下牢相去凡三百餘里

唐長安縣死囚入獄四十餘日誦金剛經未嘗輟口臨決脫枷頓放者長數十丈照曜一縣令奏聞玄宗遂釋之

唐永泰初豐州烽子暮出為党項縛入西蕃易馬蕃將令穴肩貫骨以皮索以馬數百蹄配之經半歲馬息一倍蕃將賞以羊革數百因轉近牙帳贊普愛其了事遂令執纛纛左右有剩肉餘酪與之又居半年因與酪肉悲泣不食贊普問之云有老母頻夜夢見贊普頗仁聞之悵然夜召帳中語云蕃法嚴無放還例我與爾馬兩疋於其道縱爾歸無言我也烽子得馬極駿俱之死遂晝潛夜奔後為剌傷足倒磧中忽風吹物窣窣過其前因擊之裹足有頃不復痛試起步驟如故經信宿方及豐州界歸家母尚存悲喜曰自失爾後唯念金剛經寢食不忘專析見你今果如願因取經看中間不見數紙烽子道中傷足不能行經中神以經紙救之視齊上乃經紙也嗇亦隨愈

唐南康王韋皐鎮蜀時有左營伍伯在西山行營於同火卒學念金剛經性頑初一日繞得題目其夜堡外拾薪為番騎縛去行百餘里乃止天未明遂踣之於地以髮繫檄覆以駝罽寢其上此人唯念經題忽見金一鋌放先止於前試舉首動身所縛悉脫遂潛起遂金鋌走訐行未得十餘里

明不覺已至家家在府東市隻見初鬼其鬼具陳來由到家其母申其逃初亦不信以逃日與至家日不差雖免之

德縣李惟燕少持金剛經天寶年為餘姚郡參軍秩滿北歸

船上震江埭塘破水竭時中夜晚暝西迫無人此路舊多劫盜惟

衆數百攘為賊劫因持劒去船頭誦經三更後見提上兩炬人

至惟燕疑是村人衛己去船百步許又後迴去心頗異之其

燕不得非經力乎時塘水竭而外塘水多惟燕一心頌

舟中夜後聞船頭有流水聲又之船淳及明視之果外塘

乃知經力如是浩瀚惟燕弟惟玉任慶州別駕兄弟

發汴出峽水急觸折舟甚危急惟玉專心誦經忽見一

自得之以誦其族人亦常誦此經遇北條山之亂伏荒

之乃往也

梁上。把心中云。金剛不壞身。今如之何。須臾見一尊佛現。愛心便釋。衆賊各放箭射之。屢發不中。把身。衆賊驚歎。問把有何幻術。答曰。無術。每日但念金剛經。想是佛力龍天護衛。有此感應。衆賊合掌驚悟。併釋放之。

唐大曆中太原偷馬賊。誣一孝廉同情。考掠旬日。苦楚摧吏。疑其冤。未具獄。孝廉唯念金剛經。其聲哀切。晝夜不息。一日有竹兩節。忽墜獄中。轉其前。他囚爭取之。獄吏恐藏刃其中。劈開視之。內有兩行字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書迹甚工。賊首悲悔。具述其誣。孝廉遂得脫。

唐永泰年間。張齊丘為朔方節度使。信向佛法。每日侵晨。對聖像前。看金剛經數卷。後因小將犯事。恐敗露。結託數卒。持刀欲謀害齊丘。方至衙門。皆投刀於地。垂手開口。戰慄久時。方悉。及問其故。乃云。見二神人。長二丈許。瞋目。来叱。皆如中惡。齊丘聞此。誓絕內食。持誦倍常。

昔路州銅鞮縣人杜思訥。常持金剛經。勞病得愈。每至持經之際。必覩神光繞室。

宋德祐丙子。建陽之崇政地名南窯。華家山有一老叟。姓華名友生。来好誦金剛經。極有靈驗。手接衣領。自有金光燦入眼目。其年大元軍馬之来華友以逃難之事。密禱于佛前。是夜金剛賜夢云。你前世因殺了一人。不曾償命。其人見訴生建康懷陽縣土名鷄籠山。姓王名二。今在大勢軍中。你當死於此人之手。我雖欲救爾。其如數何。今以相報。不必趨避。華友次日端坐佛前看經。不輟。近午有二人突入。將華友執了。華友告云。告取王二官人。我當死在你手。一死不爭。容我誦了一卷經。便得就死。軍問你何以知我為王二。華友以夢實告。所言鄉貫無一差舛。王二曰。既是你前生欠我命債。你須償我一刀。遂以刀去其巾。喝道殺了也。我今與你解冤釋結。令華友教之誦經。留衣服與之為別。纔越一月。華友以病而死。信乎數之不可逃也。但得免死於兵。得非金剛救護之力乎。

唐魏恂左庶子尚德之子。持金剛經。初為右監門大將軍時。京師有蒸等者。暴亡數日方甦。云初至冥司。見一鬼使被冥官嗔責。以追人不到。將捶之。鬼使云。將軍魏恂持金剛經。善神擁護。追之不得。即別差鬼使去。須臾回報。其說亦然。冥官曰。且嚴追。恂由此警勵。日加精進。後終睦州刺史。

唐蜀道白衛嶺多虎豹噬人。光化中有韋秀才者已中選調授巴南宰。常念金剛經。赴任至泥溪。遇一女人。著緋衣。挈二子偕行。同登此山。前路嶺頭。行人相聚叫譟。見此女人。乃赤鯉大蟲也。逡巡與韋分路而去。韋終不覺。蓋持經力也。

隋瞪彥通。日誦金剛經十卷。李家盜起。彥通為迫急。躍入城隅深澗中。空虛處。知之遂投身下。城賊便拔劒逐。彥通。通急。以右臂置一磐石上。都無傷損。神人曰。汝中忽見金剛神。拍令一人接彥通右臂。念經有感。特來相救。因此免難。其右臂上。旬日聞香氣不絕。後官至方伯。八十九歲無疾。沐浴索筆書偈。端坐而逝。偈曰。八十九年在世。隨身做箇活計。今日撒手便行。明月清風自在。

宋。懸寧閒守邊。一軍士。因遇寇敵戰敗。亡妻失道。竄伏荒林。自悼曰。死固不惜。不得侍毋之餘年。吾毋持金剛經逾三十年。一旦兄有難。無神力為助。言訖泣下。忽二大木葉墜前。有人曰。取之乘足。可禦猘狄。俄行。頓覺臂力倍常。凌晨乃至太原府。還家見毋。及取葉視。乃毋經之二梵夾耳。後詢逃竄處。至太原一千里。

梁青州人。崇法為壽春府司理。嗣翔。適有因自言其離城三十里。開旅邸。與遇客旅有囊囊者多。殺之投其尸于白沙河下。前後不知其數。惟誦一卷。老嫗不得。泯問其故。因曰。頃年有老嫗。獨携行李寄宿。其與兄弟言。今夜好箇經紀。至夜半。遣長子推戶。久之。回云。若有人抵戶而立。不可啓。其怒等。抵門而立。氣象甚怒。其驚懼失聲。然頗仁。天將曉。門方開。老嫗正起理髮。誦經不已。問何經。曰。金剛經也。乃知昨夜神人。蓋金剛也。

宋政和中。真州石匠孫翁。日誦金剛經三卷。忽一日。帶三十餘人入山鑿石。山崩。盡陷其中。惟孫翁在石罅中得活。後經十二年。其子孫鑿石。穿透舊所。忽遇孫翁。端坐石孔中。容顏如故。子孫拜泣問其所活之因。翁曰。常持金剛經。又問飢否。翁曰。陷石之後。似有人持一油酥餅。與之。至今未嘗飢渴。翁又云。吾背所持之經。今還在否。孫曰。見在佛厨內。翁因徐步還家。就厨中取經。看時只見經上有一圓孔。如當時油餅大小。方知此經有不

可思議功德能救護孫翁飢餓垂死之患。

宋胡石壁作湖南憲時寧鄉銀場數十人入土取礦俄石落土崩諸人皆為出獨胡三八郎父子歿焉越二年銀場爐主過其門適其死之三週其家命僧薦拔爐主開其故大恨曰彼父子實由我而死今固無可奈何但掘二骨出塋可盡吾責乃喚三百人掘之纔得一冢復掘過一大石石中有小竅僅可容拳內有人聲視之則胡三八郎者端坐其中未嘗死也諸人大駭問其生故胡曰石崩之時大石覆我於中故得不為土石所壓每日有白鼠負齎一隻由竅而入吾取以食故得不死諸人問其有何陰德而致此胡曰吾平生皆無功過但自幼日誦金剛經一過雖極冗未嘗輟也開石出之面少如童昇之至山下則不復能言矣爐主以為奇事聞之於官石壁以為妖妄追到爐主具荅以實石壁不以為然復昇胡三八郎以至石壁命看汝金剛經則經中七百餘字逐一為鼠所食盡衆方悟其石中所食之齎即經中之字也。

唐東京開寶寺沙彌道蔭常念金剛經實曆初因他出夜歸忽遇暴雨中路嗥吼跳躑于前蔭知不免乃閉目而坐但默念經文心期救護虎遂伏草間守之達曙村人来往觀虎蹲踞處南康王帝皐嗣命追帝之暮年為劉悟所逼流滿地。

唐貞觀十七年詵文昌自荊入蜀應南康王帝皐嗣命追帝之暮年為劉闢誚構遂攝尉靈池縣常尋率劉闢知留後文昌舊與闢不合聞之連夜離縣至城東門闢尋有帖不令諸縣官離縣其夕陰風及返離郭二里見火兩炬夾道百步為導初意縣吏候迎恠其不前高下遶近不差欲及本縣方滅及問縣吏尚未知府帖矣時文昌念金剛經已五六年數無虛日信乎至誠必感有感必應向之道左右火乃經所著跡也後闢逆節漸露詔以袁滋為節度使文昌從弟少從軍知左營事懼及禍與監軍定計以蠟丸帛書通謀於衆事旋發悉為魚肉闢謂文昌知其謀於一時念經夜久不覺困寐門外悉開忽聞開戶而入言不畏者再三若物投案曝然有聲驚起之際言猶在耳顧視左右吏僕皆睡俾舉燭四索初無所見向之門扃已開闢矣文昌受持此經十萬餘遍徵應孔著劉闢欲誅文昌遂得免禍。

唐龍朔中白仁哲為虢州朱陽縣尉蒙差運米遠東過海忽遇惡風四望昏黑仁哲與合船人從八十二人盡皆憂懼仁哲平昔好佛常時焚香看誦金剛經未終卷忽如夢睹見空中有一梵僧身放五色光明謂仁哲曰汝等八十餘人宿有惡業因緣今日俱當沒溺海中數內緣汝平日持經功德至帝有勑徧告龍王水府神祇皆得免此橫逆之禍吾特來報汝勿致憂懼須臾風恬浪靜八十餘人俱得濟岸矣

唐王待制船至漢江阻風波濤洶湧滄船驚惶遂將平日持誦金剛般若經一卷拋棄江中遂得風浪平靜待制惟日深憶此經受持年遠撏撏不樂經涉兩月方到鎮江見舟尾百步許有一物似毬之狀出沒無時衆疑異待制差人喚漁人取之乃螺螄輥成一團剖之外遶內乾待制用手分開視之乃是向日所拋之經毫髮無損待制驚喜拜受愈加精進。

唐乾元年中廣州僧處慧自幼受持金剛經寒暑不易因與緇俗數十人泛海往南安都護府忽值風濤大作打壞船隻滄船人俱沒海中唯處慧在浪中偶遇一艘蓬高自身漸至蓬高之上隨浪三日三夜方得濟岸仔細視其高中乃見金剛經一卷並無淹濕處慧拜受此經精誠供養日夜受持年至百三十歲端坐告終其經本自出香烟漸成五色雲氣徐徐上昇天界。

唐崔昭為壽州刺史有一健兒犯極刑屢決之際差官吏押往市曹處斬。連施三刀其刀自折刺史問健兒曰汝有何術荅曰無他術平昔專心持誦金剛般若經遂差人取經來看又開函視之乃見經本已作三段痕跡分明刺史視之合掌歡喜讚歎曰常聞此經有不可思議功德今果若是遂免其罪健兒求出家為僧刺史即施度牒。

唐僧靈幽在京大興善寺出家長慶二年暴亡。已經七日復生云二使者引見閻摩大王問幽在世習何行業幽對曰負僧一生常持金剛經大王合掌賜坐命幽誦一遍地獄前經中而少一章師壽合終今加汝壽十年歸世勸人受持此經真本在豪州鍾離寺石碑上幽既還魂具奏朝廷差中使往豪州碑上看驗真本此章無法可說遂名說法後增爾時慧命須菩提至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

生是也。

唐永徽元年。僧明濬暴死。蘇云。見二青衣引至冥王。問一生何業。答曰。誦金剛經。王曰。善哉。若誦十萬遍。明年必生淨土。乃放還。至二年三月卒。寺衆咸聞異香。

宋淳熙元年。揚州府承局周興。自幼日誦金剛經一卷。公私不易其心。常承太守莫濛差興賫幣帛香燭壽禮約有一千餘貫往行在。送朝貴生日行至瓜洲渡。客店郁三家投宿。其夫妻見承局行李重貨。喚兄郁二謀意。商量夜至三更入房。將周興潛地打殺。離店五里許。埋在路傍。行李財物盡行劫已。緣承局過限。回衙文引杳無所歸。其妻子被官府兩次監禁扶限。僅經一年。實難追獲。後因太守被召赴行在。一行人從起程。未及到瓜洲渡。尚有五里許。忽有一朵蓮花。從口中出。衆人愛設。取看。時尚自眼動。再三熟視。却是周承局也。取到人家。以粥徐徐調理。次日方能言語。云彼客店郁二等劫死埋地。已得十六箇月。太守驚問。周悲泣曰。不飢。答曰。果

得日前持誦金剛經力。被埋在地。如夢中見有一金剛神。將一朵蓮花捕在周興口中。至今不覺飢渴。太守合掌讚歎。云。嘗聞此經有不可思議功德。遂釋放周興妻子。立差人追郁二郁三。究問明白。重杖處死。

宋霍參軍。誦持金剛經。忽見廳下地裂。湧出一神人。稱吾是速報司。參軍問速報司曰。報惡不報善。善者受飢寒。惡者豐衣飯。清者難庇。曰。濁者多榮。孌孝順多辛苦。五逆人愛見。速報司。唯當靈不靈。唯當現不現。既靈而現。須教現。顧靈既現。須教現。顧賜一明言。免使閻浮衆生怨。答曰。吾掌速報司。非是不報惡。非是不報善。善者暫時貧。惡者權飽暖。濁逆曲惡輩。報案盡抄名。第一抄名姓。二除福祿神。三教絶後代。四遣禍星臨。五使狂心計。六被惡人侵。七須壽命短。八報病纏身。九遭水火厄。十被王法刑。如此十苦難。是十惡人。參軍休問我照鑑甚分明。一朝天地見。萬禍一齊臨。詩曰。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舉意早先知。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速與來遲。

軍再問速報司。陽間有僧尼善友及士夫黎庶。有受持金剛般若經之人。將來百年命盡。死入幽冥。得超昇否。答曰。果得超濟。

唐元和三年李同捷阻兵滄景帝命劉沽統齊德軍討之初圍德州城堅不拔翌日又攻之自卯至未傷十八九人竟不能拔時有齊州衙內人將官王忠幹博野縣人長念金剛經積二十餘年日數不缺其日忠幹上飛梯將及堞中箭如蝟為禍木打落同火卒拽出於城外置之水濠裏岸祐見日西遂收軍其時城上矢下如雨衆軍忽忙取忠幹歸忠幹將死忽夢至荒野遇河不能渡仰天而哭忽聞空中語聲忠幹見一人長丈餘髭其神人指示其路其人云你莫怕我令汝得渡忠幹拜之低頭未舉神人持忠幹腰將一炊久方著地忽如夢覺聞城頭已二鼓矣亦不知其傷痛攜手押面血塗眉睫方覺敗陣乃舉身強行百餘步再倒去復見前夢中長人持刀叱曰起忠幹驚忙又走一里餘坐歇方聞本軍喝號遂及本營始知夢中渡河乃水濠也軍中就醫得活。

唐馬總貞元初嘗為邕管戴叔倫從事先是南海節度都制五嶺連帥李復有用事胥馬生叔倫自以文章任已不修巡屬之敬叔倫又不長吏事凡五管皆有饋遺馬生獨叔倫此禮殆絕故為復案復又與總有詩酒之好擢奏為南海從事有日者謂叔倫曰中丞有馬厄已成宜慎之叔倫由是不乘馬每出輒乘肩輿無何為賓客所訟謂總陰持邕管之事密獻連帥以背叔倫故復案深也叔倫抱恙而歿總亦不能自明嘗嘗然甚招物議聲達於朝貞元末聞帥柳公晃深嫉之是歲總貶泉州司戶晃以為得之將加諸法遂密疏其罪請殺之總素與監軍善自被幽縶音問莫通又期以秋分當實總於法總計已盡甘其罔俎忽夢一人不見其首長七尺空中有言讀七遍事當得白明日聞獄外人吏喧喧則曰中丞遘疾圓扉之內俛步於缺墻塵中得金剛經一卷總心悟之乃讀七遍未及秋分晃竟卒監軍緩其獄覆奏總遂獲全元和已来三擁節旌出入榮秩可為歲矣。

唐時有一富商恒誦金剛經每以經卷自隨嘗賈販外國夕宿於海島聚商利其財共殺之盛以大籠加巨石并經卷沉于海平明衆商船發而去来所泊之島乃有僧院其院僧每夕則聞人念金剛經聲深在海底異之因命善泅似由切者沉于水訪之見一老人在籠中讀經乃其投而

僧驚問其故。云被殺沉於水。不知是籠中。忽覺身處宮殿。常有人送飲食安樂自在也。衆僧聞之。普加讚歎。蓋金剛經之靈驗。遂枝僧削髮出家於島院。

唐政和間。太平州脩利國圩。工徒甚衆。忽有鴉千數。棲集于別埂之傍。主役者異之。使人驗視。乃一役夫已斃。而鴉銜土以覆之。蔽塞幾半。又令啓土。於死者胸臆間。得小卷軸。乃金剛經也。衆莫不敬歎。爲徙諸高原。歛而瘞之。

唐天和五年。漢州什邡縣百姓王翰。常在市日。逐小利。忽暴卒。經三日却活。云冥中有十六人同被追。十五人散配他處。翰獨至一司。見一青衫少年。稱是己姪。爲冥官廳子。遂引見推典。又云是己兄。貌皆不類。其兄語云有冤牛一頭。訴爾燒舍。枉壞其命。爾又留賣竹與。殺狗人作筵。篾殺狗兩頭。狗亦訴爾。爾今名未注死籍。猶可以免。爾爲作何功德。翰欲爲設齋。及寫法華經金光明經。皆曰不可。乃請曰。持金剛經七遍與之。其兄喜曰。足矣。及活。遂捨業出家。終身爲善。不殺牛犬。

宋馮察院。常持誦金剛般若經。年至二十八歲。一日爲國事。修劄具奏。至帝。當夜四更。忽見兩使者追入冥府。引見閻摩大王。勑曰。汝壽合至七十九。官至樞府。緣汝奏劄於國損民。汝當絶祿除算。馮驚愕俯伏告曰。臣既陽壽未盡。乞賜再生。誓當畢世持經。常行陰騭。不造罪愆。有犯天律。王憫其回心向善。放回陽間再三誡諭曰。凡掌權政。可置簿一面。日間作事。夜必書之。既不可書。必不可作。此延年之術也。纔來一善。惠民恤物。增延福壽。若用刻剥之心。上帝惡之。則促壽減祿。馮得再生。日行方便。利國利民。陰德日著。官拜丞相。壽至九十八。忽一日卧疾。有第九子。自至廳堂前。忽見階下。列無數牛頭馬面獄卒。子問諸鬼曰。何緣来此。鬼吏荅曰。吾等特来迎接閻摩大王。其子驚惶。哭入堂内。以所見白父。丞相笑而撫掌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摩王。是吾職也。索浴更朝衣。坐化。

唐幷行立。陝州人。不識一字。長慶初。常隨善友口誦金剛般若經。時或為商。凡身到處。即奉經本。用錢三百餘貫。買疋帛往他州貨賣。經過峻嶺見强賊數人。各持刀仗。来趂。行立箱篋納重五十斤。急棄之。竟投

澗側避忽見空中有一金剛神以手指行立ㄗ覺身在水面上。如行平地。衆賊見箱袱遂即取之。又舉甚重不能起。賊皆驚異。招手喚行立曰。上岸來。我若殺你如殺我等父母。行立即上來。賊再三扣問。汝有何幻術。吞曰。非有幻術。恐是平日專心持誦金剛般若經為佛神力感應。故有斯靈異。賊遂令行立開箱視之。乃見五色光明現於其上。衆賊皆合掌悔過。遂以一百貫文與行立贖經。前去受持。衆乃發願棄鎗刀更不作賊。俱改惡從善矣。

宋湖州城南屠戶陸翁。年二十三歲時。門前見一雲水僧。辯教化有緣人。陸不領解。僧云。汝殺猪羊不計其數。何不改業。陸曰。承襲祖業。不忍棄捨。僧云。汝若不改。後世必墮此類。仍被他殺。冤冤相報。無有出期。貧僧觀汝宿有善根。何不受持妙法蓮華經及金剛般若經。汝若受持。消除惡業。增長善福。豈不見我仁宗皇帝御讀蓮經云。六萬餘言七軸裝。無遍妙義廣含藏。溢心甘露時時潤。灌頂醍醐滴滴涼。白玉齒邊流舍利。紅蓮舌上放毫光。假饒造罪如山嶽。只消妙法兩三行。僧言訖。回頭不見。陸遂省悟。想是佛及觀音菩薩化身來勸化我。即請畫工繪裝阿彌陀佛觀音相一軸。就佛前焚香持誦蓮經一部。金剛經一七卷。對佛懺悔。口稱向時殺猪羊幾口。願將看經功德。超度被殺猪羊。盡此報身。早生淨土。願我命終之時。免斯冤對。年至八十一歲。端然坐化。凡士夫鄉友無不瞻仰稱歎。

宋孫抗武林人。號無諍居士。幼學易。因曰易所以窮理盡性。何必區區為進取計。掩關晦迹。居絕俗務。沙門守寧與之交。謂曰。白樂天以儒修身。以釋治性。君聞之乎。抗笑謝語。日閱華嚴金剛彌陀經。常夢至蓮池與清照亭律師同立其側。又夢一人持書。金字梵體。讀之不解。人曰。請十三日齋耳。十二月十三日忽得疾。請妙光律師欲為祈禱。抗曰。生死已定。何必禱之。乃與開導往生淨土之旨。即跏趺作印。西向坐化。翌日清照至。為入龕歸菴三日。亦坐亡。應同立蓮池之讖。

唐大曆中。婺州推司楊旬常持金剛般若經。履心正直。積累陰功。感動冥吳。有子年二十三歲。習科舉業。一日稟父欲入試場。父云。汝學未充。不可。其父當夜夢一金剛神謂旬曰。汝念經陰騭有感。吾特來報。汝子將來必

貴若應科舉須改作楊椿名納試卷吾場屋中助子筆也旬既得夢次日
舍子作楊椿名納卷果得第六名次年赴省試椿自夢見一金剛神語椿
曰今年省題乃是行王道而王汝可預留心焉切勿漏泄正試之日果如
其夢試中第九十六名及殿試畢試官納三名卷于御榻上擇日拆號唱
名椿再夢神語曰汝策甚好却不中主文意打在第五甲吾今將汝卷於
御榻上換了第一名卷後日唱名汝奪天下都魁矣緣汝父子平昔念經
行善之報至期果應其夢使君聞推司楊旬子中天下都魁請旬賜坐令
旬解職旬告使君曰念旬平日仰托二天之庇奉公四十年家無資產惟
積陰德紹得三箇悭囊乞台旨取来當廳開看第一箇有三十九文當三
錢第二箇有四千餘文折二錢第三箇計萬數小錢使君不知所以旬曰
每詳讞罪囚但遇吏昏入輕作重有從死罪正為流罪即投一當三錢有
從流罪而正為杖罪投一折二錢有從杖罪者量其輕重仰次放便投一小
錢又每劾周筦行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一收街市遺棄男女孩債人看養
陜年十五顧識認者還歸父母團圓二每年冬十一月初三日為始收六
十已上十五已下乞丐貧人入本家養濟院每日給米一升錢十五文至
二月初三日已滿一季令其自便求趁三普施應驗湯藥救人疾苦四施
棺木周急無力津送之家五有女使不中使喚不計身錢量給衣資從便
改嫁六旬處於世專一戒殺護衆生過有飛走之物命買贖放生七每遇
荒歉之年其粮食貴糶賤濟貧民應有寺觀崩損者為修理之聖
像年深剝落者為裝飾之或橋梁道路溝渠不通者感為治焉九有遠鄉
士夫客旅流落者量遠近以助衆粮而周全還鄉十旬忝居推司凡遇
冤枉必與辯明常推己及物濟人之急救人之危感動穹蒼賜旬男今日
奪天下都魁皆因旬平昔奉公行善之所致也豈敢捨公門退職而自求
安逸耶
唐景兆殷安仁家富日誦金剛般若經初防義寧中有客寄其家停數
載他驢於家殺之驢皮遺安仁家至貞觀三年安仁遂見一人於路謂安
仁曰追汝使明日至汝當死也安仁懼徑至慈門寺坐佛殿中經宿不
明日果有三騎并步卒數十人皆兵仗入寺遥見安仁呼出安仁不應而

念誦逾進。鬼相謂曰。昨日不即取。今日脩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相與去。留一人守之。守者謂安仁曰。君往日殺驢。驢今訴君。使我等攝君耳。終須共對。不去何益。安仁遥荅曰。往者他盜自殺驢。但以皮與我耳。本非我殺。前後見追。請君還為我語驢。我昔不殺。汝然今又為汝追福。於汝有利。當捨我也。此人許諾。曰。驢若不許。明日更來。如其許者。明日不來矣。言畢而出。明日遂不來。安仁於是為驢追福。而舉家持戒菜食云耳。

唐豫章有熊慎者。其父江鄉捕魚為業。嘗乘小舟。飄游為樂。業慎父自詠曰。沽酒遠村香更好。就船膾鯉味偏長。短簑只恐蕭蔑濕。小艇唯愁蓋蕝傷。遣興任歌無曲調。忘情品笛按宮商。有時只與樵夫話。閉論人間事一場。一日下網得魚甚多。滿載舟中。未及入市。夜宿於舟中。忽聞歌曰。夜靜天寒月正明。倚船高卧聽江聲。未聞山寺鐘聲動。誰向江邊禮佛名。慎父性之。此船却不聞之。自謂是夢。罪欲眠。又有千人念佛經。而細察之。乃是船中諸魚也。慎父歎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我今以此為生計。非善業也。將魚盡放入水中。歸家與子慎改業。勸新。詠曰。世云樵子與漁公。養濟雖同道不同。更不傷生離綠水。却携斤斧近高峰。然辛苦無殺生之過。嘗勸薪於石頭岩。窮苦至甚。一日暮宿江上。忽見沙中有光焰高丈餘。遂以斤斧掘之。得黃金數斤。明日詣市貨之。市人曰。此紫磨金也。酬錢數十萬。蓋緣改業致富也。

宋僧法宗。臨海人。幼好游獵。嘗於劍川射中孕鹿。忽墮胎生子。母猶嚙箭鏃子。宗悔曰。貪生愛子。有識皆同。遂摧弓折矢。斷髮為僧。分衛自資。日唯一食。六時禮佛。以懺往愆。常吟咏法華維摩二經。響聞四方。從受歸戒。凡三千餘人。開拓所住。以為精舍。因誦經為目曰法華堂。

宋淦陽趙修復。元豐中。因故疾發動。怳惚如醉夢之間。見鬼神擁一綠衣一紫袍乘馬。揮鞭俱來詣門。喊聲震地。呼修復速出。修復聞之。汗流被體。髮毛如拔。魂飛魄散。莫知所措。連聲逼迫。見鬼官衣綠者在左。衣紫者在右。衣綠者是崔府君。自言管生死事。衣紫者是已之伯父宗丞。自言管生死案。俄而二公語之云。修復在生狂肆不軌。邪慢無道。縱心所欲。攜殺物命。衆生令來冤訴。云我等積罪。合墮旁生。所受生身。自有年限。儻業滿之

當得為人。餘業未盡橫遭傷殺。所報不終。復入惡道。往復既頃。重罹塗炭痛苦銜冤。不能具陳。異口同聲。銜冤論對。令我大王平生理冤。為此等受勅追捉汝身。事已彰露。更莫多言。於是修復被諸鬼神。赤繩繫手。白棒鞭身。唯聞喝急。不許辭家。脩復自念。平生鮮福多罪。心甚悚然。乃有一鬼。找倒而去。遂祈禱曰。某以凡夫處俗。未能崇敬為心。決料前程。尚無依怙。甘從萬死。敢忘一生。若非真聖慈憐。報冤何以面覿。幸伯父之親。加府君之故。惟冀哀恤。終思報德。於是府君謂宗丞云。修復乃公骨肉。又且悔過深可愍之。既而二公轉惡以為慈。謂修復云。汝能為所傷冤家造玉皇大道君聖像。更朝夕能誦玉皇本行集經。念其名號。當獲福無邊。得免斯苦。修復聞之。至誠唯唯。不勝感感。便發誠心。克崇妙典。顧諸冤等。早生人天。言訖。即到一城。二公引修復東北而立。見一大殿中有人。云是聖帝。衣王者衣。據案而坐。又見殿下罪人無數。皆被械拷。號天哀慟。不可忍聞。修復尤切驚懼。頃間即被引過。聖帝見之。瞋目作色。大聲告勅云。名冤證事。獄卒宣傳。帝命出名。諸冤周迴不見。鬼使愕然。具上事數於帝前。帝乃名有司詢問。有司荅曰。頃見天門忽開。有彩雲自天而下。儼童手持黃詔云。淦陽趙修復為殺生弥廣。今已懺謝發心。造玉皇本行集經一部。是諸冤等以此功德。時刻昇仙。並隨勝力。皆生天界。其趙修復即命再生。復歸人道。不得拘留上帝符命。時刻奉行。聖帝默曰。修復殺生雖廣。而懺罪情切。冥通上界。寫琅函寶韞。太上真詮。令諸冤等各護人體。既能如是。善莫大焉。可放令還。修復蒙帝旨放還。頓首再拜而退。修復辭帝已訖。便出城忽如醉夢之歸。神復其體。家人唯見言詞紛拏。自忻自撲。昏懵不食。如是三日。得生。既而身活。覺身碎痛。如是一月。方安。乃發心造像。持經。歸誠大道。

昔有一婦人。於三生曾置毒藥。殺害子命。此怨家不曾離於前後。欲求方便。致殺其母。遂託此身。含慈母至生產之時。分解不得。及至生下。不過兩歲便即身亡。至第三遍。投此狡兒。在至江邊。不忍拋棄。感觀世音菩薩。化作一僧。乃謂此婦人曰。此非是汝男女。是弟子三生前中怨家。以神通力一指。遂化野人之形。向水中而立。報言緣汝曾殺我。今來報怨。盖緣汝有大道心。常持佛頂心陁羅尼經。善神日夜擁護。故殺汝不得。我此

時既蒙觀世音菩薩與我受記了。從今後永不與汝為怨。道了。便沉水中。忽然不見。

宋龍泉萬壽宮道士潘夢庚平生有道行。一日浴罷。倚窓寄傲。恍如醉夢。身到一所。若世之官府。官吏整肅。兵戟森嚴。至門首。見舊識季鑄馮曰。此陰府也。知宮安得至此。俄有一卒曰。大王頓見道士。披至庭下。王端冕中坐。面黑多鬚。貌甚偉。真凡間所畫閻羅王也。王曰。你平生誦度人經。及九天生神章。祭煉有功。幽沉獲福。壽延一紀。吾所追者。吉州龍泉潘應庚也。於汝無預。追汝之卒。吾已繩之以法。汝可速歸故鄉。出至通衢。見一判官携簿按轡。從者十餘人。呵導而至。方側身回避。偷視之。乃鄉人郭浩堂知丞也。因長揖曰。知丞何得至此。答曰。我在世公平正直。不欺於心。王命擢為掌祿判官。陰陽異路。攸不敢泄。知宮既得旨。延壽放還故家。宜速回。若便少緩。則身非已有。辭退。忽有青衣排入坑水中。醒来但見汗雨遍身。其瞑目已經行。以祈福祐。復讀藥師經。云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層燈七晝夜。轉讀藥師經。每日行道。祝曰。元為孫不孝。使祖受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乞祖目見明。元永代闇。如此辛勤。至七日。其夜夢一翁以金篦療其祖。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後。祖目必差。元於夢中喜踊。驚覺。乃遍告家人。三日祖目果差。

宋蔡州周二嫂賣煎魚為業。年五十六。以心痛而死。其子法昌於寶林寺作童行。紹興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忽夢其母謂之曰。我三年在地獄中受苦。不得功德。為我誦太上救苦經千遍。可免。法昌於太平觀求得其本。誦之數足。越二年。忽過趙九郎門首。趙有女招兒。二歲不能語。因見法昌。遽拽其衣大慟。父母驚異之。其女忽能言。指法昌曰。此我前生子。周法昌也。我賴其救苦經之力。得生于此。法昌驚訝。常往来其家。瞻敬不衰。宋建炎間。太平州寇陸德叛。燒劫居民。殺害官吏。無湖尉儲生竄避不及。為賊黨縛去。德自臨斬之。已脫衣。德見其頂有毫光三道出現。乃釋之。已舍主邑事。付以倉庫。後盜乘用此策。勳改京官。宣城僧祖勝云。儲尉暴日

誦圓覺經一部觀世音菩薩千聲率以為常以故獲果報得免橫逝。

南齊何點少時嘗病渴疾積歲不止永明十年在吳中石佛寺誦維摩於講堂晝夢異僧授九一掬夢中服之即愈時謂經功所感。

宋程紹彭有女慶娘及笄慶元四年初春為瘡疹困重至二月二日氣結而絕救療無計唯撚火艾灶灸其頂若燒木然冥無所覺夜將半忽呻呼語人有兩使送我回可將紙錢與之父如其言又曰未也須一倍此數別就一處焚之少焉益蘇父扣所見對曰初被兩使追入大官府立於庭階王者著黑衣據按而坐傍吏呈一引王把筆簽押勾倒我悲哭云我家貧不曾受用過當有何罪而抵此王曰各有定數更負於彼者也著來我曰死亦不離所恨者二親生育之恩未施報答今反為之累王舉一器相示內有如山藥截成錢子者三片使我嗅俄一白髯翁附耳曰此是迷魂藥服之則生路永斷不可復還切不宜撓翁遂升殿慰王曰此女家好燒香其父母誦北斗經金剛經不可以數計行陰德積善緣他人莫能及望特赦放其禮甚恭其辭甚切王頷首取前引別判一行差二急足送還。

梁道珍法師天監中寓廬山慕遠法師精心淨土異時夢中見十人舟艤湓浦問何往曰適安養國珍曰願得隨往答曰一日之修功超永劫子未誦彌陀經未曾洛僧何可求往珍乃大設沐浴專誦彌陀經後二年有捧銀甍至者曰以法師之功當得金甍奈何始心猶豫故止此耳珍曰苟見佛之基有漸奚必金甍後亡之夕所居山崖烈火千炬鄉民大驚咸見則知珍遷化。

唐崔明達小字漢子清河東武成人也祖元獎吏部侍郎杭州刺史父庭玉金吾將軍冀州刺史明達幼於西京太平寺出家師事利涉法師通涅槃經開元初齋後房中晝寢夢寤身在簷外還房又移出如是數四心甚惡之須臾見二牛頭卒悉持死人於房外臭氣衝塞問其所以卒云王欲相召明達曰第無令臭不憚行卒乃於頭中投出其魂既而引出城中所歷相識甚衆明達欲就告訴則不可既出城西路逕狹小俄而又失二卒有赤索繫作骨引明達行甚親之行數里骨復不見明達惆悵獨進僅至一城城壁毀壞見數百人鎔鐵補城明達默然而過不敢問更行數里

又至一城。城前見卒吏數十人。修方丈室。有緋衫吏呵問明達。舉令卒吏推明達入室。累壅塞之。明達大叫枉。吏云。聊欲相試無苦也。須臾內傳王教名明達師。明達隨入大廳。見白面少年可二十許。階上階下。朱紫羅列凡數千人。明達行入庭竊心念王名我不下階忽見王在階下合掌虔敬謂明達曰。冥中深要陽地功德。開上人通渠槃經故使來迎。開題延壽。明達又念欲令開講不致塔塵。何以敷演。又見塔座在西廊下。王指令明達上座開題。仍於塔下設席。王跪。明達說一行。王云得矣。明達下座至庭。王令左右送明達法師還。臨別謂明達可為轉一切經。既出忽於途中見車騎數十人。云是崔尚書。及至乃是其祖元獎。元獎見明達大悅。明達大言云已是漢子。阿翁寧不識耶。元獎引至廳。初問盧田莊次問庭王。明達具以實對。元獎云。吾自沒後有職務未嘗得還家。存亡不之知也。尋有吏持牒至。元獎開理。明達竊見籍。至明達名云。太平寺僧嵩山五品。既畢。元獎問明達得窺否。明達辭不見。乃令二吏送明達詣判官。令兩人送還家。判官見不甚禮。左右數客云。此是尚書嫡孫。何得以凡客相待。判官乃處分二吏送明達。曰。此輩送上人者。凡五六輩。可以微貶勞之。出門吏各求錢五千。吏云。至家宜便如其數焚之。吾等待錢方去。及房見二老婢被髮哭門徒等並歎息。明達不識。其屍但見大坑吏推明達於坑。遂活。尚昏沉未能言。唯舉手左右云。要焚紙錢否。明達頷之。及焚錢訖。明達見二人各持錢去。自爾病愈。初明達至王門見數吏持一老姥至。明達問所居云是鄠縣靈巖人。及入王怒云。何物老婢持菩薩戒。乃爾不潔。令放還。可清潔也。及出與明達相隨行。可行百餘步。忽然後各去。明達疾愈。往詣靈巖果見其姥如舊識也。

後唐董吉於潛入山奉法三世。吉尤精進。恒齋戒誦首楞嚴經。村中有病。輒請古讀經。所救多愈。同縣何晃亦奉法。亦得重疾。醫弗効。晃兄惶遽馳往請吉。董何二舍相去六七十里。漫陽大溪五月大雨。晃兄初渡時水尚未至。吉與期設中食後同往。而山水暴漲。不復可涉。吉不能渡。逕迴歎息良久。吉既信直。必欲赴期。乃惻然發心自誓曰。吾救人苦急。不計軀命。冀如來大士當照。乃誠便脫衣以囊經載置頭上。徑入水中。量其深淺。乃應

至頸及吉渡纔至膝耳既上山居叢經已失甚悲恨尋至晁家三禮懺悔流涕自責俛仰之間便見經囊在高座上吉悲喜取看浥浥如有濕氣開叢視之經無少損遂為誦經其疾即愈吉家西北有山高險中多妖魅犯害居民吉以經戒之力欲降伏之於山際四五畝地手伐林木構造小屋安設高座轉首楞嚴經百餘日寂然無聞民害稍止後有數人至與吉語言良久吉思惟非於潛人窮山幽絕何因而來疑是鬼神乃謂之曰諸君得無是此中鬼耶答曰是也聞君德行清肅故來相觀并請一事想必見聽吾世有此山遊居所託若既來止慮相逼冒恬懷不安今欲更作界分當發樹為斷吉曰僕貪此靜寂讀誦經典不相干犯方喜為此願見祐助鬼答曰亦復慮君不侵剋也言畢而去經宿所芟地四際之外樹皆枯死如焚焉

宋台州海壖有漁者死信宿而活云被人追往一處入院宇中見先舅氏在其間似為世之曹吏謂漁者曰追者誤矣姓名同爾呼追者曰是溫州界某乙速押斯人回去當別之際謂曰舅在此甚驅馳歸為我言之可造楞嚴經救拔餘無所要又戒之曰爾之業不善明年當死還世可改求衣食學誦經典庶可延壽良久有人報上司有帖下云來歲在戊子諸道兵起惟江南疫死數千人處分水府減魚料一百萬頭追者促行回至所居驚覺遂甦至次年果如帖下云漁者乃為行者日誦不輟後十年而死

五代馮載自言常患風氣一夕門外有人喚馮載者遽出門見一紫衫銀帶類親事官者云急勾馮不覺從而隨之去轉一街又逢一人親事官云勾追你馮曰我病不能行二人曰我扶你行至一大衙門已有親事官二三十人後有丈夫婦人小兒皆露頭散衣啼哭不止馮見之忽驚駭曰我死矣奈何斯須擁過第三重門有廳事兩廊每間各有司吏罪人三五人忽然下簾於簾下有人問姓名馮亦記其一二復見裹軟脚幞頭二三十人從廳後而出各執黑漆棒立於廳下悉喚罪人至廳前小男小女婦人在前丈夫在後從頭驗事問訖次到馮問曰多少年紀甚年甚月甚時生馮悉對之東廊下有一吏持公案簿曰同天問曰曾作何功德西從十二上念天童護命經主判曰某年某月收得功德凡經數遍皆一同亦對

如前又至一處馮見寫四五紙文字。一紙曰。都勾院。一紙曰送地戶院。一紙曰。風門院。一紙曰送鬼門院。又至一處見主判者。髡眉多鬚。一手按膝而坐。馮熟視之。則宰相王隨。遂告之。不聽。新一吏舍將筭子來與筭之。即曰與你筭子了也。二吏送出。過一陂。逢其亡兄。五木具體形容憔悴。曰知汝來。可分與我功德。又聞屋中哭聲。乃先亡妻也。亦乞功德。馮欲與妻語。二吏曰不可。恐恩愛相戀。遂催行。馮曰。送我何往。曰送往北御園去。既入園上水閣。倚欄方食。忽欄壞落水。遂蘇矣。

唐孟知儉并州人。少時病忽亡。見衙府如平生時。不知其死。逢故人為吏。謂曰。因何得來。具報之。乃知是冥途。吏謂儉曰。君平生無修福處。何以得還。儉曰。一生誦心經。及高王經。雖不記數。亦三四萬遍。檢勘得實。遂還。吏問欲知官乎。曰甚要。遂以簿示之。云孟知儉合運出身。為曹州參軍。轉登州司倉。即掩却不許看。遂至荒穢入一黑坑。遂活。不知運是何事。尋有勅募運粮。因放選授曹州參軍。後轉授登州司倉。又入選。除晉州判司。未至任而卒。

宋張守一者。襄陽人。有妻子。隆興元年。棄之學道。日誦真武經三卷。從藥行醫自給。乾道四年。遊長沙。駐於小湖門道堂。嘗出至瀟湘門外。見舟中一人招使上與語。曰家間去此八十里。老母苦脚疾。踰年不能寢。地醫藥無寥。吾昨日因幹入城。夜夢一道人來用藥隨手見效。適覩先生容貌。蓋夢中所會者。豈非吾母宿生有緣。故得際遇。願邀幢即迂顧。不識可乎。張曰。吾雲水閑人。方欲徵積功行。正所欲也。遂還堂內。挈衣笥復來。即解舟。夜半到彼處。迨旦有十輩男子喜笑而迎揖登岸。入舟人之家。迎視病媼。張曰。小疾耳。無須慮。治之七日。媼步趨如常時。舉室歡賀。連夕樂飲。告去。弟許。留連再旬。乃盛具將謝。遣纜一更後。忽有二十餘人喧噪自外入。即席擺張出門。穿踐山林。赴棘棘間古廟。解其髻髮分髻。繫于柱。束縛手足。張時被酒方醒。衣袴皆已脫去。但紙錢香灰狼籍滿地。自知必死。泣告衆人曰。守一方外細民。命如草芥。用以祭神。不辭。乞為取隨行諸物一一焚燒。然後就縊。則死亦瞑目。其人許之。旋踵而至。凡其所齎。一切赴火。惟真武經存。張即冥心默誦。未數十句。覺廟中陰暗。燈燭盡滅。城陰霾四合。

甲馬隊伏之聲。群凶奔散。張繫髮自解。索縛亦斷。左右寂無音響。望盧林疾走。若有持炬導之者。天明到小塘市。不知所從來。僅逃性命。生理一空。初舟人用夜回程。正恐識其道徑。蓋素誦救意而張不覺。襲漢間傳笑。今為祭張。

晉荊州江陵縣尉李玄宗女。年十三歲時。夢見一梵僧謂女曰。汝有善根。何不持念金剛經。又云。世間若有男子女人。每日淨心能誦一卷。陽間增延壽算。百年命終。即生天界。若能究竟般若直到涅槃彼岸。或有看經。雖未圓就。死入陰府。不能拘錄。即判生富貴之家。受諸勝報。玄宗女依僧之囑。日誦三卷。年二十四歲。不顧有家。忽患傷寒。三日而卒。有二使者引見閻摩天子。照勘其女無罪。又見女子頭上有佛顯現。王云。此女既有般若之功。即判還魂。臨放時。王囑曰。汝父有仇讎。遂使陽間先城二紀之壽。不久追入陰司對證。因汝父好將活魚切鱠。今有魚七千餘頭。狀訴索命。汝若不信。歸陽間問父。每夜夢見落在網中。日日頭痛。此是魚求報也。女得還魂。以陰府事遂一白父。其父聞之。驚惶無措。遂同女往天寧寺大佛殿內。齋僧百員。發願斷除葷酒。手寫金剛般若經四十九卷。寫經已畢。玄宗忽一夜夢見有數百青衣童子。俱拜玄宗。口稱我等昔日被君殺戮。各經陰府訴其宿冤。索君性命。今蒙寫經功德。我等咸乘善力。出離三塗苦趣。各得往生善道。君既釋冤。陰司復還原壽。又添遐算。玄宗聞之。不勝欣喜。

宋俞氏二女。東莞曾城人也。元嘉九年。姊年十歲。妹年九歲。稟性慈善。信向經法。忽以二月八日。並入定去。三日而歸。粗說見佛。九月十五日。入定一旬還。作外國語。誦經及梵書。見西域沙門。便相開解。明年正月十五日。又皆入定。田間作人云。見其從風逕飄上天。父母驚懼。祀神求福。既而經月乃返。剃頭為尼。被服法衣。持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尼。曰。汝宿世因緣。應為我弟子。舉手摩頭。髮因墜落。與其法名。大曰法緣。小曰法彩。臨還。還白。可作精舍。當與汝經法也。女既歸家。即毀除鬼座。繕立精廬。夜齊晨誦。經夕中每有五色光明。流注峯巔。若燈燭輝煌。照映遠近。刺史韋朗夫人聞其感應顯異。並迎供養。敬禮甚至。二女為之講華嚴普門。諸品妙經。及

止觀。與聞者皆得開悟。

晉僧慧遠。從賈氏鷹門樓煩人。聞釋道安講般若經。豁然開悟。遂與母弟慧持同受業。精思諷誦。以夜繼晝。遂神明英越。心與理契。大善講貫。後南適荊州。居上明寺。大元六年。至尋陽。見廬山閑曠。可以息心。乃立精舍。以去水猶遠。舉杖叩地。曰。若此可居。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尋陽亢旱。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及諸品經呪。忽有神蛇。從池而出。須臾大雨。歲竟有秋。因名龍泉精舍。時僧慧永先居廬山西林。欲邀同止。而遠學侶寢衆。永乃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而負道所棲。隘不可處。時遠夢山神告曰。此山足可棲神。願無他往。其夕大雨雷震。詰旦林藪廣闢。素沙布地。楩柟文梓。充布地上。不知所自至。伊大敬感。乃為建剎。

宋平陽邑淨明院有閣。梨有元者。課誦諸品經呪。而於大悲呪尤精。每夜二更。即起持誦。日間多寢。或坐撫琴焚香而已。嘗講止觀于堂上。而簷間鳥雀相喧。因下座與衆行道誦經呪已。而鳥雀皆去。自後佛殿法堂前後。無復聚雀聲。又殿柱多為白蟻損蛀。元公乃行道殿中。誦經呪七晝夜。後柱礎傍蟻皆粉去。自此遂絕。

永衡邑熟蓋鄉一老儒。失德甲辰。溯夏出邑中。眺而以他幹。亟遣家僮先歸。是夕繼亦旋。迨暮獨趁江岸喚渡。值操舟婆子俱各酣臥。殊不之顧。是夜空雲霽靄。月色朦朧。忽一漁人。扁舟往來獨釣江上。將纔舟假寐。諸間忽彷彿遥見二人。隱隱立于波中。迤邐扣近。漁者覆蓬窺視。其人私相謂曰。北岸一人喚渡已久。我候于此。汝往與借乘。其一人答云。此人是老儒。念經不絕。未可近之。良久。其人又謂之曰。可矣。汝亟去乘之。恐踰此會。又是三年。未可聞也。又荅云。彼尚念經未止。空中肅衛轉嚴。不可嚮邇。如是數次。老儒呼渡未已。迨夜分後。水中之人。毅然不見。漁者知為鬼矣。遂偃卧舟中。時聽停更已至四鼓。俟達旦微明。漁人移舟次于邑岸邀之。待涉者獨坐水濱。漁人遽載以渡至中流。詰之曰。嚮者秀才呼渡之時。不知所念何經。鬼俟間欲取秀才。終夕立于波間。未敢親近。何也。老儒曰。持誦玉皇寶誥雖暮夜獨行山林閒寂。無恐畏。自是持誦益虔。

唐差監門校尉馮翊李山龍。以武德中暴亡。而心上不冷。如掌許。家未

殯斂。至七日而甦自說。云當死時被冥司收錄至一官曹廳事甚宏壯廣大庭內有囚數千人。或枷鏁。或扭械。皆北面立。諸庭中吏將山龍至廳下。天官坐高牀。侍衛如王者。山龍問吏此何官。吏曰。是王也。山龍前至階下。王問汝生平作何福業。山龍對曰。鄉人每設齋講經施物同之。王曰。汝身作何善業。山龍曰。誦法華經兩卷。王曰。大善。可升階陛升。聽上東北間有一高座。如講座者。王指座謂山龍曰。可升此座誦經。山龍奉命至側。王即起立曰。請法師升座。山龍升座訖。王乃向之而坐。山龍開經曰。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王曰。請法師止。山龍即止。下座。復立階下。顧庭內向囚已盡。無一人在者。王謂山龍曰。君誦經之福。非唯自利。乃令庭內衆囚皆已聞經獲免。豈不善哉。今放君還去。山龍拜辭。行數十步。王復呼還。謂吏曰。可將此人歷觀諸獄。吏即將山龍東行百餘步。見一鐵城甚廣大。上屋覆其城。城傍多有小窓。或大如小盆。或如玉椀。見諸男女從地飛入窓中。即不復出。山龍悵問吏曰。此是大地獄中。多有分隔。罪業各異。此諸人者。各隨本業趣獄受罪耳。山龍聞之悲懼。排南無佛請吏求出。至院門。見一大鑊罪人入湯。受苦楚。聞山龍念佛。俱一時並得息。山龍又稱南無佛。吏謂山龍曰。官府數移改。今王放君去。可白王請救。若不爾。恐他官不知。復追錄君。山龍即白王請救。王命紙書一行字付吏曰。為取五道等署吏受命將山龍更歷兩曹。各廳事侍衛亦如此。王之遣吏皆取其官署各書一行訖。付山龍。龍持出至門。吏送歸家。見親眷正哭。經營殯具。山龍入至屍傍。即蘇。

晉李清者。吳興於潛人也。仕為桓溫大司馬府參軍。督護於府得病還家。而死。經久蘇活。說云。初見傳教持信幡喚之云。公欲相見。清謂是溫召。即起束帶而去。出門見一竹輿。便令入中。二人推之。疾速如馳。至一朱門。見故人阮敬。時敬死已三十年矣。敬問清曰。卿來矣。知我家何如。清具以敬之家事告之。敬又言僧達道人。是汝師也。當以苦告之。可得免難。遂令一卒引清至一大寺。見一沙門在像前禮拜。卒謂清曰。此即僧達也。清求哀救度。僧達語曰。汝是我前七生時弟子。已經七世受福。迷着世樂。忘失本業。背正就邪。不免當報。今若能改悔。我當明日拍汝歸路。今夜且於門外

俟我清遂於門外俟之。至晚門開僧達果出。清便隨逐稽顙。僧達云。汝當
華心為善。歸命佛法。歸命比丘僧。受此三歸。更能持誦諸品經典。可得不
橫死。受持勤者。亦不經苦難。清便發心奉受。僧達即與授記。謂清曰。爾向
東南日光出處。即達家矣。清既還復見向來所經歷朱門阮敬。復來相迎
執手與語。託以家事。敬乃以一青竹枝令閉眼騎之。清如其語。忽然到家。
入至尸前。於是而活。蓋阮敬家與清居止相近。其家已落寞無可依託者。
清乃賙卹其子孫。分宅居之。自是歸心三寶。勤誦諸品佛典。昕夕不輟。
周阮基者。河內人也。以武帝建德七年。因射熊入王屋山東北。見一道士
坐樹下。神狀奇異。基遂捨弓矢。稽首起居已。師命基曰。可暫往觀中眺望
巖間。忽有一童子引基到觀門。臺殿嚴飾。皆飾以金玉。土地清淨。皆紺琉
璃。行樹端列。綠葉朱實。清風時起。鏘然有聲。基於門下觀覽。心神惶怖。再
拜請退。即至師所。師笑曰。汝不敢進也。基曰。凡夫肉身。不識大道。忽於今
日得覩天堂。情誠喜悅。不能自勝。願師弘慈。濟基沉溺。師曰。汝積罪人也。
先身微緣。今得遇我。汝命將盡。其奈之何。基聞不勝惶悚。叩頭千百。求乞
生道。師令基捨惡從善。誓棄弓矢。乃授基智慧上品十戒及諸品經典。令
基誦之。兼為說疏食食訖。令去。基再拜奉辭。師曰。汝命絕之時。吾將度汝。
後基奉持淨戒。精勤經典。一日暴病而卒。唯左手一指尚暖。家人不即埋
之。三日而活。久乃能言。云初見大廳上有官人。隱隱階前小吏數十人。皆
執簿書。或青或黑。有一吏執黑簿。謂基曰。汝積罪深厚。應入地獄。基聞忽
驚怖。莫知何言。良久。思之。忽憶聖師心中作念。於昔初別之時。聖師垂
誡慇懃。須臾天西北端雲忽起。雲中冉冉自空
而下。至門前止。乃見聖師在車中坐。其官見之。皆稽首作
禮。聖問曰。我有弟子在此。故來度之。乃取經一卷付基。基再拜。脫受。顧云
太上救苦真經。令基讀之一徧。其官皆稽首受命。聽訖。謂基曰。可去。勿住
此。深勤精進。後更與汝相見。言訖。失師所在。唯覺香氣氛氳。久之乃見一
皂衣使者。引基至家。唯聞家人踊哭之聲。基乃還活。凝坐良久。追憶曩中
經。不遺一字。乃慎持念。遂抄錄傳于世。後離親友入王屋山。莫知所在。

俟我清逐於門外俟之。至晚門開僧達果出清便隨逐稽賴僧達云。汝當
單心為善。歸命佛法。歸命比丘僧。受此三歸。更能持誦諸品經典。可得不
橫死。受持勤者。亦不經苦難。清便發心奉受僧達即與授記。謂清曰。爾向
東南日光出處。即達家矣。清既還復見向來所經歷。朱門阮敬。復來相迎
執手與語。託以家事。敬乃以一青竹枝。令閉眼騎之。清如其語。忽然到家。
入至尸前。於是而活。蓋阮敬家與清居止相近。其家已落寞無可依託者。
清乃稠叩其子猶。分宅居之。自是歸心三寶。勤誦諸品佛典。晝夕不輟。
周阮基者。河內人也。以武帝建德七年。因射熊入王屋山東北。見一道士
坐樹下。神狀奇異。基遂捨弓矢。稽首起居已。師命基曰。可暫往觀中眺望
巖間。忽有一童子引基到觀門。臺殿嚴麗。皆飾以金玉。地清淨。皆紺琉
璃。行樹端列。綠葉朱實。清風時起。鏘然有聲。基於門下觀覽。心神惶怖。再
拜請退。即至師所。師笑曰。汝不敢進也。基曰。凡夫肉身。不識大道。忽於今
日。得覲天堂。情誠喜悅。不能自勝。願師弘慈。濟基沉溺。師曰。汝積罪人也。
先身微緣。今得遇我。汝命將盡。其奈之何。基聞不勝惶悚。叩頭千百。求乞
生道。師令基捨惡從善。誓棄弓矢。乃授基智慧上品十戒。及諸品經典。令
基誦之。兼為說蔬食食訖。令去。基再拜奉辭。師曰。汝命絕之時。吾將度汝。
後基奉持淨戒。精勤經典。一日暴病而卒。唯左手一指尚暖。家人不即埋
之。三日而活。又乃能言。云初見皂衣使者二人。執文書。引基去。忽至一處。
狀如官府。至門使者引入。見大廳上有官人。隱隱階前小吏數十人。皆
執簿書。或青或黑。有一吏執黑簿。謂基曰。汝積罪深厚。應入地獄。基聞答
畢。悵惋莫知何言。良久。思之。忽憶聖師心中作念。於昔初別之時。聖師垂
誡云。汝去後。今日危困。幸垂救濟。須臾。天西北端雲氣忽起。雲車毋毋自空
而下。直至階前。去地丈餘而止。乃見聖師在車中坐。冥官見之。皆稽首作
禮。聖問曰。我有弟子在此。故來度之。乃取經一卷。付基。基再拜。跪受。顯云
太上救苦真經。令基讀之一徧。冥官皆稽首受命。聽訖。謂基曰。可去。勿住
此。深勤精進。後更與汝相見。言訖。失師所在。惟覺香氣氛氳。久之乃見一
皂衣使者。引基至家。唯聞家人踊哭之聲。基乃還活。端坐良久。追憶夢中
經。不遺一字。乃慎持念。遂抄錄傳于世。後離親友入王屋山。莫知所在。

昔薛嚴為忠州司馬長齋自念金剛經二十遍及諸品經年七十二臨終時見有幢蓋音樂来迎其妻崔氏即御史来嚴之姑也屢纏次見嚴隨幢蓋冉冉而去一家皆有異香